

國聞周報

第十一卷第二期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本報廣告價目表

面積＼地位	後封面	前後內封面	正文前後	普通
全頁	每期四十元	每期四十元	每期廿六元	每期二十元
半頁	每期廿一元	每期廿一元	每期十四元	每期十二元
四分之一	每期十一元	每期十一元	每期八元	每期七[illegible]
八分之一	每期六元	每期六元	每期五元	每期四[illegible]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印刷如用彩印每加一色照廣告[illegible]之全數加四分之一（此於限全頁一期）（一）廣告所用圖[illegible]由本報代製亦可惟製版費則須另算（一）廣告刊費須付足如訂立長期合同亦可分月交付（一）本報每逢星期[illegible]出版廣告底稿至遲須於星期三送到（一）廣告文字中[illegible]可惟底稿須用楷書謄寫以免錯誤（一）凡在登載廣告[illegible]贈閱本報一份

定價表

報費		郵費 本埠	郵費 國內及日本	郵費 歐美南洋
每週一冊	一角五分	半分	一分	一角五分
每月四冊	五角五分	二分	四分	六角
每季十三冊	一元五角	六分半	一角三分	一元九角五分
半年廿五冊	二元六角	一角二分半	二角五分	三元七角五分
全年五十[illegible]	五[illegible]	二角五[illegible]	五角	七元五角

——讀者注意——

一、報費郵費，概須直寄本報總發行部，空函恕不答覆。

一、無論新訂與續訂，均須註明起期，或將原訂單附來，否則即自接信之最近一期起，如過重複，概不負責，訂單開出，概不『退欵』『改期』『換訂』『改購』。

一、如不照定價表寄欵，則即按來欵分收報費與郵[illegible]內每冊按一月價收二十期內按一季算四[illegible]內按半年價算，四十五期外按全年算。

[illegible]市改寄外埠照章每本須另補郵費半分，[illegible]乙戶須有甲戶之正式轉讓書，或原訂[illegible]限期間訂閱者，如在非特價期內續訂，仍[illegible]原價，在特價期前續訂或新訂，不能再改[illegible]限。

[illegible]以天津通用者爲限，郵票九五折算，限省[illegible]不收，外國郵票不收。

[illegible] 天津國聞週報社

[illegible] 天津大公報社

[illegible] 天津國聞週報社

住址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

發行所

上海 九江路三十一號大公報分館
南京 成賢街大公報分館
北平 南柳巷大公報分館
漢口 洪春里大公報分館
開封 南書店街大公報分館
武昌 大公報分館
太原 大公報分館
成都 大公報分館

北寧鐵路簡明行車時刻表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頁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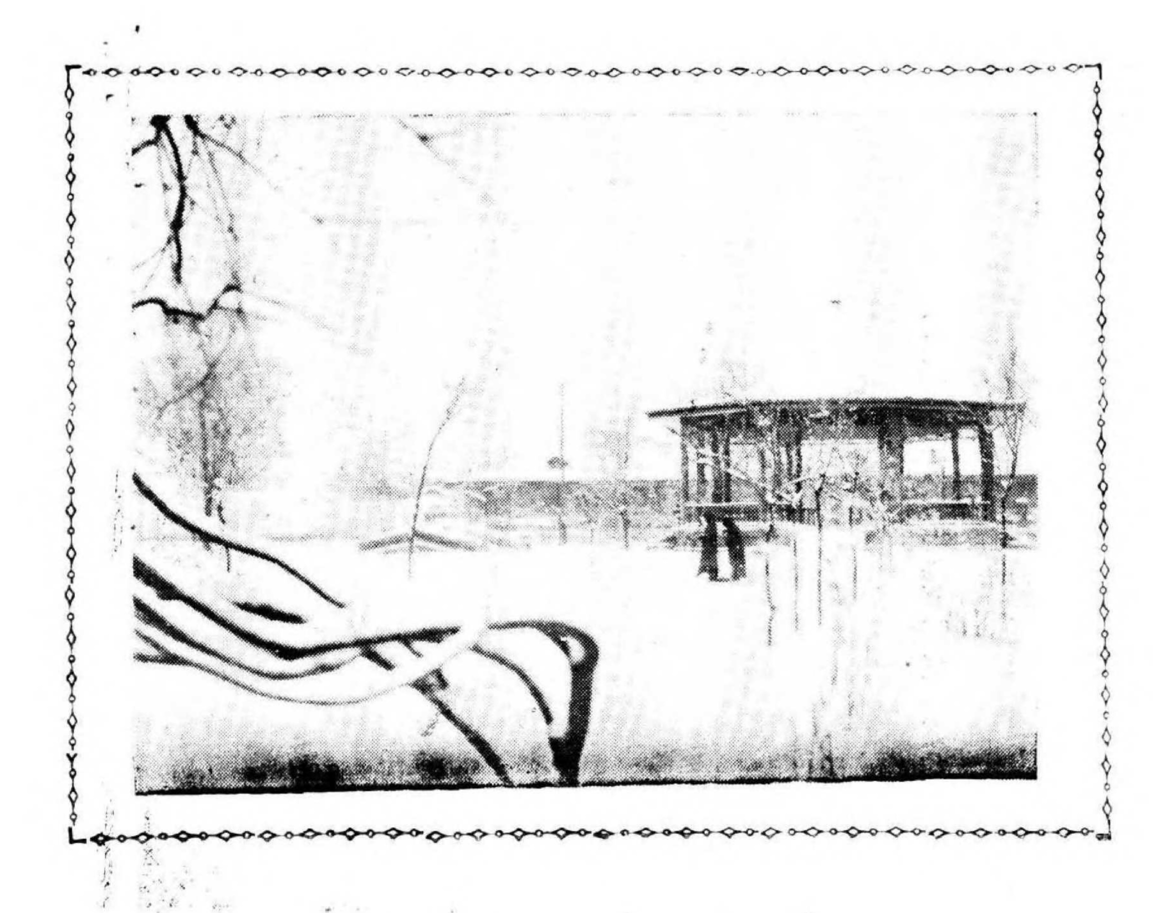
下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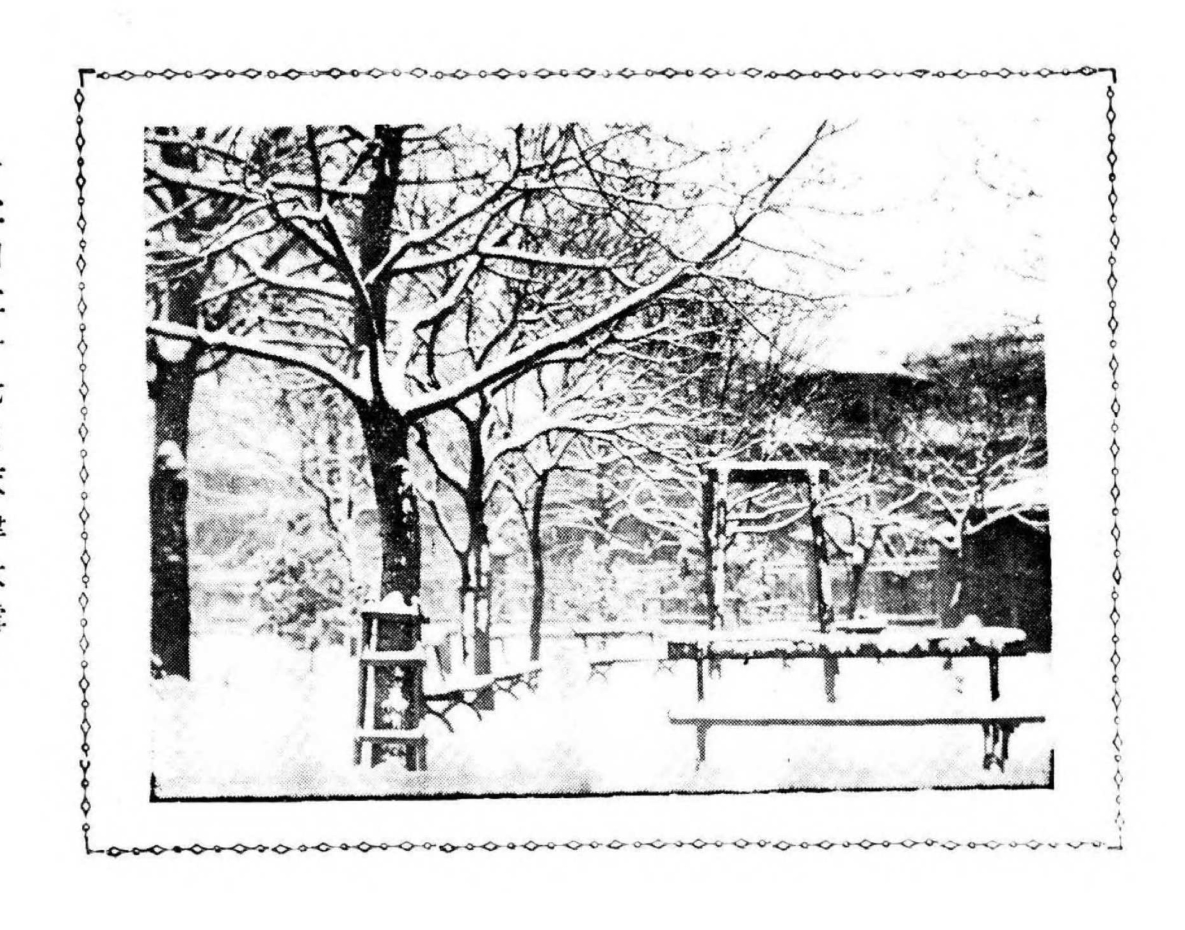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北平前門 開	豐台 開	郎坊 開	天津總站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塘沽 開	蘆台 開	唐山 開	古冶 開	灤縣 開	昌黎 開	北戴河 開	秦皇島 開	山海關 到	錦縣	遼寧總站
第七次 慢中膳車各等	五•五〇	六•二六	七•四五	九•二六	九•三五	九•四五	一〇•四八	一一•五四	一三•〇一	一三•四八	一四•四三	一五•五四	一六•四四	一七•一三	一七•三五		
第十一及第十九次 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六•五〇	九•〇五	一二•五〇	一六•二五	一六•四五	停	十九次	唐山起	五•〇五	六•五〇	九•〇八	一一•三〇	一三•〇八	一四•一四	一四•五〇		
第三〇一次 平瀋直達特別膳臥	八•〇〇	八•三〇	九•三六	一〇•五三	一一•〇二	一一•二七	開	往	上	海							
第三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八•二五	八•五五	不停	一一•一六	一一•二五	一一•三五	一二•三二	一三•二六	一四•二四	一五•〇五	一五•四五	一六•三七	一七•一六	一七•四〇	一八•〇〇		
第九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四•一〇	一四•四二	一五•四七	一七•二〇	一七•三〇	一七•四五	一八•四五	一九•四五	二〇•五三	二一•三四	二二•一七	二三•一〇	二三•四五	〇•一〇	〇•三〇		
第五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一六•二五	一六•五五	不停	一九•一六	一九•二五	停											
第一〇一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〇•一五	二〇•四八	二一•〇八	二三•四二	二三•五〇	二四•〇〇	一•一〇	二•一三	三•二四	四•一四	五•〇六	六•一七	七•〇九	七•三七	七•五九		
第四〇一次平瀋直達貨車及第十五次客貨混合三等慢車	二〇•二五	二一•一〇	〇•二〇	二•四〇	二•五〇	四•五〇	七•一七	九•五五	一二•三〇	停							
第一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一八•三五	一九•一二	二〇•三三	二一•四〇	二一•四九	二二•一五	開	往	浦	口							

上行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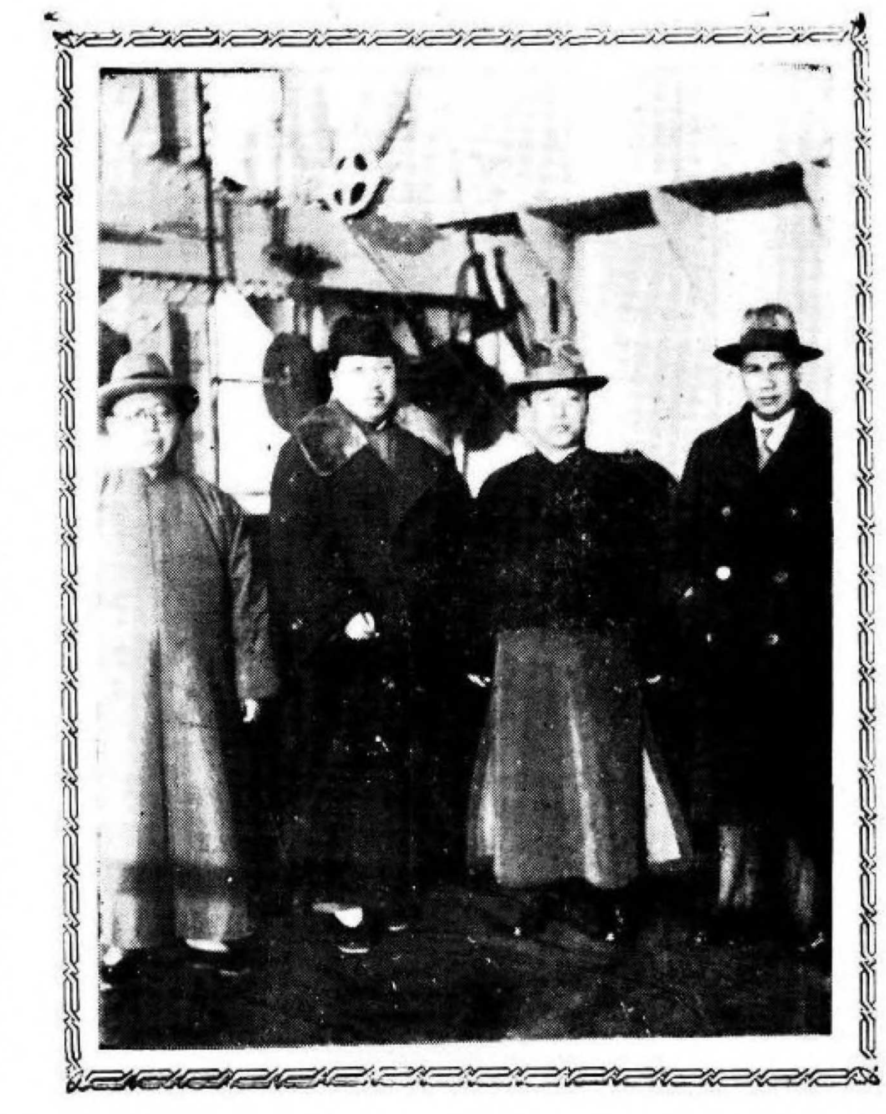
列車次數 ＼ 站別 開到時刻	遼寧總站	錦縣	山海關 開	秦皇島 開	北戴河 開	昌黎 開	灤縣 開	古冶 開	唐山 到	唐山 開	蘆台 開	塘沽 開	天津東站 到	天津東站 開	天津總站 開	郎坊 開	豐台 開	北平前門 開
第八次 慢車中膳車各等			五•三五	六•二三	六•五二	七•四三	八•四九	九•四七	一〇•二六	一〇•三三	一一•五三	一三•一二	一四•一二	一四•二四	一四•三九	一六•一五	一七•四七	一八•二〇
第四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三八	一〇•〇七	一〇•五〇	一一•三八	一二•二五	一二•五七	一三•〇〇	一四•〇五	一四•五六	一五•五〇	一六•〇〇	一六•一三	一七•三[illegible]	一八•四三	一九•一〇
第二十及十二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一•〇〇	一二•〇〇	一三•〇四	一五•〇七	一七•四〇	一九•三五	二〇•四〇	停	十二次	天津起		四•二〇	四•五五	一〇•〇六	一四•四〇	一六•〇八
第十次 快車膳車各等			一三•〇〇	一三•二五	一三•五〇	一四•二八	一五•二〇	一六•〇七	一六•三九	一六•四五	一七•四五	一八•五三	一九•四[illegible]	二〇•〇〇	二〇•一二	二一•三四	二二•四八	二三•一五
第一〇二次 快車膳臥車各等			二一•五五	二二•二八	二三•〇六	二四•〇〇	一•〇三	二•〇〇	二•四〇	三•二〇	四•三一	五•三三	六•三七	六•五〇	七•〇六	八•二八	九•四三	一〇•一〇
第十六次 客貨慢混合三等										一四•三〇	一七•一三	二〇•二五	二三•三八	〇•一五	〇•三五	三•二四	六•三〇	七•一五
第六次 特快車膳車各等														九•一五	九•二六	不停	一一•四五	一二•一三
第三〇二次 平瀋直達特快膳臥							由	上	海		開	來	一七•〇〇	一七•三五	一七•四六	一九•〇九	二〇•二六	二〇•五八
第二次 平浦直達特快膳臥							由	浦	口		開	來	七•二〇	七•五〇		九•三六	一〇•四三	一一•一〇

瑞雪





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津大雪，（上）中山公園之雪景，（下）法國花園之雪景。



(上)閩變起後，張繼馬超俊王陸一陳肇英四中委，奉命赴粵桂斡旋時局，近公畢歸來，此為十二月二十五日抵上海埠頭時之攝影。

(下)國際新聞會議十一月七日開幕於西班牙京城馬德里，圖中我國代表▽丘正歐，×戈公振。



時人彙誌

王 楫



王家楫，字仲濟，江蘇奉賢，現年三十六歲，國立東南大學農學士，美國本薛文尼大學哲學博士，韋斯特生物研究所研究員，耶魯大學動物系研究員，國立中央大學動物學教授，現任中國科學社生物研究所動物技師。

編輯後記

◇……發預告總有幾分危險。本已十拿九穩的了，然而還是打了折扣，上期預告的三篇文章，只有一篇上場。胡政之先生的「中國爲什麼沒有輿論」一文，是本着痛苦經驗寫成的。以從事新聞事業二十年的人，談起這個問題，自然值得國人考慮一下。

◇……至陳先生和傅先生的文章，我再不敢貼預告，不過他們二位都已直接或間接的對我說——下星期不致誤事。

◇……這期把汪松年先生的「內蒙問題之檢討」登完，算交代了一件事。舟君譯的「莫洛托夫十月革命紀念演說詞全文」，也是很結實的一篇現代史料。

◇……傅嵩炑氏的「西康建省記」，自本期起開始登載。

◇……上期補白中平林君的詞，據作者來函，有兩個筆誤，煩代更正：㈠「白塔寄雁」中「風吟長在雲鄉」，「風」應作「飛」；㈡「青玉案」中「待看醉時風又雨」，「醉」應作「醒」。



國聞週報

第十一卷第二期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中國爲什麼沒有輿論？

政之

中國爲什麼沒有輿論？因爲中國沒有言論自由！中國國民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說眞話，而且不許人說眞話！因爲不許說眞話，所以整個社會，充滿着詐僞，虛嬌，自欺欺人的空氣，把人生也弄成空虛而沒有意味，久而久之，誰都不知道什麼是眞，什麼是假，甚至積非成是的結果，間或有人敢於說眞話，辨實事，大家反爾懷疑敵視，甚至要打倒他而後已。惟其如此，社會上祗有『鄉愿』，祗有『愚論』，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眞輿論，因爲這樣的輿論，至少應該先把事實眞象，赤裸裸地公表出來，供大衆之認識與理解，然後根據眞知灼見，由少數有識解的人們，無忌憚地加以批評糾正，拿出具體主張。此際如果另有一部分少數識者，別具見地，也儘可以公開研討，不客氣地交換意見，彼此切磋，再由大多數人在這許多不同的觀點之間，根據他們對於事實之認識和理解，運用其自由而無成見的理智，選擇一種他們所認爲比較合理的議論，一致起來贊成牠，擁護牠，主張牠，經過如此階段，這便可以成爲所謂『健全而合理的輿論』。

本來我們要拿這樣的標準，來尋求輿論，事實誠然困難，因爲我們知道，世界任何國家，言論紀事，都沒有絕對的自由，尤其是在現代獨裁政治化的世界潮流中，輿論是要受統制的。如意大利決不許有反對法西斯蒂主義的言論公表；蘇俄的報紙，不是政府辦，就是黨的機關報；日本報紙有形無形的受軍部的干涉，異常厲害，所謂『禁止揭載事項』的通知書，各報一天不定要接到幾次，如果違反軍部意旨，不是派人擲炸彈恐嚇你，就是叫各軍隊和軍人家屬，甚至在鄉軍人團體，停止購閱你的刊物，以『暴依可特』的手段，作壓迫言論的武器。他們是舉國皆兵的國家，這種『排報』的方法，比中國『排貨』還有力，比扣報停郵的處分，來得更爲兇狠，所以辦報的人們，祗好跟着軍部走，掮上『愚論』的底貨，冒充『輿論』的招牌。然而他們的政府能力，畢竟較好，人民程度，畢竟高些，法律保障，畢竟有點，所以報紙雖然無力，政府總還在軌道內行動，不至於完全與國民意志，相背而馳。尤其俄國，雖然黨外沒有言論自由，黨內却

實行民主集權制度，在黨議未曾決定之先，大家儘可逕情爭辯，無須詐偽欺騙，而各種黨報，對於政府機關和人員之腐化惡化，尤其可以盡量攻擊，無庸顧忌，這更是號稱言論自由的國家所望塵莫及者，所以人家雖說沒有自由，終比我們強得多。

中國人的專制思想，是與生俱來之先天病態，所以中國言論紀事之不自由，不但政治使然，社會亦復如是。例如庚子鬧義和團，在北方不是風靡一時嗎？當時有人反對，便得受社會多數民衆的攻擊，彷彿是『二毛子』，人人得而誅之；一二八上海停戰會議之時，少數人知道不堪再打，誰都希望協定成立，大多數人却絕對不願聽這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的議論，所以直到如今，這段交涉，還是南京政府受人攻擊的口實。惟其社會上歡喜這種疾風暴雨式的感情論，誇大狂，以致冷靜合理的主張，往往不合大衆的胃口，不能見容，甚且遭受迫害，於是野心家，迎合衆愚，務爲高論，而少數沈潛之士，畏謗避禍，也祇好噤若寒蟬，嗟嘆於私室。此外縱有極少數特立獨行之士，身處孤危，亦惟有嚮機進言，聊求心之所安，力量當然有限。中國眞正輿論之不能造成，原因就在於此。所以言論紀事的自由，不但應向政府要求，並且還得向社會要求；不但須請求解放，並且還得需要保護！

在有權有勢的人看來，干涉言論，壓迫記者，本算不了一回事，因爲干涉和壓迫的結果，事實眞相，湮沒不彰，又誠然於當時有權有勢者不無便利，然而綜合判斷起來，實際是害多於利，因爲他們這班人，大概是才不當其職，德不副其任，當局則迷，閉聰塞明，不一定個個都是極惡大壞，居心害國的人，如果尊重法律解放言論自由，明目達聰，兼視兼聽，或者還可以免除左右近習蒙蔽之弊。例如袁世凱帝制之時，勸進之表，非分之謀，都是羣小們勾串，捧造出來的，甚至連日本人辦的北京『順天時報』，也都替他另印一份，每天呈閱，以示日本贊成帝制，壯壯他的膽子。就是民國十三年曹錕賄選，弄得穢聲四播，又何嘗不是左右近習架弄誘惑而成？我在那時，便是身受迫害之一人。事實是這樣的：曹錕賄選事起，浙督盧永祥反對最力，曹政府決定加以討伐，張作霖在奉天，陰與盧氏結合。江浙戰事醞釀吃緊的時候，張曾致書曹錕，勸其不要用縱橫的武力，去糜爛江浙，否則將從事武裝調停。此信到京，政府中人，當然大爲着忙。想不到我有一個朋友張君，恰在奉天，充當張漢卿的秘書，他得着這封信稿，認是特等新聞，便用快信抄寄北京國聞通信社，信面寫的是我的姓號，但是事不湊巧，我正在上海

總社辦事，並不在京，京社同人，接着這種大新聞，不顧利害，當晚發表出來。第二天各報有全登的，有摘錄的，總而言之，國聞通信社的風頭是出了，而大禍也便跟蹤而來。記得張君的稿子，是十三年九月二日到的，我們當晚發出；九月三日下午七點三刻，就來了兩個便衣警探，隨着又來了四個雄赳赳的巡警，到梁家園後身的社所，取出京師警察廳的一張知會單說：我們總監請你們經理胡某某先生談話。當晚社員們告以我在上海，他們便要叫編輯先生去代表，於是我的朋友周昌鴻先生便忠勇地做了我的替身。一連拘禁了兩個月，從警察廳拘留所到衛戍司令部監獄，還和當時押在該處的共黨首領張國燾同住過一間房子，後來又押在西苑十三師司令部軍法處。彼時，通信社已被封門，同人逃亡，接着江浙開火，奉直戰爭，我們發表的新聞，眞而又眞，却是捕人封社，嚴重異常。我在上海，急得一籌莫展，幸而馮玉祥不久便回師倒吳，時局大變，周君方由邵飄萍先生的保釋，恢復自由，通信社在執政府成立後，亦即啓封。據說當時張函到京，曹錕並沒見着原信，係由某要人等先行拆閱，恐怕曹錕見信着慌，就把原函改頭換面，把內容換過，添了痛罵吳佩孚的一段，另抄呈給曹閱，同時反說報紙登的信，內容不眞，嗾曹懲辦通信社，這一下子周君可就無辜遭殃了。彼時假若我在北京，恐怕不是拘禁所能了事的，然而曹錕當時若不受左右的蒙蔽，或者不致狼狽失敗，身受幽囚之辱。可見有權有勢的人們，干涉言論，壓迫記者，實在於他們無益而且有害。祇可惜天下老鴉一般黑，誰人上台，誰也免不了來這一套，所以我們以新聞記者爲職業的人，隨時得冒着危險往前幹，想到『自由』兩字，眞是『河清難俟』！說及代表『輿論』，更是惶悚汗顏！

要講壓迫言論，從我二十年的經驗看來，眞是一個時代比一個時代進步。在民國四五年，當新聞記者的人，除非是好出風頭，奔走政界，很少受人注意。電報局雖也有時檢查專電，扣留不發；但是檢查員間或還找着發報的記者，和你商量商量，有些經過解說，便可照樣發出，有些縱令檢扣，還許你另外改過再發，這都是我親身閱歷過的。後來北方軍閥專政，雖說一樣地干涉報館，但是因爲智識太欠缺的緣故，新聞記者祇要立身行己，有卓然自全之道，在新聞技術上很容易避免危險。記得民國十五年九月大公報復刊後的第五天，因爲刊登吳佩孚汀泗橋大敗的新聞，報紙被當局扣留，我便去督署訪問主辦的某科長疏通，當時他對於我們的言論記事，並不甚責備，祇說我們不應該把當天重要新聞標題，用大字寫來，貼在日本租界旭街報館的門口，招人注目，惹

惑人心。我隨即告訴他，我們這種方法，是仿照外國報館的，我們都是南方人，許多同事，都是從上海約來。他聽見這話，說道：『這就難怪！咱們北方，用不着如此招搖，你們以後少貼大字報子吧！』我當時唯唯答應，不到兩小時，我就出來，以後又託人疏通褚玉璞的軍法處長，當天解禁，不再扣報，我們後來，送了這位處長義務報半年，總算是平安過去。到了國民革命軍進至長江，寧漢合一之後，我們抱着革命建設的新希望，言論紀事，總免不了替新興勢力張目，於是有些人便送我們一個『坐北朝南』的徽號，當時也曾發生過幾次危險，幸而朋友多，隨時得着愛護，所以別人得不到的自由，我們却還相當地能够享受與運用。民國十七年革命軍統一北方，黨部成立，言論便漸漸不如軍閥時代自由，因爲黨人們都從此道出來，一切玩筆桿，掉槍花的做法，他們全知道，甚至各處收發的新聞電報檢查之外，還任意加以修改，這比從前的方法，進步何止百倍？尤其苦痛的是統一不久，時局便現裂痕。報是要賣的，如果千篇一律，跟着當局的宣傳大綱做，那還不如關門大吉，落得痛快！況且報的銷路越多，範圍越廣，於是甲地歡迎，乙地反對，甲地發行乙地便禁止。在張褚當道時代，就有人問過我是不是國民黨，我答道我是國民而不是國民黨，我們辦報，始終是抱定這個立場。但是因爲國民黨內爭不已，離合無常，各方面都拿他們的着色眼鏡來看我們的言論紀事，有時覺得胃口合式，便認爲是對他們表同情，有時覺得刺耳礙眼，便認爲受他們反對派的運動。其實我們是憑良心，說直話，好比一張白紙，不着絲毫色彩。然而事實畢竟不能容許，於是在他們的幾反幾覆中間，我們不知道吃了多少苦頭。總算占了交際廣闊的光，又因爲事實上沒有背景，雖然在南北各地經過好幾次扣報和禁止發賣的處分，終於沒有把事業弄得消滅。尤其國聞週報，向來抱着多紀事，少說話的主義，比較更是少災少難，支持過了十年。而我們差堪自慰的，是任令環境如何艱危，我們總有一貫不變的立場，從沒有自相衝突的言論，所以儘管在不自由之中，我們總算利用着超然獨立的地位，多少發表一點眞事實，說上些須良心話，所享受的言論自由，實在要算最多的了。祇可惜我們能力薄弱，把眞正輿論代表不起來，這是我們萬分慚愧的事。

我嘗說：外國社會是成人之美，是坦白爽直，中國社會都是充塞着忌嫉陰鬱的氣象，稍微不留神，便會被社會擠倒，這是中國社會事業不能大成功的眞原因。因爲外國社會是捧人的，中國社會是毀人的，所以社會上祇有交相破壞的心理，而無同情互助的精神。同是一件事，在外國有人喝彩，

在中國却祇能換得人們的冷笑，同是一句話，在外國專從正面去看，在中國却偏要往反面去解釋，這也是中國不能造成健全而合理的輿論之一因。我們以二十年服務報界的經驗，不但希望政府當局們要放開度量，容納諍友；同時還希望一般國民，要拿同情和好意，多聽真話，尊重言論自由，然後真正的輿論，總能夠造成表現。國家祇要有了真輿論，政治想不上軌道也不可能。所以中國為什麼沒有輿論，實在是全國上下都應研究救濟的一大問題。

補白　蜀諺

（勉）

蜀素多謠諺，近來愈甚，在極度壓迫之下，所以表出其憤懣不平之氣以諷刺當局者，爰就見聞所及，聊書數首，以餉國人。

(一)民十排滇之役，川民有諺云：『一師脚幹長，二師拚命王，三師東瓜黨，四師要孔方，五師不要臉，寄拜與老唐。』此時蓋在一狹義的地方觀念籠罩中也。

(二)民十七川西幣制大壞，各軍競鑄成色不足之半元，民間深感痛苦，有對聯云：『半元廠板破爛啞，三個渾蛋×××。』

(三)團總保甲助紂為虐，與軍閥狼狽為奸，人民切齒，曾有諺云：『張也保，李也保，逼得人民到處跑。張也甲，李也甲，刮來刮去充軍閥。』

(四)温江縣長黃某，非常貪鄙，民間曾有歌云：『天皇皇，地皇皇，好個混蛋縣長黃；刮地皮，抬(音胎)包袱，有朝一日時運轉，剝他的皮，吃他的肉。』蓋較『與汝偕亡』更進一層也。

(五)劉文輝兩次失敗原因極多，但羣小包圍，亦其一因。部隊間曾有諺云：『左張右王，前姚後胡，胯下尚有一周儒。』

補白

結婚的迷信

（汀谷萍）

周作人先生在雨天的書上曾有「花煞」及「結婚與死」兩篇，其中所說的紹興的風俗，女子結婚時須戴紙冠，扮作花神，那帽子是用紅綠色紙糊的，上面還插一個二寸多長的泥人，名叫「花冠菩薩」男家發轎的時候，照例是有人穿了袍褂頂戴，還戴一頂烏紗帽子，拿着鏡子，尉斗，和蠟燭在轎內亂照，名之曰「搜轎。」這彷彿從前有這麼一段神話，說某家舉婚事，花轎到門口時，一下轎卻有兩個相同的新娘，容貌裝束絲毫都不差，這樣事眞是無法解決，後來幸借得照妖寶鏡，才把妖魔照走了，於是後人相傳轎中往往是能藏妖魔的，所以後來新娘下轎時例須有人在轎門口用鏡子照一照，不過這鏡卻不是照妖鏡了。我並非紹興人，對於紹興的風俗不大曉得，然各地的風俗都有相同之處，如「扮花煞」雖不普遍，然而「搜轎」是差不多地方都有的，不僅此也，還有種種的花樣，如新娘戴花冠，以紅巾蒙面，新娘下轎之時，新郎須用假弓矢射以三箭，入室以兩塊紅氈倒換舖地，使新娘足不履塵，拜天地之時，大家拿以碎草及五色米穀投之，此上數種爲民間結婚時所不可免者，即最新式之結婚，亦有頭紗花冠，紅氈，米穀等，不過大家都以這是體面而已，新娘若不戴花冠，覺得這婚事便簡陋的很，不知此實由於迷信傳來；來賓之以米穀投新人，亦是好玩而已，亦不知此是迷信也。大家相沿成俗，實不知此風俗，此迷信來自何時，傳自何耶。我見元曲中有王曄的「破陰陽八卦桃花女」一劇，由這上面，我們可以推測民間結婚迷信的風俗，實與此有相當的關係。山東新泰縣志載有桃花女墓，桃花女或有其人，至於以下破陰陽之事，恐怕未必能有，姑將其劇之本事簡略書之，以備研究風俗者之參考。劇中云：

「洛陽村中三姓爲石，彭，任，石婆婆有子名留住，任某有一女名桃花女。留住久客未歸。村中有周公者善卜，斷禍福如神，常以銀一錠挂門上，題曰「一卦不着，願罰此銀，」石婆婆望子心切，遂往問之，周公拍案大叫曰：「卦大凶，三日有板殭之厄。」石遂懊喪而歸，適桃花女來借針，云：「我亦能算，雖凶，然猶可禳也」。令石婆坐門限上，夜三更披髮持馬杓，呼留住之名三次。是夜留住果歸，云方欲抵家時，遇風雨，避於破窰中，夜半方欲睡，呼聞入呼其名，出視之而窰倒，遂得生還，次日石婆遂率子往取周公門上之銀。周公大驚，知桃花女所施解禳，大恨之。周有子曰增福，遂設計强彭爲媒，娶桃花女爲媳，預定新婦出門登車，以至成婚之時，皆犯凶神惡煞，無法可避，而桃花女盡知之，遂自己暗備諸什物以破除之：戴花冠，持篩子，云破日遊神及金神七殺也，以車倒拽，以帕蒙頭，云避太歲也。以席一領，倒換舖地，云易黑道爲黃道也，以馬鞍置門限，云當日馬也，以鏡及碎草五色米穀，云破鬼金羊昴日鷄也，張弓搭箭者三，云破喪門弔客也；及至夫家，夫全無恙……。」

以上所說的各種，便是現在結婚的人所奉行的各種迷信的方式了。

一九三三，十一月，十六日。

莫洛托夫十月革命紀念演說詞全文

舟譯

> 蘇維埃聯邦主席莫洛托夫，於十一月六日在莫斯科蘇維埃大會上發表之演說詞，爲目前國際政治上重要文件之一，其末段關於日俄問題一節，曾由塔斯社轉述其大意，已爲全世界所注目，十一月十日莫斯科眞理報載有全文，茲承舟君譯出，交由本報發表，無任感謝。（編者）

一、國際發展之兩種道路

同志們，在本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曾經估計我們實施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在這個估計中，我們曾經承認，在十月革命之十五週年之後，我們看見了在蘇維埃聯邦中社會主義建設之偉大的發展，以及蘇維埃聯邦之國內的與國外的地位益臻鞏固。這種估計推翻了資產階級營壘中之一切敵視十月革命的人們之『分析』，他們是幻想着五年計劃以及蘇維埃政府之失敗的。

關於第一次五年計劃的總結，最好的描寫都莫過於施達林同志之著名的報告，這個報告不僅爲蘇聯本國的人士所注意，就是蘇聯以外的之一切同情我們的人士都是非常注意的，這就是今年春季所出版的『蘇聯國民經濟第一次五年發展計劃之執行的總結』一書。這一書中報告了很多的數目字與事實，他指示着十月革命之勝利的道路，因此，應當將它看爲一個具有世界意義的重要文件，蘇聯的青年應當對之加以特別注意的研究。

從我們估計第一次五年計劃之總結以後，距今還不及一年，現在便到了我們開始進入於十月革命之第十七年的時候，我們很可以斷定，今年是蘇維埃革命的社會主義實力之繼續發展的重要的一年，是工人階級更取得新的勝利的一年。

一年以來，我們全國的勞動階級是在集中一切努力以圖我國國內的社會主義的經濟與文化之提高。在這一年中，我們之建設計劃較諸往年還更爲巨大，這只要我們一看蘇維埃聯邦中在本年內所實現的一切建設事業便可以看出。我們只要將本年所已經建設完畢的企業之名稱逐一列舉，這就足以佔據一日報紙之整個篇幅。但是，我們在這已經建設完畢的企業中之投資，這還不過僅是我們投資總額中之四分之一而已。關於十月革命在本年內之勝利，我們有下面這樣很多的事實爲之說明，這就是一切大產業機關之新建設的成功。其中最著名的如：切良濱、耕種機製造廠，烏拉山之

大機器製造廠，隴關之重機關車製造廠，莫斯科之汽球製造廠，波爾立克之大化學製造廠，加甫加治大水電站，以及其他很多大產業機關的完成等等。請你們看，在現在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中，在那裏會建設了像我們這樣巨大的產業機關？請你們在地球上隨便找一個國家，看那裏在今年一年中是否有眞正的產業建設？

與着這些產業機關同時完成的，我們還有在農村中之廣大的集體農場與蘇維埃農場的鞏固。任何人都不能否認，蘇維埃聯邦中之農業經濟是很穩健地走入於迅速發展階段中。

我們暫且不去敘述我們所經過的困難，我們可以認爲我們的發展乃是在一種很有規律的高漲的路線，文化程度之急劇增高的路線，蘇維埃聯邦中社會主義基礎日趨鞏固的路線。從第一次五年計劃的勝利中，我們轉入於執行第二次五年計劃的任務，建設無階級的社會主義制度的任務，我們很順利地在這種道路之上不斷地前進。我們關於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鬥爭，是與着蘇維埃政府爭取世界和平的政策，與着蘇維埃政府努力於國內各個兄弟民族在社會主義文化以及在其各種民族形態中之共同的發展，與着蘇維埃政府爭取與世界其他各國之國際關係的鞏固，這都是不可分離的任務。

而資本主義各國的發展則完全走着另外的相反的道路。雖然資本主義各國之統治階級用盡各種方法以企圖使其經濟復興，然而世界經濟危機於今已經第四年的燃燒着資本主義各國。資本主義在最近幾年是繼續沈溺於經濟危機的陷阱中，迄今仍然不能自拔。工人農民之失業的與饑餓的數量是繼續增長。資本主義各國中之日益成熟的革命的實力，雖然資產階級用盡各種方法必欲使之消滅，然而這種實力依然是日趨積累與壯大起來。

在資本主義各國之統治階級的營壘中，極端反動的法西士蒂主義的各種形態日趨發展。他們助長着資產階級之反動的兇燄，刺激着世界狹意國家主義特別是愛國主義的發展。無論資產階級的國家主義是用盡一切外表的遮飾，而實質上都是資產階級生存上之日益增長的不安，使它不得不去尋求一切可以自救的途徑。社會民主黨的崩壞與第二國際的破產，僅只是指明目前世界上所正在發生的事變，乃是資產階級都要以最嚴厲的方法以壓制共產主義，用直接的最反動的實力以壓迫工人階級及一切革命分子。

在共產主義及革命勢力的發展前面，資本主義各國中之一切握有政權的反動派系都用盡一切最殘酷的方法加以壓制。資產階級這種政策的特質是企圖準備戰爭的，將戰爭看爲在目前陷阱中之最後的出路，以爲這樣可以終止各資本主義國家中之經濟危機而促進其經濟發展。在資產階級營壘中已經逐漸不能相信在國內政策的變換上可以找取本國經濟危機的出路，不相信以國內政策可以制止統治階級及工人勞動階級間之相互矛盾的增長。握有政權的統治者資產階級們，其基本路線因之日趨於準備戰爭。在主要資本主義各國中之日趨擴大的武裝是昭示着世界帝國主義大戰的緊迫，以及武裝進攻蘇聯危機的加緊。國際聯盟的破產，以及世界裁軍會議的無結果，這更是表現着目前帝國主義國家中之一切政策是唯力是視，是決心以世界大戰爲目前資本主義世界所遭遇的各種危機之最後的出路。

所有以上的分析是証明蘇維埃聯邦之發展以及資本主義世界之發展是在一種完全相反的方向中。在十月革命第十六週年紀念日中我們比較一切其他的時候都更有勇氣地可以斷定，現在世界上所有一切變化都是利於社

會主義而不利於資本主義的

我們的勝利使我們必需於更緊張的環境中以與我們的階級敵人相鬥爭。在這裏我們可以指出的：如一般資產階級及富農分子的殘餘勢力，仍然不斷地在各地企圖給我們前進的車輪以相當的障礙，但是，事實上已經一再的證明，我們國家的勞動階級是能以在列寧黨的指導之下以戰勝一切困難。

關於糧食問題經常是蘇維埃聯邦中之重要問題之一。由過去之一種收買形式，轉變為現在之義務的徵集以及其他各種方法，使我們在今日可以完全肯定，今年我們對於全國糧食供求的保證，較諸過去任何一年都要更好。在我們全國產業的急劇發展中，關於工人階級的給養經常是我們黨中的緊要問題之一。從我們實行新的制度以後，從各個產業機關中關於工人供養機關成立以後，我們在今年對於這一問題已經得着了很大的改善，無疑問地，今後我們對於這一問題是仍然可以繼續改善的。

二、新生產與新技術的熟練——目前之基本任務

什麼是我們目前之基本任務呢？黨對於這一問題是曾經給了非常顯然的答覆。施達林同志在今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上關於這一問題曾經這樣說過：

『在第一次五年計劃中我們熱烈地達到了一切新的建設與新的勝利，這自然是很好的，但是，這對於現在非常不够。現在我們應當熱烈地達到這些新產業與新技術的熟練，嚴重地提高勞動生產力，嚴重地降低生產品之成本費。這就是目前之基本任務』。

根據於這種指示，黨現在訓令工人階級中之一切優秀分子去為實現這種路線而奮鬥。在這種路線上，我們一樣動員了很多的集體農民以及蘇維埃農場中之工人。

在十月革命之十六年中我們所建設的工廠製造廠之總數當然是非常衆多的。這一數目一天一天地仍然在繼續地增加。在這裏面工作的是有着廣大的新工人與新職員。我們不能忘記這樣的事實，就是，在五年計劃的期間之內，我們全國工人的數量增加了兩倍。其中很多是新提出的經濟指導幹部。有成千成萬的青年專家是做了技術指導者。在這種狀況之下，就可以使我們想到，關於新企業與技術的熟練是有着怎樣重大的實際意義。假使去年工業生產品所增長的數量並不能趕上前年所增長的數量，這一原因我們必需將他放於熟練問題上面。舊的工廠製造廠所得的贏餘，是遠較革命以前為多的。其中大多數都是兩班三班輪流工作。無論舊工廠或新工廠中都是不會有定貨不足的，因為我們對於現在之已經提高的生產力是完全能以充分利用的。當着我們能以大大地提高我們全國工業生產品之每年的數量與質量的時候，我們總算眞正地得着了工人勞動生產力之提高，以及工業品成本費之降低。黨及政府之主要的注意力，現在都應當集中於這一問題之上。

力求對於新產業新技術的熟練，這是對於目前之一切經濟的技術的指導幹部以及工人女工們之一般的嚴重的要求。這需要極力改善勞動組織，並且要使一般經濟幹部都在一種最適宜的分配之下。應當堅決地反對工廠中之一切無計劃的行為，反對無把握地濫用技術，以及反對一切機械器具

之無秩序的無規律的工作。它不能允許一般經濟技術指導人員的昏庸與落後。它又必需具有着很堅強的勞動紀律，極力排斥對於勞動力的浪費，積極地發展工人中之突擊運動與競賽運動，用盡一切方法以提高一般工人之技術上的能力。它又同時需要努力於一般工人及一般指導人員之文化程度的發展。

有很多最近所建築的新企業，他們實際上都可以產生較之現在更多幾倍的生產品，這都要決定於我們在爭取對於這些企業之熟練中所用的積極性，組織性，與自覺性。

不僅對於每個企業如此，並且對於整個產業部門中之年來的技術改造問題也是這樣。最好的例子莫過於東巴斯其他煤礦區域中所表現的事實。正是因爲在這些產業中所努力實現的技術改造，纔使着黨對於這裏之一般經濟的技術的指導幹部每日都提出很多新的問題，關於這，在今年人民委員會及中央委員會關於東巴斯礦區及鐵路運輸問題之決議中都曾幾次的提到。在這些決議中，黨及政府都曾無情地批評各大產業機關之經濟的與技術的指導幹部。這裏之主要的打擊是集中於經濟管理上之辦公室的官僚主義的方式。黨在這裏堅決地要求管理機關之儘量縮小，一切優秀的技術人才都必需從辦公室中移轉於生產過程之中。審定工人工資，特別注意於其最熟練的工人部分，注意最努力的工人，堅決地反對關於生產技術之機會主義的誇大以及各種很滑稽的狂言。

在通過這樣的決議之後，關於東巴斯及其礦區之管理機關以及鐵道運輸之管理機關中，進行了很嚴重的改造工作。自然，我們還不能說這些工作已經完結了。關於防止各處官僚分子在實施這一決議中的怠工，還必需繼續着去進行一切很嚴重的鬥爭。

但是，關於執行這一決議在煤礦工業中之第一個結果是我們現在可以指出的。東巴斯在今年第一季中所生產的煤，較之去年第一季所生產的還略見減少，可是，在繼續以後的各月中，這種形勢是完全改變了的。礦山中之技術人才的改組，反對關於勞動力的浪費，無情地打擊那些技術幹部工會幹部以及黨的幹部中在執行上述決議中所有的動搖心理，這一切鬥爭已經有了相當的結果。我們在東巴斯中之生產計劃並沒有完全實現，可是在最後幾個月中，這裏之煤的生產較諸去年是要增多百分之三十以至三十五以上。這自然已經是一種很大的成功。我們還可以指出，上面這一決議的執行，在其他煤礦區域中如烏拉山，沿莫斯科，庫斯涅次，諸區中，在生產計劃的完成中都會一樣得着很好的成績。

在鐵路運輸工作中的形勢則較爲惡劣，這裏已經特設了鐵路政治部以專門改善經濟工作。在這裏，正是黨與政府之一個非常緊迫的任務。

在上面黨與政府的決議中，自然關係到我們全國之整個生產部門及一切經濟組織。當然，不用懷疑的，反對管理機關中之官僚主義，這一鬥爭乃是我們所有一切機關中之注意的中心。我們關於力求新產業新技術之熟練的努力，其前途如何，在很多重要地方都是要視這一鬥爭之結果如何的。在我們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中，我們完全相信我們一定可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經濟發展的道路上，我們應當無情地改良指導方式以及在新的基礎上樹立指導幹部。在這種決議中完全表示對於新與共產黨員經濟幹部是完全相信的，他們應當有能力執行上述的一切任務，許多無黨的專門技術家，也是能在黨的領導之下而執行這一切任務的。所有這些要點都是指明黨的

決議在這裏面曾有着重大的作用，以完成這一主要任務的實現，以爭取對於新產業新技術的熟練，這是非常顯然的。

三、社會主義建設與農業後備軍

今年對於我們全國之集體農場運動是有着特別重大的意義。富農階級企圖利用集體農場以在新的形態中與蘇維埃政權相抗戰，這便提出了一個非常緊要的問題，使我們必需使集體農場為蘇維埃政權的支柱，化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集體農場。

在今年這一年中，已經有七分之四以上的耕地面積是屬於集體農場及蘇維埃農場的。最大多數的農民羣衆是在集體農場的土地上工作，特別重要的，就是集體農場已經完全穩定，蘇維埃農場也已經完全鞏固了。關於某某農民要求退出集體農場的事，現在已經完全停止了，即有也是非常例外的偶然的事，相反的，時常有新的農民要求繼續加入。

農村中之集體農場制度是已經完全勝利了。但是，一切反蘇維埃的分子，絕沒有已經完全放棄了自己的武器，絕沒有完全停止破壞集體農場的工作。我們還有很多的例子，證明富農分子是企圖在新的環境中利用集體農場的形式以反對蘇維埃政權。 我們應當堅決與這種手腕鬥爭。 這種鬥爭之最激烈的地方是在北加甫加治，烏克蘭，這裏之黨與政府的領導機關，在集體農場之廣大發展中竟有落後的表現，雖然如此，而富農之怠工政策與反革命者之破壞工作，終於遭受了黨與政府之堅決的打擊。黨應當很堅絕地提出這樣尖銳的問題，就是，集體農場之與蘇維埃政權的關係絕不能是中立的動搖不定的，集體農場或者是布爾塞維克主義的，它領導農民以取得新的更好的生活，或者成為富農階級的工具，以進行恢復舊制度與恢復資產階級，富農，地主階級政權的鬥爭。

今春在莫斯科所開幕的全國集體農民代表大會，証明在目前全國集體農場所組織的農民羣衆中之積極的熱情是非常興奮的。大會中很顯然地看出，集體經濟成了幾千萬農民自己的事業。施達林同志提出的任務，要使全國集體農民在二三年以內都成為豐裕的人民，這一要求是得了農民羣衆之廣大的歡迎。就在這種爭取豐裕生活的鬥爭中，發展了今年我們全國中之農村經濟運動。在一切集體農民之前，都開闢了一種關於豐裕的集體生活之前途，這便幫助了我們農村工作的改善，幫助了集體農場的鞏固。

與着這一問題所同時提出的，還有改善黨對於集體農場的指導，這裏具有最大作用的乃是在耕種機分配部及蘇維埃農場中之政治工作。今年有一萬五千個共產黨員是新被分派在農村中工作的，首先是指導集體農場運動的工作。

經過這些政策遂使着現在之集體農場運動中發生了很大的變動，集體農民對於農場中勞動之情緒已完全改變，勞動紀律因之更加鞏固。過去在集體農場工作中之敷衍了事態度，現在完全代以力求工作效率提高。擁護集體農場中之公有財產，反對瓜分，這種鬥爭也日益發展。集體農民羣衆之組織性也遂着提高。這就是今年農村經濟運動的結果。

關於基本的農業運動，如耕地之廣，收穫之多，則在大多數的集體農場中，在今年的工作成績都較去年為高。關於執行國家計劃的成績，也較去年更為順利。這只要一看現在各區中竟能於很早的期限完成糧食儲藏計劃，這就足以証明。現在我們所儲的糧食，較之去年，至少當要超過一萬

萬浦特以上。玉蜀黍的儲藏在今年較之去年同期要超過一倍。肉的儲藏也要較之去年為多。今年關於蘿蔔產區中的工作雖然是非常不够，然而今年蘿蔔儲藏的數量也還是要超過去年。棉花的儲藏，現在所進行的速度也是較去年為快的。

雖然在我們大多數的集體農場之組織中仍然還存在着很多的缺點，雖然集體農場中之勞動紀律還不算完全鞏固，雖然一切集體財產的掠奪者還不有完全遭受其應當遇着的打擊，雖然富農分子在集體農場中的地位並沒有完全消滅，雖然富農分子在不少的地方還在繼續進行其反革命的工作，然而無論如何，集體農場終於在我們國家中已經取得了第一步的勝利，使着一般貧農以至中農的生活都可以得着很大的改善，現在已經開闢了使一般農民走向豐裕集體生活的道路。

在集體農場的勝利中，蘇聯工人階級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農民後備軍之直接的援助。這些農民後備軍已經加入了社會主義建設軍之陣營中，在黨之布爾塞維克主義的領導之下，使他們與工人階級一同建設社會主義。工人階級與農民聯合起來的概念，現在成為工人階級與立於社會主義前線的集體農民聯合起來。集體農場中之突擊與競賽運動是與工廠製造廠中一樣發展的。從集體農民先進分子中間已經生長了不少的很堅決的共產主義的戰士。

不相信農民為工人階級在爭取社會主義鬥爭之同盟者，這是一切機會主義路線所固有的特質。這種觀念不能不使一切機會主義者走到最後崩潰的地步。現在我們在事實上已經看見，就在我們對於這一後備軍之布爾塞維克的訓練與組織工作中，就在我們將這種集體農場轉化為布爾塞維克的集體農場之技術中，就使我們將一般後備軍轉化為提高農業經濟之巨大的實力，而使之加速社會主義在我們國家中的發展。

四、蘇聯政府之和平政策與戰爭危機

力求新技術的熟練，與力求集體農場制度的鞏固，這種鬥爭是需要我們政府在對外問題與其他各個國家力圖和平的。你們都可以知道，蘇聯政府是怎樣堅決努力於與一切國家建立親善的常規的關係的，首先是對於一切邊鄰國家。雖然在敵視我們的資產階級的營壘中，他們也不止一次地承認我們關於和平政策的勝利。關於締結互不侵犯條約，關於侵略國的定義，這些都是你們知道的，蘇聯政府都是居於最光榮的發起者的地位。蘇聯政府這一切的外交活動，它增加了世界和平的鞏固，這是沒有疑問的事。

社會主義建設的成功，而對外的堅決執行和平政策，這當然很足以幫助蘇聯國際地位的鞏固。現在又有着新的事實，足以証明蘇維埃聯邦國際政治上之比重日見提高。北美合衆國大總統自動地要求蘇聯政府派遣代表赴美，在這一點上說來自然是很顯然的事實。站在雙方之共同利益上，這種自動的精神當然有着很積極的意義。我們關於這一問題的態度，在加里寧同志的覆電中是說得很清楚的，他說：

『不用懷疑的，在此兩民族間所現有的以及將要發生的一切困難，只有在兩國具有直接關係的時候始能解決，從另一方面說來，假使這種關係不存在的時候，便必然不能有任何解決的機會』。

在這幾個字中已經完全決定了蘇聯政府的政策，這與着我們政府對於

其他各國的態度並沒有兩樣。我完全相信，當着李維諾夫同志與羅斯福總統會晤之後，無論站在兩國之直接利益上，或是站在鞏固全世界和平之利利益上，都必然會得出很好的結果。在這裏我們還必需更要指出的，就是目前華盛頓談判之意義，必將遠出於兩國之相互關係以外。

但是，蘇聯之和平政策的存在，並不是僅只我們自己便可以決定的。武力侵略的危險，正是目前國際上非常緊張的問題，我們必需以全力注意於一切帝國主義之企圖與計劃，這裏乃是和平之最大的威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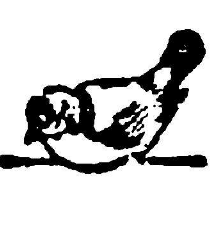
在這裏自然是非常明白的，遠東形勢以及我們與日本之相互關係的問題，這是吸引我們全國勞動階級之特別注意的。我們在遠東的政策，我們對於遠東諸鄰國之一般的態度，當然是一樣努力於保持相互之和平關係，一樣是爲着世界和平局面的鞏固。爲達到這種目的起見，我們不僅提議與日本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且還提議出售中東路。這種政策我們直到現在並不改變。我們堅絕地肯定，我們過去一切的聲明，在現在依然全部有效。

但是，我們現在應當一看滿洲之實際的事變，日本與我們所締結的條約，以及它所給與我們的擔保，事實上是被破壞了，並且還在繼續努力於破壞。一切仇視蘇聯的挑釁行動是日益緊張的。因此，我們認爲現在非常緊要的任務，就在於以全力隨時揭穿其一切挑釁的企圖，同時也覺着我們之第一個最大的任務是確保蘇聯之一切利益與誓死保護蘇聯的疆土。當着我們每日由日本的及滿洲的報紙上看見日本要人述及其奪取西伯利亞或佔領東海濱省之發狂式的野心的時候，當着這些計劃與野心都逐漸公開而顯明的時候，我們當然不能不與以嚴重的注意，特別是近日中東路及邊境一帶的事變告訴我們，這些冒險主義者的行爲日益成爲直接挑釁的行動。在這裏我們應當公開地表示，而且也是爲全世界所知道的！絕無實力的滿洲政府絕不是這些問題之眞實的主動者。一切人都可以知道，這些行爲的一切責任是完全由爲滿洲國之眞正主人的日本政府所負担。

我們更不能不注意，日本某些當政要人公開表示不贊成歐洲人之「和緩」，因爲歐洲人於戰爭之前是必需「宣戰」的。而日本要人則完全抱着另外一種觀點，他們主張必需陡然地向蘇聯進攻，並且愈快愈好。

這些事實逼迫我們不能不準備着嚴重戰爭的到來。我們關於這一問題還應當作下面的聲明：假使我們在今天之一切主要的任務是在盡量揭穿一切冒險主義者之破壞和平的企圖，我們在工作上是要鞏固我們的紅軍與國防，還更要不動搖地繼續執行對外的和平政策，以及鞏固蘇聯政府與邊鄰各國之常態的外交關係，但是，假使當着一有進攻蘇聯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任務便只有一個，這就是完全消滅我們的敵人，達到紅軍之完全的勝利。

我在這裏特別注意於遠東事變。我們相信，在我們蘇聯國家之一般的鞏固發展中，我們的紅軍也是一樣鞏固了。我們應當更加緊地注意紅軍，注意紅軍中的工作，我們相信我們的敵人很快地便可以知道爲什麼我們的紅軍乃是一種不會戰敗的勢力！



補白

癸酉五月自平徂晉詩以紀遊

（懷求）

神州日日羽書馳。南國赤烽塞北倭。中原私門吏未已。坐令河山累卵危。五月榴花紅似火。狂飈亂舞旭日旗。喜峰口外千人殉。從此長城險已夷。掄刀仗劍震天吼。正是男兒報國時。靈旗假塞馬哀號。男兒報國革裹屍。欒東再棄守灤西。長期抵抗從自欺。諸公袞袞渾無計。酣嬉歌舞方熙熙。一朝軋軋飛機來。血流海水肉如糜。欲效丹忱紓大難。手無兵刃我含悲。含悲獨立望蒼天。蒼天浩浩雲瀰瀰。鳴非楚子契同心。遷危就安勸相隨。極目蒼茫增惆悵。依荷遍地欲何之。倉皇南下又西行。娘子關中暫栖遲。關中沃野連千里。黛綠青葱紛葳蕤。微風輕抹成麥浪。清露沾枝曉淋漓。縷縷烟絲高復低。知是村嫗弄晨炊。老農荷鋤田間去。牧豎牽牛趨朝曦。頑童三五騁馳逐。頭如蓬葆肆相嬉。落紅點點送春歸。杜鵑啼血剩空枝。輪軌聲聲鳴不已。窮途亦欲恣窮追。逶迤曲折重行行。濯濯童山接水湄。流泉涓涓成幽趣。縈迂凝碧比玉脂。笑語砧聲來遠近。映水同陴照艷姿。忽然怪石迎面立。高聳雲霄太行支。巉巖峭絕藤不附。猿啼鶴唳聲悽其。昂頭仰視看不見。但有山嵐似霧披。莽莽蒼蒼無限意。西山日薄迫崦嵫。太原舊是秦漢郡。蔭蔽幽叢管西陲。在昔民風著淳樸。嬗遺遞演獨未衰。我來只為尋幽勝。景物民情倍覺奇。汾河橋畔汾河堤。最使征人心神馳。依依柳綠成新蔭。烈日當空碎影篩。無情但恨東流水。不成靈澤便涸澌。（汾河夏成災，秋冬枯竭，故云）孑孑盤桓更瞑目。清風習習寄遐思。明朝忽傳妥協定。倚裝待發且長辭。層雲靉靉風蕭索。漫空蔽野雨絲絲。山河不解征人意。綿綿幽恨待語誰？迸熱淚訴心曲。沈冥無語長欷歔。晦冥風雨終須定。嘯傲狂吟覓發詩。

內蒙問題之檢討（三）

汪松年述

察哈爾十二旗羣　察哈爾八旗連滿清四牧場，共得十二旗羣，八旗則爲元太祖後裔，降清後所改編，其制度全仿滿洲八旗，惟旗民概屬蒙古人，故此次內蒙自治要求，將察哈爾八旗蒙民及其土地，亦劃歸內蒙自治區政府管轄。照百靈廟會議結果，黃紹竑氏已允所請，歸第二區自治政府統轄，但祇限於尙未設縣地方，其已經漢人移住開墾並已設縣政府地方，則仍歸察哈爾省政府治理。按察哈爾所屬各縣，係由從前直隸省口北一府三廳劃來，所謂口北十縣。十縣之北境，有長城爲界，東起獨石口，西屆得勝口。長城以外，卽察哈爾八旗游牧之地，及滿清內府各牧塲地。自民國二年改爲特別區後，將口外各地先後放墾設縣。現在口外新設之張北，沽源，多倫，寶昌，康保，商都等縣，在昔同屬牧地。其中豐鎭，興和，陶林，集寧，凉城等所謂綏東五縣，于清代屬山西歸綏道，民國三年劃歸察省管轄，十七年改省，又劃歸綏遠，迄今管轄權猶未劃淸，政治已歸綏省，錢糧尙歸察政。故此次自治會議，蒙人有要求減輕兩重負担之請，卽指上五縣蒙人而言。黃紹竑氏亦有亟須釐定綏東五縣管轄權之主張，內蒙自治區政府之設立，在北部盟旗固無問題，惟察綏之內屬蒙古各旗，牽涉漢人及地方行政之處極多，于轉移管轄之際，頗不易著手也。茲據滿清舊記，一述當時劃定旗界設置官制之經過，用作參考。

察哈爾八旗，同屬元太祖之嫡系後裔，在清代以前，承襲元朝政權，爲內蒙各部之共主，號插漢小王子。明嘉慶年間，其汗卜赤駐察哈爾，遂以名部，此察哈爾命名之由來也。末代之汗名林丹汗，自稱統四十萬衆蒙古國主巴圖魯青吉思汗，所部士馬盛强，因暴虐內蒙諸部，諸部遂先後降清。清太宗以其爲元室嫡裔，欲臣蒙人，應首先滅之，乃于天聰八年發兵擊之，林丹汗兵敗，走死青海途中，林丹子額哲降清，清收編其部，徙置遼東之義州。康熙年間，吳三桂反，徵其兵不至，且惑奈曼等部同叛，清發兵討之，潰其衆，其王布爾尼中流矢死，收編其部爲八旗，分左右翼，于康熙八年移牧于宣化大同邊外，卽今游牧之地。廢其世襲王公，

察哈爾都統轄之。故當時之都統，祗屬統兵大員，並不兼管政治，謂之駐防都統，以滿人充之，下設副都統一人，以蒙人充之。各旗各設總管一人，都統署設總管二人，都統共轄參領八人，副參領八人，佐領一百二十人，驍騎校一百二十人，護軍校一百十五人，親軍校四人，捕盜官四人。都統副都統同駐張家口，總理八旗游牧事務，兼轄張家口駐防官兵。參領以下分派于各旗，佐領視人數多少，每百五十人設一人。入民國後，熱察綏同時改爲特別區，都統兼管特區行政，將副都統裁撤，關于八旗事務，委由總管設署管之。八旗以外連內府四牧場，共有十二總管，由各總管輪流值月，謂之值月總管，受都統監督，辦理都統權限內應辦之事。現任各旗總管人名如下：

十二旗值月總管善濟彌圖普　商都牧場總管特木爾博羅
明安牧場總管尼瑪鄂特索爾　左翼牧場總管善濟彌圖普
右翼牧場總管色楞那木濟勒　左翼正藍旗總管音德賀　左翼鑲白旗總管圖們巴圖　左翼正白旗總管圖勒敏色　左翼鑲黃旗總管圖們巴達爾瑚　右翼正黃旗總管巴彥孟克　右翼鑲紅旗總管額色爾圖莽賴　右翼鑲藍旗總管額色勒克們德　右翼正紅旗總管富齡阿

自十七年改特別區爲行省後，都統改爲主席，旗務由省府之第三科辦理，惟總管公署仍舊保留，作爲省府之附屬機關。昔日之都統以全副精神料理旗務，今日之省府，則視旗務爲行政範圍之一小部份。總管公署亦無足輕重，任蒙古政客之操縱，蒙人之感情，乃漸漸疏遠。設縣地方行政人員全屬漢人，對蒙情隔膜不通，遇有漢蒙人民之間發生糾葛，難免有偏袒漢人之處。故此次之蒙古自治會議，謂政府官吏壓迫蒙人，蒙人在設縣地方，未能取得與漢人同等之地位，要求將蒙人土地還之蒙人，新設各縣之政權，交與蒙古自治政府。黃紹竑氏祇允將察哈爾八旗劃歸內蒙第二區自治政府，不允劃分新設各縣，但新設各縣境內均有蒙人居住，在管轄上亦甚難劃分也。

【察哈爾八旗】察哈爾八旗固有之牧地，亦與各盟旗相同，所有土地，爲各該旗蒙人，共有之產業，非本旗之人，不准在境內游牧，其牧地所在位置如下：左翼鑲黃旗，駐蘇門峯，在張家口北三百四十里，地理沿革，漢屬上谷郡北境，明爲萬全右衛邊外。左翼正白旗駐布爾噶台，在獨石口西北二百七十里，漢屬上谷郡北境，明爲龍門衛邊外。左翼鑲白旗，駐布雅阿海蘇默，在獨石口北二百四十五里，漢屬上谷郡北境，明爲開平衛北邊外。旗西北有賀爾圖泉紅鹽池，產大紅鹽。左翼正藍旗，駐札哈蘇台泊，在獨石口東北三百六十里，多倫之北，漢上谷郡北境，金爲桓州，元爲開平，

明爲開平衛北境。右翼正黃旗，駐木孫忒克山，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二十里，漢屬且如縣地，後魏柔元鎭，金撫州威寧縣地，明天成衛邊外。右翼正紅旗駐古爾板托羅海山，在張家口西北三百七十里，漢雁門郡北境，明大同府邊外。右翼鑲紅旗駐布林泉，在張家口外西北四百二十里，漢屬雁門郡北境大同邊外。右翼鑲藍旗駐阿巴漢喀喇山，在得勝口外九十里，漢雁門郡沃陽地，後魏梁城郡參合地，明大同西北邊外。八旗位置由東而西，爲正藍鑲白正白鑲黃正黃正紅鑲紅鑲藍，北境錫林郭勒盟，西界烏蘭察布盟，東北至昭烏達盟，東南及西南統與察省各縣接界。

「滿清四牧場部」滿清四牧場，本爲滿清政府官牧機關。滿清在未入中原之先，本爲半耕半牧之民族，入主中原後，不忘本來，故仍擁有甚多之牧場，分牛羊駝馬四種，凡東三省及直隸省內及口外各地，均有若干官立牧場，强收民地，供其私人享樂。人民耕地，大感不足。而清室帝王，牧養牲畜數百萬頭，尤以察哈爾四牧場爲大，分爲太僕寺牧場，內務府牧場，北京八旗左右翼牧場。太僕寺牧場位于現在之商都縣南境內，即明安牧場。內務府牧場位于現康寶商都兩縣境內之北，名達布遜諾爾，即商都牧場。八旗都統之左右翼牧場，位于現寶昌縣境內，即左右翼牧場。太僕寺明安牧場之境界，據大清會典所記：「左翼四旗，東以布呼伊布拉克爲界，西以察罕齊老台爲界，相距一百五十里，南以都什山爲界，北以呼特呼拉台山巴顏托羅海爲界，相距一百三十里。右翼四旗，東以庫努克托羅海努赫圖溝爲界，西以珠魯臺烏赫爾齊老爲界，相距一百五十里。南以克伊克達瓦都德伊哈拉爲界，北以布爾哈蘇台河南峯爲界，相距三十二里。各該翼騍馬騸馬，照所定之界游牧其中，彼此不得侵越，並不許私自孳種」。因所用牧官牧夫，均係內屬蒙古人民，故亦不曾一蒙古人部落。其組織方法，亦採八旗制度，分翼編旗，以便管轄。賴有此組織維繫，故滿清雖亡，其部落仍得保持。民國政府曾使之隸屬陸軍部，作爲官馬牧場，但經費不能按時發給，政變時起，每無人注意及此。在該處司牧之蒙人，遂將官馬變爲私人產業，資爲生活，其內務府牧場，亦與此爲同一性質，但無規定境界，所佔面積似較大於太僕寺牧場。其司牧之蒙古人，現歸商都總管管轄，生活上亦與太僕寺牧場處於同一境遇。其牧場一在康寶商都北方之達布遜諾爾，一在錫盟北境之達里岡愛地方，該兩牧場在清康雍兩朝，因對西北有數次大征伐，故用駝馬較多，牧業甚盛。其達布遜牧場，當時有騍馬一百四十九羣，騸馬七十三羣，每羣均由三百匹至五百匹，約有馬十餘萬匹，駱駝三十二羣

，羣二每百至三百匹，亦達三千餘匹。達里岡牧塲有馬九十四羣，駝六十二羣，每羣匹數與上同。該地距錫盟極近，錫盟素產名馬，加以整頓，固爲吾國最有希望之官牧塲也。

北京八旗都統所屬之左右翼牧塲，該牧塲原爲八旗牧放軍中馬匹及滿籍王公私馬而設，故轄于八旗都統，左右翼同在寶昌縣境內。左翼鑲黃，正白，鑲白，正藍四旗牧地，會典所定，在張家口北一百里，控果羅鄂博岡，東西距一百四十里，南北一百五十里，東至鑲藍旗牧塲界九十里，西至正黃旗牧塲界五十里，南至宣化府邊界四十里，北至鑲黃旗界察哈爾界一百十里，東南至鑲藍旗牧塲界九十五里，東北至太僕寺牧塲界六十里，西南至邊墻界五十里，西北至鑲黃察哈爾界一百九十里，右翼正紅，正藍，鑲紅，鑲藍四旗牧地，在張家口西北二百里，諾莫渾博羅山，東西距一百三十里，南北距二百五十里，東至鑲黃旗牧界六十里，西至正黃旗察哈爾牧界七十里，南界邊墻一百三十里，北至正黃察哈爾牧界一百二十里，東南至鑲黃旗牧地八十里，西南至正黃旗察哈爾九十里，東北至鑲黃察哈爾一百十里，西北至正黃察哈爾一百里。上述八旗牧地，原爲北京八旗軍馬及各滿籍王公放牧私人牲畜而設，故至乾隆三十七年，即因各王公養馬少日，已准內地貧民前往開墾。其太僕寺內務府所屬牧地，亦先後准人開墾。民國初年因該地居民日多，即設設治局管理行政事務，十七年改設治局爲縣，駐在當地之蒙人，亦已改爲半耕半牧，與漢人雜處，較之近于錫盟之察哈爾八旗，其生活又不盡同矣。此項蒙古人民，在前清本爲清室之司牧員役，受有俸給，與其他隸屬盟部旗之蒙人不同。此次內蒙自治，關於此項蒙人之隸屬地位，頗不易劃定也。

烏蘭察布盟　烏蘭察布盟（簡稱烏盟）與伊克昭盟，合稱西二盟，共十三旗，扼察綏陝寧四省北境，土地膏腴，物產饒富，人口亦多，在地理上經濟上均較錫盟爲重。民十七年改內蒙爲省，該兩盟同劃爲綏省一部。烏盟位置在綏省北部，凡由綏遠省會北去庫倫，西赴新疆，均須由該盟境內通過。就內蒙西三盟而言，則介于中部。故此次之內蒙自治會議，德王因該盟地理適中，乃招集會議于該盟之百靈廟。該盟盟長雲棟旺楚克，出席會議，初爲德王張目，繼首先接受中央方案。因此一會，其姓名亦傳播于國人之口。百靈廟亦因地位適中關係，被定爲內蒙兩自治區政府聯合會議之地。該廟距綏遠省城四百里，汽車一日可達，爲新綏長途汽車之第一站，綏遠商業汽車亦不時開駛該地。該地有漢商二十餘家，惟無郵電機關，頗屬缺憾，但其地位適中，將來定有造成內蒙都市之希望也。盟界東接察哈爾，西界外蒙三音

諸顏汗部及阿拉善額魯特旗，南界伊克昭盟鄂爾多斯旗，北界外蒙土謝圖部，東南界省屬武川固陽二縣，東北界錫盟蘇尼特旗界，盟所在五藍叉拍山，距省垣百二十里。現任盟長爲喀爾喀右旗札薩克郡王雲棟旺楚克，副盟長爲四子部札薩克親王潘第恭札布共轄五部六旗，爲四子部落，茂明安，喀爾喀右翼，烏喇特三公旗。各部在盟內地理地置，由東北起爲四子部，北爲喀爾喀，西南爲茂明安，西及西北爲烏喇特三旗。全盟土地，北界瀚海，南隔陰山山脈，爲一東西較長之橢圓形，河流較多，可耕可牧，山內礦苗頗富，水晶煤炭石棉鐵等類均有蘊藏。南部與省縣毗聯之地，先後開墾者頗多，大青山後之武川固陽二縣，均係開墾後新設。凡河流所經之地，土質均甚肥腴，惟牧業則日漸退化，該盟蒙人之富力，但較他盟爲薄也。

四子部 東西距二百三十五里，南北二百四十里，東界蘇尼特，西界武川縣，南界察哈爾，北界蘇尼特，地理沿革漢屬雁門郡及定襄郡北境，晉爲拓跋氏地，唐爲振武軍地，遼爲豐州地，屬西京道，金屬西京路，元屬大同路，明入於蒙古，元太祖弟哈巴圖哈薩爾之十五世孫諾延泰，與兄昆都倫岱青，同游牧呼倫貝爾，昆之子孫即現在之科爾沁部，諾延泰有子四人，長僧格，號墨爾根和碩齊，次索諾木，號達爾漢台吉，次鄂木佈，號布庫台吉，次伊爾札布，號墨爾根台吉，兄弟四人牧於一處，號對因駒子，故稱四子部落，其世系如下：

始祖——元太祖弟哈巴圖哈薩爾
祖——十五世孫諾延泰
始封——三子鄂木佈
封爵——達爾漢卓里克圖郡王
當代——潘弟恭札布

該部降清之後編爲一旗，俗稱四子王旗，札薩克達爾漢卓里克圖郡王牧地。天聰九年，僧格等四兄弟同時降清，從征有功，授鄂木佈爲札薩克，統其所部，順治加封多羅郡王，世襲罔替。佐領二十八，札薩克駐烏蘭額爾濟坡，旗內有烏蘭察布泉，爲該盟之名所由來，有錫喇木倫河，位於錫喇察漢諾爾，爲內蒙著名大河之一，源出得兒嶺之翁袞鄂博岡山谷中，源流曲折三百餘里，瀦於錫喇察漢諾爾。該旗蒙民多環河趁水草而牧。旗界東至什吉岡圖山，百四十里接察哈爾鑲紅旗界，西至巴顏鄂博，百六十里接土謝圖汗左翼中旗界，有大漠限之。西北至查爾山，百二十里接土謝圖汗左翼中旗界，旗北大山與大漠綿亙爲內外蒙天然界劃，東南至托克托瓦陀羅海，百八十里接察屬正黃旗界，西南至察罕和碩

，二百里接察哈爾鑲藍旗界。

茂明安部　東西距百里，南北百九十里，東至喀爾喀右翼旗界，西至烏喇特旗界，南至歸化城土默特及固陽縣，北至沙漠。地理沿革，在漢爲五原郡地，後魏懷朔鎮地，唐振武軍地，遼東勝州地屬西京道，金因之，元爲大同路，明初設衛戍守，後入于蒙古，元太祖十四世孫錫喇奇塔特，號土謝圖汗，有子三人，其長子多爾濟，號布顏圖汗，子車根襲位，號所部曰茂明安，其世系如下：

始祖	祖	始封	封爵	當代
元太祖弟哈巴圖哈薩爾	十四世孫錫喇奇塔特	孫僧格	頭等台吉晉鎮國公	奇默特凌慶車爾羅布

清天聰七年，車根率其部衆降清，編爲一旗，車根子僧格受封札薩克頭等台吉，世襲罔替，佐領四人，札薩克駐徹特塞里一作車突泉。牧地當愛布哈河源，旗界東至黃烏爾，八十里接歸化城土默特，旗南十五里有拜甲圖泉，源出哈拉海圖山，西南流會坤都倫河，該河在歷史上爲內蒙著名河流之一，西至哈喇達噶，六十里接烏喇特旗，北至伊克爾德阿濟爾噶，百十里接瀚海沙漠，東南至魏邁烏蘭和碩，七十里接歸化城土默特，西南至吉蘭陀羅海，八十五里接烏喇特旗，七十里有官山傳上有九十九泉，流爲黑河，東北至蘇朗，百二十里接瀚海，西北至上勒札圖鄂博，百四十里接瀚海，有齊齊哈爾察罕七老山，爲內外蒙界限。

烏喇特部　烏喇特在內蒙各部中面積較大，東西距二百十五里，南北距三百里，東至茂明安部及歸化城土默特界，西及南皆至鄂爾多斯界，北至喀爾喀右翼旗界。地理沿革，秦擊匈奴得陰山前後之地，設九原郡，即在此，漢更名五原，漢末廢郡，後魏置懷朔鎮，唐爲中西受降城地，遼置雲內州，屬西京道，金因之未改，元屬大同路，明爲蒙古所據，元太祖弟哈巴圖哈薩爾之十五世孫布爾海，游牧呼倫貝爾，號所部曰烏喇特，分所部爲三，以長子賴噶，孫鄂木布，幼子巴爾賽圖巴，曾孫色棱分領其衆，天聰七年降清，仍維持其組織，名中前後三旗，順治五年叙從征功，以圖巴掌後旗，封國公，鄂木布子鄂班掌前旗，封鎮國公，色棱子巴克巴海掌中旗，封輔國公，各授札薩克，世襲罔替，其世系如下：

始祖	祖	始封	封爵	當代
元太祖弟哈巴圖哈薩爾	十五世孫布爾海	孫前旗鄂班	鎮國公	石拉普多爾濟
		四世孫中旗巴克巴海	輔國公	巴賀多爾濟
		後旗圖巴	鎮國公	額爾克色楞古巴拉

烏拉特前旗佐領十八，俗稱西公旗，中旗，佐領十六八，俗稱中公旗，後旗佐領六八，俗稱東公旗，三旗合牧不分旗界，三札薩克亦同駐一地，名哈達瑪爾谷，谷南有鐵柱泉。牧地當河北岸，（黃河在旗南五十里南岸即鄂爾多斯）陰山之南，蒙古名噶札爾山，在旗西北二百四十里，即秦逐匈處，東至黃烏爾，九十里接茂明安界，旗東三十五里有居延山，蒙古名毘都倫，爲通西北要路，南界黃河，五十里接鄂爾多斯旗界，西至拜噶墾突，百二十里接鄂爾多斯，黃河北岸旗界，有唐張仁愿築中受降城遺址，北至伊克爾德阿濟爾噶，二百五十里接喀爾喀右翼旗界，旗北有古九原郡城遺地，秦蒙恬所城，旗北八十里有麥垛山產精鐵，匈奴嘗假此製兵器，東南至黃河，百里接阿拉善及鄂爾多斯界，東北至蘇郎，百四十里接喀爾喀右翼，西北至塔起勒克圖鄂博，二百八十里接喀爾喀右翼，該部境內有歷史上之古城甚多，秦漢魏唐等朝帝王，均曾力征經營於此，古城之跡象尙隱然可見，足供攷古家之搜尋。

喀爾喀右翼部　蒙古以喀爾喀名者現有三部：一曰舊喀爾喀，即編入八旗之駐京蒙古；一曰外喀爾喀，即外蒙古四部之總名；一曰內喀爾喀，即游牧內蒙之喀爾喀左右翼。惟左右翼並不在一地，一在喜峰外，即屬于卓索圖盟之喀爾喀左翼，一爲現述之烏盟喀爾喀右翼。左右翼雖不在一地而同出一祖，本元太祖十五孫達延車臣汗之裔。達延子格哷森札札賚爾琿台吉，居外蒙之杭愛山，有子七人，始號喀爾喀七旗，嗣後部族繁衍，分東西中三路，建三汗掌之。康熙三年，西路台吉密布伊勒登，以其汗爲同族所戕，部衆潰散，乃越瀚海投清，清賜牧于喜峰口外，稱喀爾喀左翼，左翼在熱河境內，茲不述。右翼系出格哷森札札賚爾之第三子，名諾諾和偉徵諾顏，有子二人，長阿巴岱，號鄂齊賴賽因汗，爲外蒙中路土謝圖汗之祖，次子阿布琥，號墨爾根諾顏，子喇瑚里，號達賴諾顏，有子五人，長本塔爾，世爲喀爾喀中台吉。清順治十年，本塔爾與土謝圖有隙，率其弟巴什希，札木素，額璘沁，及從弟袞布携部衆千戶降清，（本塔爾有弟四人，惟仲弟色爾濟當時獨留外蒙，至其孫禮塔爾始來附，）賜牧塔爾渾河，稱喀爾喀右翼，編爲一旗，旗境東西距百二十里，南北百三十里，東至四子部落，西至茂明安部，南至土默特，北至瀚海。地理沿革，漢爲定襄雲中二郡北境，唐振武軍地，遼爲豐州地，屬西京道，金因之，元屬大同路，明入于蒙古，初本塔爾降清，封札薩克和碩達爾漢親王，世襲罔替，本塔爾卒子調內襲，調內卒子詹達固密襲，降爲達爾漢貝勒，佐領四人，札薩克駐塔爾渾河，其世系如下：

始祖
↓
元太祖——十五世孫（祖）達延車臣汗——元孫（始封）本塔爾——（封爵）達爾漢親王降貝勒——（當代）雲棟旺楚克

該旗牧地有愛布哈河，塔爾渾河，合流而豬爲阿勒坦托輝諾爾，愛布哈河在旗西北六十里，自茂明安入境，塔爾渾河又作他㕧渾河，源出旗南三十里之辱孤山，東界額古爾爾圖華，六十五里接四子部落，南至哈達滿勒河源，七十里接土默界，西至烏蘭戶特圖克，五十五里接茂明安界，北至昆索山，六十里接土謝圖左中旗，旗北三十里有白雲山，蒙名察罕和碩，爲內外蒙邊境大山，東南至陀索圖鄂博，九十里接四子部落，九十里有西神山，蒙名巴林翁袞，二十里有鹽池，蒙名達布遜泊，西南至魏邁烏蘭和碩，百里接茂明安界，東北至察爾山，七十里接士謝圖左中旗界，西北至塔起爾克圖鄂博，六十里接烏喇特界。

以上爲烏盟四部六旗之歷史地理沿革概略，該盟盟長雲棟旺楚克，年過六旬，經驗較多，此次之助德王召集自治會議，乃被其姪沙貝勒挾持，不得不爲。其年老幕僚對自治亦胥持反對態度。某台吉亟口苦諫，反覆陳述自治不利於王公之點，謂德王左右之青年，胥持打倒王公主張，有外蒙已成之事實可鑑，且組織政府即不啻脫離中央，試以各旗現有實力而論，絕非中央或地方之敵。民國二年四子王固曾繼外蒙之後，倡議自治，（四子王爲當時該盟盟長）開會於百靈廟。當時之都統張紹曾，勸阻無效，即調兵圍攻百靈廟，四子王被嚇而死。現在內蒙實力更遜於當時，如省府翻臉，王爺將何以自處。王爺以如此高年，何必爲人作嫁。德王爲錫盟首領，果欲自治，聽其在該盟爲之，烏伊二盟與省府感情素洽，何必脫離省府爲德王撑場面也。雲王嘗因細故不滿於省府，故未納某台吉之言。其不滿省府之故，乃起於省府向彼抽收貨稅。照滿清之例，每屆年節，各王公得在內地購買過節用品一次，沿途不收捐稅，以示優待，惟免稅數量，有一定限制，按其階級，規定其免稅數量，超過數量者，仍視爲普通貨物，照例抽收捐稅。近年各王公每藉年節濫購貨物，要求免稅，省府以民國無新定優待王公章則，故仍照前清則例辦理，凡超過允許之範圍，則使之照納捐稅。雲王因此銜憾于省府，故在自治會議中，贊助德王，謀脫離省府管轄。嗣見中央大員有堅決表示，遂亦軟化，首先接受中央方案。該盟因地理關係，有左右內蒙全局之勢，此後謀改革內蒙似

宜從該盟着手也。

伊克昭盟　伊盟位于綏遠西部及西北部河套之中，民十七年劃歸省轄，其位置在內蒙中，較與內地接近。北界烏蘭察布盟，南界陝西邊城，西界西套蒙古之阿拉善額魯特二旗，黃河繞其東西北三面，南負長城，北依陰山，被山帶河，地勢險阻，淺草平沙，宜耕宜牧，在內蒙古中獨擅地利，故歷代邊防每視河套之得失判安危，全境東西距二千里，南北廣八九百里，或五六百里，秦蒙恬所逐匈奴河南地以陰山為界，而漢置朔方郡于此，歷代建置隨地皆有，城堡邊牆之故蹟星羅棊布，花馬池之鹽，與內官鹽並稱，駝馬亦富，平綏鐵路之包頭站，與盟界一河之隔，有汽車路達于各旗，在交通上亦較他盟為便。自清末放墾，與設縣較近之旗，開墾甚多，故該盟王公資財，亦較富于他盟。盟內共轄一部七旗，同屬元太祖之裔，太祖十六世孫巴爾蘇博羅特，隨乃父達延車臣汗南徙，始居于此，（約在明朝初年）稱鄂爾多斯濟農，有子九人，分牧而處，是為今七旗之祖。明代亦服屬于察哈爾林丹汗，末季苦林丹汗之暴，糾合喀喇沁，阿巴噶諸部，敗察哈爾兵於土默特之趙城。天聰九年，清軍追林丹汗子額哲於黃河西，臨鄂爾多斯之境，遣人邀其部首長來盟，該部代追額哲獲千八獻之清軍，順治初各旗札薩克受清封爵，出兵隨英親王勦李自成殘匪于陝西，康熙中又助清軍會剿叛賊王輔臣，三十五年康熙親征噶爾丹，御營至該部界坤都倫地方，諸札薩克渡河朝覲，献馬匹請設驛饋送，屯兵扈蹕，康熙嘉之親覽該部形勢，稱其俗麗土沃，牲牣燗獵，謂諸札薩克曰：明人議河套畏爾蒙古如榻側臥虎，亦其時無人耳。若今日大軍且逾陰山賀蘭山，出爾背後，其奈吾何？諸札薩克稽首曰：今天下一家，奈何出此驚人語？故終清之世，未侵邊城一步。原本六旗，乾隆年中滋息增一旗，設札薩克，合成七旗自為一盟，分左右翼。左翼轄中前後三旗，右翼轄中前後前末四旗，盟所在伊克昭。蒙古名譯義為大廟，即成吉思汗陵墓所在之地。滿清為推崇起見，特設札薩克一人，為守陵之旗長，每年大祀一次，內外蒙王公多至與祭。現任盟長為左翼前末旗札薩克沙克都爾札布，副盟長為右翼前旗札薩克阿拉坦瓦齊爾，對內蒙自治始終未參加，阿拉坦且至百靈廟勸各王公維持現狀，不可遽與省府脫離，舊派王公咸隨阿之議，故中央方案得順利實施。該盟祇設一部，名鄂爾多斯。

鄂爾多斯部　鄂爾多斯合七旗為部，以部為盟，盟界即屬部界，東西北三面以黃河為界，南界陝西長城，西南界甘肅長城，地理沿革秦始皇使蒙恬逐匈奴得河南地，稱新秦中地，漢初復為匈奴所有。武帝時將軍衛青李息復收該地置朔

方五原郡領縣十三，屬於并州，後漢末棄之。晉永嘉以後，勝爲前後趙前後秦地，義熙中赫連勃勃據此，稱統萬。後魏爲統萬鎮地，後爲夏州北境。隋置勝豐二州，大業初改勝州爲榆林郡，豐州爲五原郡，後廢。唐貞觀中復勝豐二州，天寶又恢復榆林郡之名，豐州舊境則易爲九原郡，乾元元年俱復舊名。其南境置宥州，同隸關內道，唐末拓跋思恭鎮此。五代由宋迄金皆爲西夏所有，元朝滅夏，立西夏中興二路，明初逐元室殘部於其地，城東勝州，設屯戍耕牧守之，天順間蒙古酋長阿羅出與毛里孩，始入河套，屢擾邊塞。元太祖十五世孫達延車臣汗之南徙，掃蕩盤據內蒙之異族，分其子爲各部部長，擊敗河套之阿羅出後裔，驅其長于青海，本人在元太祖墓前即汗位，以其弟三子巴爾蘇博羅特爲管領右翼三萬人濟農，事在明正德年間。博羅特子袞弼里克圖墨爾根嗣位，號車臣汗，有子九人，長諾顏達喇，占據四營，次拜桑固爾，占據右翼烏拉特圖伯特，次衛達爾瑪，占據達喇特杭錦墨爾格特巴罕，次諾木塔爾尼，占據右翼巴蘇特衛新，次布揚古賚，占據右翼伯特金哈里郭沁，次班札喇，據浩齊特克里野斯，次巴特瑪薩巴幹，據左翼察阿特明阿特科爾沁之二十四處，次阿木爾達拉，據右翼鄂托克衛郭爾沁，次鄂克拉罕，據右翼托克碼該。九人分牧而處，延續迄今，初服屬于元室正統之林丹汗，林丹不道，合他部抗之。滿清滅林丹後，遂降清。清就其原有組織，爲訂定旗界，建六札薩克，後復增一，自成一盟。康熙親征準部息馬該部境上，曾手書諭監國之太子，盛誇該曰：「朕至鄂爾多斯地方，見其人皆有禮貌，不失舊時蒙古規模，各旗和睦如一體，無盜賊，駝馬牛羊不必防守，生計周全，牲畜蕃盛，較他蒙古殷富，圍獵嫻熟，雉兎復多，所獻馬皆極馴，放馬不用馬竿，隨手執之，水土食物皆甚宜。」由此覘該部自始即較他部富厚。此種特點，迄今猶保持未失。故記者主張經營內蒙，以該部爲始，因其基本條件，較他部爲優也。

該部七旗，同出一祖，其世系如下：

始祖 ← 元太祖 —十五世孫— 達延車臣汗 —— 孫袞弼里克圖

始封	封爵	當代
五世孫左中翼額璘臣	多羅郡王	圖布新吉爾噶勒
六世孫左前色稜	貝子	特克斯阿穆爾固朗
五世孫左後沙克札	貝子	康達多爾濟
六世孫右中善丹	貝勒	噶勒僧魯拉木旺札拉札木蘇
五世孫右前額璘沁	貝子	阿拉坦瓦齊爾
六世孫右後小札木素	貝子	棍木札布
四世孫右前末定咱喇什	一等台吉	沙克都爾札布

各旗在盟內之位置，東南為左翼前旗，北為左翼後旗，西為左翼中旗，右翼中旗，西南為右翼前旗，右翼前末旗，西北為右翼後旗。

【左翼中旗】俗稱郡王旗，札薩克多羅郡王牧地，袞弼里克圖墨爾根之曾孫，博碩克圖，逢林丹汗之怒，奪其濟農稱號。清天聰九年，察哈爾滅于清軍，博碩克圖子額璘臣降清，賜復濟農號，順治六年朝覲，封多羅郡王，世襲罔替，佐領十七人，牧內有納瑪帶泊，札薩克駐鄂錫喜峯，旗界東至袞額爾吉廟，六十五里接左翼前旗，南至陝西神木縣界，二百里接于邊城，西至察罕額爾吉，五十里接右翼前旗界，北至喀纇泉，百二十二里接右翼後旗，東南至賀岳爾門綽克，百八十里接邊城，西南至額勒蘇特烏蘭陀羅海，六十里接邊城界，東北至噶該陀羅海，西北至喀喇札喇。

【左翼前旗】俗稱烏審旗，本古榆林塞地，唐屬勝州，置河濱縣，宋為西夏所據，明初屬於榆林左衛，現札薩克固山貝子牧地，額璘臣之從子色棱，順治六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佐領四十二八，駐於札拉谷，康熙十五年卒，十六年追叙復神木城之功，子袞布喇什襲爵，晉多羅貝勒，袞布喇什卒，子根都什轄布以後則仍襲貝子，旗界東至湖灘河朔，百四十五里接歸化土默特界，南至清水營，百十里接邊城，西至[illegible]額爾吉廟，百里接左翼中旗界，北至賀陀羅海，百里接左翼後旗界，東南至喀喇和碩，八十五里接邊城，西南至額勒默圖，百里接邊城，東北至黃河，百三十里接土默特界，西北至可退坡，八十里接旗接左翼後旗界。

【左翼後旗】俗稱達拉特旗，札薩克固山貝子牧地，額璘臣之從弟沙克札，于清崇德六年朝清，順治七年封札薩克固山貝子，世襲罔替，王府駐巴爾哈遜湖，佐領四十人，牧地在漢為沙南縣地，屬雲中郡，隋唐屬勝州榆林郡治。旗界東至黃河冒帶津，百五十里接土默持界，南年賀陀羅海，百十里接左翼前旗，西至察罕額爾吉，百三十五里接左翼中旗界，北至黑水泊，二十里接烏盟界，東南至阿魯得勒蘇，百九十里接左翼前旗界，西南至哈錫拉克陀羅海，百四十里接右翼中旗界，東北至台碩額勒蘇，八十七里接土默持，西北至綽和爾末里圖。

【右翼中旗】俗稱鄂托克旗，出產極富庶，周頌堯曾著有調查報告，述之甚詳。地理沿革，在漢為朔方郡南境，隋唐置豐州，現札薩克為多羅貝勒，額璘臣之族子善丹，于崇德六年降清，順治七年，封札薩克多羅貝勒，世襲罔替，王府在錫拉希里多諾爾，佐領八十四人，在蒙古各旗中，無出其右者，以人口之多，足證其地利之厚也。善丹子索諾木及

孫松喇布，俱以經理驛站之功，晉封多羅郡王，但後代仍襲貝勒。旗界東至察罕札達海泊，七十里接右翼後旗，南至賀通圖山，三百七十里接左翼前旗，西至察罕托輝，二百五十里接西套阿拉善，北至馬陰山，百十里接右翼後旗界，東南至庫克陀羅海，百里接右翼前旗，西南至橫城口，三百三十里接邊城，東北至鄂蘭持，百二十里接右翼後旗界，西北至阿爾布坦山，二百二十里接西套蒙古界。

【右翼前旗】俗稱準噶爾旗，隋唐爲夏勝二州地，札薩克固山貝子，額璘臣從子額璘沁，于順治六年得封，世襲罔替，王府在巴達諾爾，佐領四十二八，牧地東至察罕額爾吉，五十里接左中旗界，南至楡林衛二百三十里接邊城，西至摩多圖察罕泊，百三十里接右中旗界，東南至察罕鄂博，二百里接邊城；西南至介喀圖瑚拉琥，三百里接于邊城，東北至哈達圖泊，三十里接左後旗界，西北至察罕札達海。

【右翼後旗】俗稱杭錦旗，爲漢朔方郡地，札薩克固山貝子，額璘臣之從子小札札木素，順治六年大札木素叛清，小札札木索不從，詔封札薩克鎭國公，世襲罔替，康熙三十七年，叙從征噶爾丹功，晉固山貝子，王府在鄂爾吉虎諾爾，佐領三十六八，牧地東至兎毛河、四十里接左後旗界，南至喀拉札拉克，百四十里接左中旗界，西至噶札爾山，百四十里接右中旗界，北至塞特勒赫璺突，二十里接烏拉特旗界，東南至巴彥泉，百五十里接左後旗界，西南至達爾巴哈岡，百五十里接右中旗界，東北至拜寨璺突，四十里接烏拉特界。

【右翼前末旗】俗稱札薩克旗，札薩克爲一等台吉，額璘臣之從曾孫定咱喇什，曾祖烏巴什，號噶爾岱青，順治六年，以不從大札木素叛清，授二等台吉，康熙十四年，從大軍剿平花馬池及定邊城諸賊，晉一等台吉，卒後子索諾木多爾濟，孫桑忠多爾濟皆襲三等台吉，定咱喇什，即桑忠多爾濟長子，雍正九年，叙從征功，晉一等台吉，乾隆元年，該部族屬繁增設一旗，授札薩克，世襲罔替，佐領十三八。旗界東至察罕額爾吉，接右中旗界，南至楡林邊城，西至摩多圖察罕泊，接右中旗界，東南至察漢鄂博，接陝西邊城，西南介喀圖瑚拉琥，接陝西邊城，東北至哈達圖泊，接右後旗界，西北至察罕札達海，接左中旗界。

以上爲伊克昭盟七旗，同出一系，團結較固，四境皆屬已經設縣地方，得漢人文化較多，故風氣亦較鄙處邊遠之盟旗開通，對與漢人合作亦甚誠懇，旗內隨地皆有漢人耕地經商。該盟副盟長阿拉坦瓦齊爾，本年將所有牧地，分給旗民，每戶得寬一里長十四里之地，永歸該戶子孫掌管，任其經營，惟不准私售與漢人爲業，且不准放置不用。如此辦法，可變爲定牧，由定牧進於農墾，實推定蒙古社會之有效方法。各盟旗賢明之王公，宜即仿效。封建制度愚民政策，已爲現代潮流所不許，蒙古王公宜及早與其民衆聯合，利用地位領其人民入於新生活之路，以免爲民衆革命之對象，爾王此舉，要爲賢明辦法也。

（完）

貓城記（書評）

老舍作　廿二年八月出版　現代發行　價八角

李長之

一

在去年的春天，我把我兩個最大的感觸寫在我的「歌德童話序」上，我說：「我有時爲激忿所驅使，雖因見過張申府先生「所思」上所反對的『卸氣的話』而說來有點躊躇，但仍不免衝了出來，就是：世界上將留下兩個諺語，一是說最希奇的事的，就說那是像中國的不亡；一是說最艱難的事的，就說那是像中國人的團結」。現在讀了老舍的「貓城記」，又重新溫習到自己的感觸了。

確乎，如作者自序所說，「貓城記」是個惡夢，貓國在夢裏是亡了，但夢完之後，貓國却仍還苟且的活着的，作者一定在痛忿之餘，只有希奇得把熱淚楞住，變作苦笑了吧；這却正是我的第一個感觸。作者又說，作夢的緣故是吃得太多，他吃的是什末呢，全書裏都是；我想所吃之中，頂使他作惡夢的，恐怕是書尾所說的貓人之至死不合作，剩了兩人，還是被矮兵放在木籠裏，繼續打，直到互相咬死，這也就正是我的第二個感觸。

照我平日的觀察和想法，我以爲中國問題的中心，是在一種薰陶于個人意味生活者過久了而渡到需要集團精神的社會的生活的態度上的不適應，如果適者生存不是夢話，我們當然危險的。對病下藥，只有集團精神的培養，必須在教育上，于根本處，轉換國人的生活態度，而頂重要的一點，兩個字，是：負責。

老舍的意見，和這有點出入，他所見到的病象是多的，病源是糊塗（頁二四五），藥乃是人格和智識（頁一〇〇，一六三，一六四，二〇三，二四七），——但我不以爲他的看法和我衝突。

以內容論，我幾乎全部的同意，而且，我懷着十分敬意的同情。

二

說到文藝，我不承認「貓城記」是好的文藝。我覺得它是一篇通俗日報上的社論，或者更恰當一點，它不過是還算有興味的化裝講演。即此爲止，它不算沒成功。

統觀全作品，所有的是不少的充滿智慧的比方，還有，給論斷用的十分輕易的例證；但缺少的是具體的故事。故事而藝術化，才成其爲小說現在却差着有兩層。

老舍小說裏，往往有他正面理想的英雄，在這小說裏是小蝎和大鷹，然而他沒給他的英雄以工作，有之，就是當了化裝講演的兩個演員。我們覺得空虛，貧乏，在材料的處理上。二人之中，小蝎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的悲觀者」（頁一一〇），這是作者的一個影子，表現在作者的一切小

說之中○至這裏所缺少的勇氣，那卻是恰由大蝎來補足，但小蝎所有的偉長？大蝎並不遜弱○因而，大蝎是如何應當寫得有血有肉，如何表現出幾件可歌可泣的行動才是，然而沒有的，他只出場作了一點簡短的化裝演講，連化裝都簡單，以為此重要的一個人物，乃是十分空虛而抽象的名字而已○

是童話嗎？似乎作者要那樣打算，至少，要採那種形式，但是童話也要美化了的故事，而書中並沒有什末故事，無從美化，無從吹入虹之國裏的氣息○而且太實際，幾乎像是報紙上國內外要聞那樣的平板枯燥，童話關連于詩，童話不關連于報紙○貓國是中國，不用說了；所謂「外國人另住在一個地方（頁一○二），」當然是租界；在貓國，「遇到雙方都有外國人保護的時候，雙方便誰也不侵犯誰；有不守條件的，便由雙方的保護人商議懲罰地主或為首的人」，這是國際關係和中國；國難吧，簡直就是九一八，不但敵人「多物都比貓人還矮些」（頁二六七），而且還「開御前學者會議」（頁二四二）；至于貫徹全書的迷葉（鴉片），國魂（大洋），更一點也沒有含蓄了○同時，作者擅長的是諷刺，這便有害于童話的淳樸，而作者所多有的是智識和智慧，也枯竭了童話的詩泉○在諷刺一方面說，就因披了童話的外衣，而不能暢盡○

他這一篇通俗日報的社論，或化裝講演，因為採的形式的不當，使內容上受了非常易發現的委屈○給小蝎以理想人物的地位，就好像我們的希望，還是放在軍閥們或軍閥的後裔們的覺悟上，我敢斷言作者並不這樣想，但文字上卻像的○作者在書中的地位，是一個外國人的地位，這就好像在他儘管同情，儘管可憐，儘管悲憤，卻拋不了他不是我們這一夥兒裏的嫌疑，最低限度，否若他也像受了外國人的教育，而有高等華人的神媚•這我當然敢斷言，也決不是作者的本意，但那小說的形式卻強迫他○

在他這篇小說裏，樣樣是實際的，樣樣是有所指的，所以逃不了這種委屈○

他為什末採取這種童話的方式，談到這，我卻只有同情○因為他太感觸于這灰色的空氣了，要說就不能不說個厲害而且詳盡，然而這樣便有說不出來的困難了：只好說是火星上的事，地球上的人仍有面子；又是貓國的事，人的國如中國也可以有裝作耳旁風的餘裕；皇上是貓國裏的，所以並沒觸犯中國的軍政當局：革命，戀愛，共產，主義，……諷嘲和忿恨是有的，但那是貓國裏的，青年也沒有話說；在這年頭兒，書而能與世人相見，要緊的是書局敢承印，書攤上的敢推銷，要不這末說，如何許你說呢？因此，我同情了○

不但採了不合適的童話的招牌（該說是招牌，而不是形式），我們該原諒，該同情，就是那並不成其為好的文藝的一點，我們也當如之○因為，作者說：「亡國不是悲劇的舒解苦悶，亡國不是詩人的正義之擬喻，它是事實，是鐵樣的事實，怎能純以一些帶感情的話解說事實呢」（頁二五八）！作者看得太清楚，他得的是「事實」，他告訴我們的，也是「事實」，但沒有好的文藝○太實際的事實，到了藝術的處置範圍上，便只是些題目而已，卻需要作文章，這回老舍可沒作○

對老舍，我原諒，我同情○對「貓城記」，我仍不承認其為好的文藝○自有使其所以不能成為好的文藝者在的，當然不全在老舍○

三

這本小說，別于老舍的其他創作的，共有兩大顯然的特色。一是作者自我的表白，一是諷刺的方面之多而且備。

老舍是擅長諷刺的，就諷刺的表現一方面說，他是出之以幽默，這在本書裏却成分少些。諷刺的另一端，也就是較內的較根柢的一方面是熱情，在這書裏倒是不少。我們知道，沒有熱情，是決不會諷刺的。通常，作者却是爲他那多的智慧所掩，現在才赤裸裸地表白他自己于讀者之前。

貓人們「鬼祟的行動，是使他不由的起了厭惡他們的心」(頁一一)的了；「什末樣的歷史進程能使人忘了人的尊貴呢」？而貓人却非挨打不聽說，「這幾乎使他落下淚來」(頁五〇)；在貓人的社會中，「生命何在？公理何在」？那是渺茫的，當然更使他的眼中要落淚」(頁六一)；他痛切地感到惡兆了，他說：「讀歷史設若能使我落淚，那末，眼前擺着一片要斷氣的文明，是何等傷心」(頁八五)了；他憤恨，他才諷刺，但這回他「想起什末叫人生」？他就又不由的落了淚」(頁一五三)了；大家空被名詞的欺騙，愚妄到極處，態度是：「又是笑，又是羞澀，又是擠眼，又是驕傲，都嘟囔着大家夫司基」，他「的心是好似愛人死那末痛」(頁二一三)的了；最後，在灰色的世界中，露出了荒凉，國是亡了，他只有說：「原始的世界大概也比這裏熱鬧一些吧，雖然這是座大城！我的眼淚整串的往下流了」(頁二一七)

作者的情緒，從來沒還末直接地洩露過，作者說：「不由的笑了，雖然笑出兩點淚來」(頁九五)，在通常，我們只看見他前一句，現在知道他藏在前一句中的後一句，也直然不掩了；他說：「我本是個有點幽默的人，但是一時的怒氣往往使人的行爲失于褊急」(頁五五)，其實乃是使他落淚呢，如果熱情是淚珠，幽默不過是那淚珠的瑩瑩的光亮。他又說：「我雖不是個詩人，可是多少有點詩人的敏銳之感」(頁九一)，正是因爲敏銳，他才有那末多的諷刺，而源頭是：熱情。

但是他是沒有力量的，自少他的力量不及他的情緒。論他的情緒，就又不及他的智慧。正如小蝎，他是一個悲觀者(頁一六七)，而且是「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的悲觀者」(頁一一〇)。

他努力想樂觀，他努力要建起一點信念，他還不願意馬上認爲絕望，他說「努力總是有報酬的」(頁一九)，「貓人到底是人，人是能勝過一切困難的動物」(頁二〇四)，雖然貓國亡得剩了兩人，也互相咬死而不合作，他却認爲算是惡夢結束了，最後的結尾，他還生還「我的偉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國」(頁二七一)。然而他沒法不悲觀，明白和悲觀在他是拆不開的，因爲事實在那裏給合攏了，小蝎是「惟一的明白人」，就也是悲觀者，他起初是不喜歡的，但「我能還怨他悲觀嗎，在看見這些政客以後」(頁二一七)？人類大概沒有願意悲觀的，也沒有以爲悲觀是對的，所以悲觀者，是在不願意之中，不以爲對之中，也不能不悲觀，有使其悲觀者在，便沒有法子。如果像「我們的人民，全很快樂的活着」，「因爲他們天生來的不會悲觀，或者說天生來的沒有腦子」(頁二二〇)，這當然沒有問題。而小蝎不是，老舍更不是。

老舍終于說：「悲觀者是有可取的地方的：他至少要思慮一下才會悲觀，他的思想也許不很健全，他的心氣也許很懦弱，但是他知道用他的腦子」(頁一八二)。這是老舍對于小蝎批評，却也就是對于自己的批評。

在灰色的世界裏，這個「心理清楚而缺乏勇氣的悲觀者」，只有「什末也不敢想；就是最可笑的思想也會使人落淚：孤寂是比痛苦更難堪的了。」灰色裏的荒凉，是一部貓城記的統一的情調。

我們一向看老舍的小說，便見他是很有國家思想的。所以在灰色的國裏，不錯是荒凉，但他愛着。在別的創作裏，他沒明顯的說明過，現在他把他的國家觀念和愛國主義，給我們以清楚的輪廓了，他說：「國家觀念不過是擴大的自私，可是它到底是擴大的；貓人祇知道自己」(頁二六九)；又說：「褊狹的愛國主義是討厭的東西，但自衛是天職」(頁二六八)；他

底意思如此明白，我們也很可以去掉那種因他小說中的國家主義色彩太濃而來的偏狹感了。反而，他的愛國情緒，惹起我們的同情，明明在貓國裏，他還幻想，或者說他還渴望，一個不是貓國的國，他說：「我落下淚來，不是怕，是想起來故鄉。光明的中國，偉大的中國，沒有慘暴，沒有毒刑，沒有鷹吃死屍，我恐怕永不能再看那塊光明的地土了，我將永遠不能享受合理的人生了；就是我能在火星上保存着生命，恐怕連享受也是痛苦」（頁一二二）了?!沒法子，現在我們大家都在火星上的貓國裏，痛苦着。

作者自己表白了自己，這是「貓城記」在老舍一切小說中的第一個特點。

四

第二個特點是他這回諷刺的方面之多。於中國人的精神上，他諷刺折中，妥協，沒有勇氣；自私，橫行，不合作；貪利，貪財，世故人情和面子；根深蒂固的是糊塗，而糊塗的結果，是事事敷衍。以具體的例子論，他就又諷刺着怕外國人，內戰；慣用勢力，人必須打；不衛生，不知科學；假借外人的威風，壓迫本國同胞；交朋友是爲利用，作事情是爲貪同扣；軍人是搶，學者是罵，政黨在爲起鬨，女子只會搽粉，穿高跟鞋；婚姻兒戲了，家庭破壞了，無所謂教育；國難到了，只有早已預備好了的大石板「抗議」，大家是在莫明其妙裏張皇着逃難……。這是中國，用老舍自己的話：「沒有人格！沒有智識！」

處處灰色，「一種銀灰的宇宙」（頁五）「看見一片平原，灰的」（頁六）！「上面是那銀灰的天，下面是條溫膩深灰的河」（頁一六）；「屋子裏，灰色的」（頁二八）；「在灰氣裏，沒風」（頁三〇）；人物吧，「近看是灰色的」（頁三四），人多的地方呢，乃是：「灰空中立着個死城」（頁二六四）！

對這一切，他有總說明：「上下糊塗，一齊糊塗，這就是貓國的致命傷」（頁二五六）！他對於現在的灰色社會更有種極大的痛心的話：「我祇覺得他們的歷史上有些極荒唐的錯誤，現在的人們正在爲歷史的罪過受懲罰，假如這不是個過于空洞與玄幻的想法」（頁一九三）；他一再表白這種感觸：「世界上又啞了一個文化，牠的靈魂只能向地獄裏去，因爲它生前的紀錄是歷史上一個汚點」（頁二五九）。

他最後的結論是：「我不知道恨誰好，只得了一個教訓：不以人四居的不能得人的待遇；一個人的私心便足以使多少多少同胞受活埋的暴刑」（頁二七〇）！

五

老舍的諷刺，常使我想起魯迅，他們所注意的對象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只在表現的作風。老舍沒有魯迅那末轉折，含蓄，也沒有魯迅那末有力量。魯迅在尖刻濃烈之中，表現着他的強有力的生命。但魯迅是沒有耐心的，所謂「心理清楚」，當然是老舍。如果說詳細，則似乎是，只要看一下，容或魯迅更看得透澈，深入，但他不耐煩再久一點的觀察的。老舍也極其銳感，他却更肯仔細，不過終缺少力量。

同是諷刺，魯迅的是挖苦，而老舍的乃是幽默。魯迅能熱罵，老舍却會俏皮。

中國的社會是有好多層的，老舍的諷刺之方面雖多，雖全，但限于城市生活的反映。農村的，他缺少。而金融資本主義活動的大市場，他更沒觸着。但也許，他却得了點較爲普遍的認識，便是：中國一般的國民性。也就是：灰色世界中灰色人物的嘴臉。在這方面，他確成功。

老舍豐富的是智慧，情緒爲智慧所掩，力量就缺少。

至于對中國的現況，似乎大家都缺少一種信念，然而這信念是必須的，便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點。我們必須從中國各種的腐爛根裏，建起新的生機。我們只有信辦證法的進展，重豎起一種有力的準備。不能自信，是不能有力量的，看不清楚，自信也會是盲動，不過看不清楚，並不礙于自信，倘二者都充分，國家必然有希望。　十二月十三日

西康建省記（一）

傅嵩炑著

前記

本社近蒐得「西康建省記」手抄本一冊，係傅嵩炑氏所著，於西康之地理風土，所述甚悉。傅氏久官康藏，於開發康藏，曾著勞勩。其事略見清史稿趙爾豐傳，傳云：『宣統二年，爾豐巡視各地，經貢覺乍丫江卡三部落，羣以討三崖為請。三崖者野番也，地險人悍，三部落苦其侵掠，嘗合攻之，反為所敗，官軍久不能討。爾豐策，三崖四周皆已改流，必為我用，遂派知府傅嵩炑率兵五路進攻，苦戰兩月，盡克上中下三崖全境，設官治之。初藏人占瞻，對爾豐屢請收回，廷議，責聯豫議贖，久不得要領，至是邊地略定，獨瞻對為藏有，梗塞其中，爾豐乃決以策取之。三年，爾豐調署四川總督，因薦嵩炑以道員用代理邊務大臣，同行閱邊，繞道北路，先至孔撒麻書，設甘孜委員，靈葱白利倬倭東科單東魚科各土司，繳印改流，並受色達，及上羅科野番降，瞻對民皆聞風請附』。又據巴縣胡景伊氏之「書後」云：『傅君華峰，以介子雄豪，棄上馬殺賊下馬作露布之才，從事西康，歷有年所。今歲（民國元年）秋，景伊得相聚，與談治邊之略，戢戢娓娓，能舉大要，因勗其為此間志乘，以為吾蜀邊籌，即以為國防大計。傅君因出其所嘗之艱難險阻，以成為政治文章，名之曰記，凡三卷，甫匝月成。景伊即隨其所出之書，而隨以付印。』此可見傅氏之事略及寫是書之經過。據胡氏書後，此書曾付印，惟流傳極少。北平圖書館方志目，列有此書，惟誤「炑」為「林」。茲當邊疆多事之秋，本報特將此書重為印布，倘亦國人所樂許乎？（編者附識）

論西康省邑

西康建省卜省邑，說者曰：古者宅中圖治，周遷於洛，曰自服於土中，蓋居中則四方貢賦道里均焉。宅省之義與宅都同，應擇適中之地，相其陰陽，觀其流泉，而經營城郭。查康地之同普縣，東距打箭鑪不及二十程，西距丹達山亦十數程；南北相距尚均，乃西康之中央，於此而擇平原寬廣材

木便利之處，建設省城。省者察也，居中而察視四方，無過無不及，不亦善乎？不然，取建邦設都必憑險阻之義。城池者人設之險阻，山川者天設之險阻。察木多地方，左右有河流，至前面而合，後面祟山屹立，天然險阻，免修城郭，且爲入藏阨要之墟，地雖稍偏西北，不過數日程，相去不甚遠，亦可爲省邑。否則，貢覺地方平坦亦多水，雖淺而土甚厚，宅省亦可。邊務大臣曰：同普中則中矣，而可牧之地多，可耕之地少，官也，兵也，商賈也，農工也，聚處於斯，無以爲食，四遠購運，移粟養人，非長久計。察木多險則險矣，而可爲城邑之地，過於狹隘，僅可容人千戶，仍須遠購糧食，地雖扼要，過有變亂，糧不能購，則要亦難扼，何可爲省邑乎？貢覺雖有寬平之區，而與同普察木多地皆高寒，產靑稞而不產麥，秋成亦晚，常受霜災，受災之糧，不能衛生，況平原水淺不能流，惡積汚久而水化其味，飲之易致疾癘，亦不可爲省邑。康地數千里，惟巴塘一區，氣候和暖，產糧亦豐，建城之所，可容數千戶，左右兩小河，繞城急流，西有金沙江，東有大朔山，南北亦層巒疊嶂，可稱天險，以地偏南微有不足人意耳，而卜宅於此，招商開埠，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可以預卜。縱人衆食多，巴塘之糧不敷，則得桑鄉城鹽井江卡三壩白玉皆可接濟，若將金沙江疏導，則登科德格三巖之糧械運而下，一水之便，爲永久計，仍非巴塘宅省不可。

按西藏地方平原者非高寒不產百穀，即偏於一隅，如裏塘平原而高寒也，甘孜平原而偏於東也，稻壩江卡偏於南，登科石渠偏於北，均不可宅省，而貢覺察木多巴塘三處，以扼要論，則察木多爲宜，以平原論，則貢覺爲宜，以足食論，則巴塘爲宜。

西康自東至西地名路程

西康與四川，於折多山頂分界，西康程站應由折多山頂敘起，而打箭鑪爲折多山之來路，由打箭鑪起程五十里至折多塘，設有驛站塘兵修有旅店三十里至山腰，有旅店二十里至山頂，特一並敘明。

折多山 由折多山頂起赴察木多有兩路一由道塢甘孜德格係小路一由裏塘巴塘乍了係大道茲先敘大道路程由折多山頂下坡十五里至

提茹 無柴有塘兵旅店平行三十里至

安良壩 無柴有居民七八戶平行三十里至

營官寨 有林木有居民七八戶有旅店平行三十里至

東洛俄 有塘兵有林木居民二十餘戶平行二十里至

山根子 有林木旅店上坡下坡六十里至

臥龍石 有林木有旅店塘兵居民三十餘戶五十里至

八角樓 有旅店居民三四戶五十里至

河口縣 有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有塘兵旅店居民百餘戶新設河口縣由此渡鴉龍江五十里至

麻格仲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五六戶上坡下坡四十五里至麻格者番人老嫗之稱也仲者村臨也一作縱義同

剪子灣 有旅店塘兵上斜坡十里至

博浪工 前駐有外委宣統三年春裁撤有林木下坡平行三十里至

西俄落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十餘戶上斜坡平行五十里至

咱馬拉洞 有林木旅店塘兵平行上下斜坡三十里至

千把頂 有旅店上下斜坡三十里至

火竹卡 有旅店三十里至

腰卡子 又名火燒坡有旅店三十里至

裏塘 前設有守備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爲裏化廳同知管理地方有居民二百餘戶平行二十里至

按打箭鑪至裏塘六百四十里，有行十日者，有行八日者，有行七日者，大抵秋間烏拉肥壯可趕站，冬春不能速行也，沿途旅店乃光緒三十三年邊務大臣修建。

大橋 有旅店過橋三十里至

頭塘 有旅店無柴三十里至

乾海子 有旅店無柴平行下坡四十里至

拉耳塘 有林木有塘兵旅店順溝行三十里至

喇嘛了 有居民五六十戶上下坡四十里至

麥廿多 有居民四五戶住羌公房屋平行二十里至

二郎灣 有林木有旅店居民二戶上下坡平行六十里至

三壩 有林木原係裏塘巴塘交界之地新設三壩廳通判駐此上下坡五十里至

松林口 有大林木無人戶三十里至

大鍋塘 有塘兵旅店居民七八戶上坡下坡八十里至

奔察木 有大林木有旅店居民四五戶下坡三十里至

小巴冲 有林木有居民六七戶下坡四十里至

巴塘 原有都司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爲巴安府管理地方有居民三百餘戶平行過小山四十里至

按裏塘至巴塘五百里，有行七站者，有行六站者，五站者，沿途旅店乃邊務大臣所建。

牛古渡 有居民二三戶五十里至

按此處有小路過貢覺乍丫，宣統三年新開之路，由牛古渡上山三十里至喜松工，巴塘至此一站有人戶八十里至熱喜松多，無人戶七十里至雍西，無人戶五十里至支巴，有人戶六十里平行至孔徧達，無人戶六十里平行至孔撒，有人戶有熱水塘宣統二年邊務大臣駐此二月三十里至貢覺，有官寨人戶新設貢覺委員暫駐此七十里至菊麥，有人戶八十里至乍丫。有人戶

竹巴隴 有居民四五十戶原設外委一員宣統三年春裁撤由此渡金沙江四十里至

公拉　有居民數戶四十里至
空子頂　有樹木有居民十餘戶五十里至
莽嶺　又名巴木塘有居民十餘戶六十里至
南墩　江卡屬有居民廟宇四十里至
古樹　有人戶四十里至
普拉　有人戶六十里至
江卡　有居民數十戶原設有守備把總各一員宣統三年春裁撤新設江卡委員駐此五十里至

按巴塘至江卡，計四百二十里。

山根　上下雪山七十里至
梨樹　有林木有居民十餘戶原設外委一員宣統三年裁撤過漫坡五十里至
阿拉塘　有居民上下小山五十里至
石板溝　原設把總一員宣統三年裁撤有居民有林木上下大山七十里至
阿足　乍丫屬原設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有居民二十餘戶過漫山又渡河五十里至
噶耳塘　平行上山五十里至
洛加宗　有居民十餘戶四十里至
俄倫多　有居民四十里至
乍丫　有居民百餘戶原設有守備把總各一員宣統三年裁撤新設乍丫理事官三十里至

按江卡至乍丫，四百七十里。

雨撤　過大雪山上下六十里至
昂地　有人戶原設把總宣統三年裁撤三十里至
噶卡　有居民二十餘戶上下大雪山六十里至
王卡　有居民二十里至
三道橋　過山三十里至
巴貢　有人戶上下大山八十里至
包墩　有人戶過大小山六十里至
猛堡　有人戶過大山五十里渡河至
察木多　又名昌都居民二百餘戶原設有游擊千總把總宣統三年春裁撤原設糧員改為理事官四十里至

按乍丫至察木多，計四百二十里。

按巴塘由江卡乍丫至察木多，計一千三百一十里，有作十六站十五站十二三站者。

俄落橋　有人戶平行三十里至
浪蕩溝　二十里至
裹腳　上山平行七十里至
拉貢　有人戶二十里至
松羅橋　上山四十里至
恩達寨　二十里至

中國錢莊業之危機（續）

經濟時事論評
社會調查所主編

吳承禧

且上海自遭去歲一二八滬戰之後，地方元氣，亦大受損傷，因之，錢莊營業，乃益覺清淡，遠不如前。據中行月刊六卷一二期所載，則今年歲首，上海錢業，合南北市大小同行共計，歇業者計有仁亨，永聚，長盛，元大，匯昶，源昇，隆昌，元順，生大等九家之多。又據該月刊今年每月份『上海錢業人事記』中所載，則上海各大商行——如米店煤號，皮號，布號，紗號，雜貨，洋貨，絲棧，匯兌莊，烟草公司等等——之倒閉，自一月至九月爲止不下二十餘起，其中虧欠銀錢兩業之賬目，少則二三萬多則八九十萬，錢莊營業，自不無牽連虧累之處。最近，在南市開設已有五十年之乾元錢莊，即因營業虧耗，突於九月三十日宣告清理，（見十月八日申報）可知上海之錢業，雖有悠久之歷史與堅强之組織，然本埠繁榮，僅有其表，外埠金融，又極呆滯，前途亦正未可樂觀也。

南京錢業，素與當地銀行，相依爲命——銀行資金，大多放與錢莊，錢莊放與商號之欵，則又多從銀行假借而來。九一八前，錢業透支銀行之欵，曾多至二百餘萬元，一二八後，京地銀界放出欵項，約在四百萬元以上，其中貸與錢業者，亦約佔五分之四之多，可知京地銀錢兩業之關係，實至密切。九一八以後，京地市面，不幸因迭受水災國難等等影響，「銀根驟緊，商店倒閉擱淺者，日有所聞，各錢莊一則受各銀行提欵之摧迫，一則對於放出各鋪戶之欵因受時局非常變故，收進無從」以致周轉爲艱，備極不振，計自前歲以至去年，錢業倒閉者，不下十有餘家，去歲復有福利，志成，慶成，隆東，彙康，福源，道生祥等七家停業。今年八九月間南京金城銀行因向此七家停業之錢莊索債，幾於涉訟，後雖以商會出面調解，和平了結，然『銀根奇緊，各錢莊』益『均有岌岌動搖之勢』矣。（見八月十五，十九，二十一，及九月二十二日中央日報）

此中國南部各省錢業之現狀也。

至於華北，則河南山西，山東，河北錢業之現狀，亦均朝不保夕，處境至危。 最近，開封信昌銀號之倒閉，尤予華北金融以極大紛擾，濟南徐州等地之錢業，且多爲之牽倒，情勢之嚴重，實與廣州湖汕等處錢業之危急，不相上下，茲先將信昌停閉之經過，略述於次。

按開封商業，向不發達，九一八事變而後，益趨蕭條，倒閉歇業，時有所聞。銀行錢號在此不景氣狀況之下，業務自亦難望發展，遂有互相傾軋，藉謀獨佔之現象發生。信昌銀號開設開封，本已歷有二十餘年，原有基金六十萬，放出債欵約四十萬，兩共一百萬元，存戶存欵約一百二十萬元，辦理匯兌及儲蓄事業，頗爲活動，向負相當聲譽。年來，因營業不佳，至本年九月約虧空十餘萬元，『設同業能予援助，維持亦屬易事，然同

業相嫉，自古已然，金融界自亦不能例外。原開封二年前在金融界佔有勢力者，僅有銀號數家，銀行祇河南農工，交通兩家。上海，中國，中央，金城，四家均係一二年來新設。因各行均係新設，信用不著，又加市況蕭索，業務當然不易發展，爲發展自身營業計，非將本地銀號打倒，不克奏效，故信昌遂爲其犧牲矣。計最近一星期中（即十月五日至十一日）赴該號提欵者極爲衆多，共提欵三十餘萬元，至十月十二日該號遂無法應付，宣告停業」（見十月十六大公報及十月十七日中央日報之開封通信。）

信昌倒後，該地金融，大爲震動，於是開設已二十餘年，分號達五十一家之多；根基穩固，信用素著之同和裕銀號亦因謠言日熾而發生擠兌風潮。雖經該號準備八十餘萬現金，無論活期定期存欵，隨到隨付，力謀維持絕大信用，無如提欵者接踵而至，十二十三兩日之間，即將現欵用罄，乃不得不請省府出面維持。省府一面布告商民限制取欵；一面與汴垣之中央，中國，金城等銀行分行，協商抵押借欵。各銀行以官廳面子關係，特虛與蛇委，允予借欵三十六萬元；實際上，則以業務競爭之關係，暗中仍散佈流言，協欵亦僅交出十之二三，救濟殊不盡力。近來，豫省黨政軍各當局，及地方各界並旅京豫人，已一致出爲維護，人心始漸趨安定。冀，魯，皖，蘇各省當局，在對同和裕之各省分號，亦均表示極力維持，故該號前途，或尚不無轉危爲安之望也。查該號共欠儲戶存欵二百五十萬元，其全部產業，連動產及不動產共計，價值三百一十三萬元，外欠二十五萬元，兩共三百三十八萬元，資產與存欵相抵，實尚餘八十萬元之譜，惟以缺乏現欵，各不動產——如焦作之煤廠，電燈公司，各處地產房屋等類，又均感於一時不能變價出售，故一時周轉不靈，發生恐慌耳。（參看十月二十九日申報，十月三十一日大公報及十一月三日中央日報）

濟南居津浦路中心，又爲膠濟路之終點，商務素昔稱盛。自張宗昌竭澤而漁之後，繼以五三慘案，精華遂盡。三四年來，地方元氣，似仍未復，去年商務更覺疲憊，各銀號遂亦多受牽累。今春二月二十五及二十六兩日，曾有義聚盛及成德厚兩銀號相繼倒閉，義聚盛虧欠約三十餘萬，其青島聯號義聚成亦同日倒閉；成德厚則虧空達五十萬以上，受累之銀行銀號甚多，當時市面，頗爲搖動，（見二月二十五，二十六兩日北平晨報濟南特約通信）其後該號東李錫泉又破產身死，市面損失，遂益無法補救。此年初之情形也。

上半年情形，據世界日報七月十七日濟南通信所載，則濟市今年上半年商業之凋敝，爲從來之所未有銀行營業，尚稍有贏餘，銀號資金則爲土產業所占，不能收進者比比皆是，虧累不少。最近，則自開封信昌倒閉之後，濟市金融，現又突恐慌。先是津濟銀號因虧空四五萬元於十月一日倒閉，繼則信昌銀號因河南總號倒閉亦告歇業，虧欠市面，約十五萬餘元，各大銀行，復因欲保障其資金之安全起見，紛紛向其他銀號，大批提取存欵，於是濟市銀號，遂益多陷於周轉不靈之境，動搖殊甚，後幸經民生銀行倡議，着各行暫緩向各銀號大宗提欵，而魯省府廳復又出面救濟，商請各銀行湊集一百萬元，存於銀行公會，專充將來救濟銀號維持金融之用，恐慌始漸和緩，現多數銀號，如元豐，義聚隆，周和裕等，因得此項基金之救濟，均已較前安穩云。（見十月二十日北平晨報及十月十七與二十三之中央日報）

太原銀號據今年三月二十二日庸報所載，則亦以商業凋敝之故，營業異常冷落。各銀號於今春以來，紛紛以大宗欵項，存諸銀行，希圖得少許微利，其出路之狹隘，於此可見。七月間，據世界日報載：太原商務自今年一月以迄六月，因營業稅繁重與一般民衆購買力薄弱之故，倒閉幾及半數。銀號營業，即不爲累，諒亦難以維持。

天津爲華北巨埠，銀號勢力，素稱雄厚。年來，因市面蕭條，營業頗受影響，遂亦多有趨向於投機交易之一途者，五月十五日天津益世報曾以『本市錢業現況』之標題記載當時錢業之現狀如下：

『本市錢業各商，自時局緊張後，營業……多持緊縮政策；而各業亦以市場蕭條，進出貨物，均係散數，故以敷衍門面爲主，並不積極進取，需要現欵不如往年之多，錢業各商，更感業務冷落。所賴以挹注者，則爲足金洋厘兩市。上月政府明令廢兩改元，本市洋厘市場乃宣告結束，該業公會爲彌補洋厘市場損失計，遂主張開拍公債，惟以各商對於公債缺乏興趣，開市後交易寥寥，旋即停閉，茲所恃者，厥爲足金，但以時局危在旦夕，市面需要不多，營業頗受打擊，該業在洋厘市場結束及公債交易停做之際，規模狹小之各商，陸續裁去經管洋厘一部份之職員，藉輕負担而維業務……』

十月二十五日中央日報天津通訊對於當地銀號投機之趨向，復有所申述，茲亦爲節錄如次：

『……錢號在津市，亦佔有特殊地位。……在未廢兩改元以前，該業均代客商買賣洋厘，從中取利，每年所獲佣金，爲數不少。經營公債及滬標金者，在三五年前，寥寥無幾，爲耑亦有限…但買賣老頭票者，十有八九，老頭票即日本之金票也。……九一八後，錢業同業公會通告錢業各商停止該項交易，……錢商既停止經營老票，業務上自然寂寞，故多改營滬標金，惟以津滬遙遠，交易不便，故鮮成績，該業各商又趨於現金一途，營業亦少起色，蓋以市場現金有限，未能源源供給，交易上且有不少之困難也。今春仍在日租界壽街組織足金交易所，名爲榮興公司，英租界之永興洋行亦急起直追，每日兩處營業，清淡時約有二三萬兩，多至八九萬兩，値國幣約一千萬元上下之鉅，漲落頗大，每兩足金，有三五角至一二三元國幣之參差，現該兩交易所以各自營業之不當，遂合併爲商業公司，榮興公司改爲商業公司之第一市場，專營足金，永盛改爲……第二市場，專營標金，連日正在積極籌備，短期中即可揭幕。日前又在英租界二號路舊興裕洋行內開拍公債，營業未見起色，將來能否維持，殊難斷定，是處名爲商業公司之第三市場。今春自足金市場開幕後，投機份子特設銀號經營之，半年來，新成立之銀號當在十數家之多，……將來公債市場發達，標金市場開幕後，恐又將有若干銀號成立也。津市錢業素以謹愼聞於世，茲不自原有業務上圖發展，竟向投機途徑邁進，將來情形，不容樂觀。……』

最近，十一月六七兩日，據八日庸報所載，即有同德與敦誠兩家銀號因營業不佳，相繼歇業，可知津市錢業，雖能於足金公債等等，另闢途徑，以求生存，然原有業務，難圖發展，營業根基，日在動搖，前途誠『不容樂觀』也。

至於北平，今春亦有資本雄厚，交際最廣開設前門外長巷頭條已有二十八年之歷史之萬榮祥銀號宣告倒閉。（見七月二日大公報）當時且曾一

度引起平市金融界之不安，河北省銀行亦曾損失現金七萬六千元云。

張家口向爲西北交通之樞紐，商務之重心，在民七八鼎盛之時，銀號計有三十二家。今則以頻年內亂，災荒，及數次遭受外蒙變亂獨立之影響，商務已不及昔年三分之一，銀號亦僅剩十三家，其中已入公會者十一家，未入公會者兩家，今春，此未入公會兩家銀號之一，又已『擱莊』閉矣，其餘現存銀號，無不力事緊縮，以維殘局。

華南，華東，以及華北各地錢業之現狀大率如此。至於華中，如漢口錢業之盛衰如何，報章雖尚少直接記載，然漢口連年因受水災及匪患之影響，商務極度衰疲，前年錢莊，本有一〇四家，去夏調查，僅餘五十六家，收歇已過半數（見工商半月刊四卷十三期）倒敗之速於此可見。今年漢口商務據八月二日天津益世報所載，則謂內地之蔴，棉，皮，稻，均因水阻不能運出，即以漢口爲運輸中心之四川桐油亦因受軍閥內爭之影響，來貨斷絕，各行咸極衰落。錢莊營業，處此不景氣之局面之下，諒亦無興盛之可言也。

三　衰敗原因

中國錢業之整個的衰落危殆之情形，已略如上述。茲爲便於閱讀起見，特將各地錢業衰落之原因，綜合複述於下。

（一）各地錢莊之倒閉其最主要之原因，當爲各地商業之衰敗。緣錢莊一業，本爲吾國固有之金融組織，與國內一般之工商業者，往來最爲密切。年來，因天災人禍，緊逼而來，農村經濟，幾同崩潰，各種行業，一因農民之購買力大減，物價急速下降，進貨頗多受跌價之虧損，二因農民對於宿欠，又多無力償還，於是鄉鎮影響城市，城市影響都市，各地商號，紛紛牽連倒閉，富戶遷徙都市，錢莊存欵減而欠欵不能收回，因此或則歇閉，或則收縮，而錢業之危機以起，此今日中國錢業之所以爲此普遍之衰敗者一。

（二）銀行對於各地錢業放欵之收縮，亦爲今日錢業衰敗之一要因，蓋各地錢業，其活動之資金除一部份爲自身資本，一部分爲散戶之存欵以外，大多均係依賴當地或外埠銀行之資金以資週轉。今各地銀行，因鑒於各地錢業，頗多有動搖不穩之勢，於是對於新的放欵遂多停止不做，對於以前放出之欵，則又極力提回，錢業因人欠無着，欠人須還，於是乃多不得不宣告破產而自行倒閉。近年徐淮海，鎮江，南京，等地錢業之倒敗，大率即導因於此。

（三）國外匯兌不振，亦爲錢業衰敗原因之一。廣州汕頭等地之錢業，頗多專以經營華僑匯欵爲業務者，今世界經濟消沉，華僑大批歇業回國，海外匯欵因此大爲減少，經營此種業務之錢莊，遂因此種業務之不振而陷以倒閉。

（四）自廢兩改元而後，錢業對於買賣洋厘之利益突然消滅，於是又少一牟利之源泉。

（五）亦有一地錢業之倒閉，係爲他埠聯號所牽連而歇業者，如青島義聚成之倒閉爲濟南之義聚盛所牽倒，濟南信昌之倒閉爲開封信昌總號所牽倒者均是。

（六）最後，錢業衰敗之原因，尚有一點值得注意者，即錢業之偏於信用放欵是。錢業放欵，因歷史與習慣之關係，向來不重押品，只重人品，

苟其人之可信，雖十數萬而與之，不徵押物，此在平時，當社會經濟一循常軌，銀根鬆動靈活之際，固可揮送自如，不慮虧欠，但在社會經濟極度貧乏之今日之非常時期，則信用放欵，實多危險，各行商偶有波動，錢業資金即有喪失擱淺之虞，而錢業於各行商倒閉之後，其資金因係信用放出之故，並無抵押品足以變賣抵補，損失遂多難以挽回，自身遂亦多有陷於不可挽救之地位者，此亦實錢業本身營業政策之一大缺陷也。

四　各種影響

錢莊業爲各地金融活動之命脈，各行商資金運用之靈活與否，本多視錢業之能否予以調劑以爲決斷。今各地錢業本身既多已陷於恐慌破敗之境地，則爲維持其自身之安全起見，對於各業資金之供給，此後勢必採取一種堅持的緊縮政策，於各業資金之週轉，勢必予以更大之困難，此後各地金融，勢必益覺枯竭，而商號歇業倒閉之事，此後恐益將叢出不窮矣，此錢莊衰敗之影響於各地商業之益將疲憊者一也。

其次，則錢業倒敗，於銀行資金之運用，亦多不利。銀行營業，與各地一般工商業之關係，本不密切，其資金之出路，一部份端賴錢莊間接放出，今各地錢業，既多在一種動搖破滅之狂濫之中，則銀行爲愼重放欵計，對於此後存在之錢業，當亦不敢多所往來，致招牽累，此在錢業，固益增其周轉維艱之痛苦，[illegible]行，亦何獨而非損失！且錢莊倒閉，對於銀行本身之安全，甚亦有發生嚴重之威脅者，如天津同和裕銀號周轉不靈，大中銀行因傳與該銀號有連帶關係，該銀行即曾一度發生擠兌風潮而險至擱淺者即是，（見十月二十二日北平晨報）

此外，則錢業衰敗，於錢業本身營業政策之轉變亦有影響，其一即錢莊營業之銀行化，其二即銀號營業之投機化；前者可以上海爲例，後者可以天津爲證。

上海錢莊，自今春以來，對於營業方式，頗多改革，二月一日申報曾有一段記載如下：

『錢莊業營業，素以信用放欵爲主，相沿已久，自二十二年起，各莊爲適應各界需要起見，仿照銀行辦法，除經營原有業務外，添設抵押放欵，工廠放欵，信託，匯兌，儲蓄等部，代理業務，保管業務。首先實行者爲錢業同業公會主席委員秦潤卿任經理之福源莊……』

五月間，據中行月刊六卷五期所載，則上海『南北市匯劃錢莊，爲適應現代經濟需要起見，倣照銀行辦法者……已佔總數三分之二以上，預料不久各匯劃錢莊勢將完全實行云。』

上海而外，蘇省各地錢莊，據財政部調查，謂自廢兩改元而後，亦多改營銀行業務者，十月六日申報載有南京四日專電云：

『廢兩改元後，各地錢莊，紛紛另謀出路，據財部調查，蘇省各錢莊，已完全改營與銀行相同之儲蓄，放欵，匯兌業務，其他如浙，皖，贛，鄂，湘，豫，魯，平，津，各地，亦正在更改中，將來可形成多數小規模之銀行，不獨國家制度上之改進，亦商業上之一大革命，頗具有歷史意味。』

此電所傳，容有吹噓過甚之嫌，蓋蘇省錢業，是否已完全改營銀行業務，其他各地之錢莊，是否亦正在更改之中，殊難肯定；即使各地錢莊，已漸轉變爲各地之小銀行，是否即爲國家制度上之改進或爲商業上之一大

革命猶待考慮，然無論如何，蘇省錢業，——尤以上海之錢業最為顯著——為欲增進其自身之出路起見，似有漸趨於銀行化之情勢也。

至於銀號之漸趨投機，前於討論天津錢業現狀之時已詳言之，茲不復述。此種投機為利為弊，當為另一問題，然其為錢業衰敗之現狀下之一種必不得已的轉變，似無疑義。

五　結語

然則錢業之前途如何？其危機又將何以挽救？

以吾人之見地觀之，國民經濟苟一日不能復興；各地商務，苟一日不能繁榮，則錢業危機，即一日不能免除，錢業前途，即無光明之出路可言。然此當又不僅錢業一行如此，銀行營業，果不能於工商業上謀得真正之出路者，其前途亦自異常暗淡耳。

雖然，吾人試假定今後中國之農村經濟或將有改善之可能，各行商或仍有蓬勃發展之一日，則錢業前途，又將何以革新而挽救其將行崩潰之悲慘的命運於他日乎？

本文目的，本不在擬定任何關於錢業改革之方案，故於錢業他日應如何變革等等，亦僅略陳一二可以注意之點而已。

第一，吾人以為今日各地錢莊之組織，過於分散，其實力過於狹小，故一經風波，即現恐慌，此後各地錢業，最好大行合併，以厚實力。

第二，目前各地雖已有錢業銀行化之趨勢，但各小銀行孤立，其弊害將與各錢莊自立門戶者相等，且亦非一種優良緊凑之銀行制度，故各地錢莊果欲轉化為銀行者，以吾人之見，與其自改銀行，不如為當地之銀行所吸收而為其分行之一員為佳。各地錢莊，對於當地之情形，本甚熟悉，今以其為大銀行之分行則組織既易，實力亦增，駕輕就熟，營業自可較有把握也。

補白　冬日之歌　（仿「黃金縷」）（平林）

獨上高樓無可語。曉霧濛濛。不辨天涯路。草綠江南曾幾度。而今春色知何許。

怎奈芳華留不住。來似輕雲。暗逐西風去。但願明春花早吐。樽前歌遍黃金縷。

偶感時序變換，政局亦動盪不安，未諳殘冬去後，新春花卉，將呈何樣姿態也。吾人欣賞自然，注重在美，但願春之神常住人間，宇宙，人生，一切美化。此「冬日之歌」所由作。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起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止

（芸生）





閩浙邊境戰雲密佈

閩事既不能政治解決，自必有圖窮匕現之一日。茲雖未正式開戰，小接觸則已開始，而中央飛機之迭施轟炸，殆風雨前之雷電乎？

中央戰略海空並進

某軍事當局，十二月二十一日自贛飛浙，曾親在杭衢一帶，召集陸空將領，面授機宜。二十四日蔣母冥壽，魯滌平陳布雷等均到甬，轉奉化行禮。南京二十二日電，陳紹寬談，本人此次赴撫州謁蔣：專為磋商海軍對閩之佈防，承蔣指示，一切佈置就緒。日內即下令總攻，陸海空軍同時並進，期得一鼓蕩平。海軍各艦隊，業已開始動員，佈防閩港口。絕斷叛方接濟。一俟中央總攻令下，水上交通，即告斷絕。必要時余決親自出發。如本人無暇抽身，亦須遴派一次長前往。又二十五日電，據航署駐京辦事處高級職員談，頃接航署情報，航署每日均派偵察機多架，分赴各逆軍主力地偵察轟炸，逆軍極為膽寒。且共毫無防空設備。故將來大戰發生，中央將以海空兩軍為主力，陸軍則堵其前進。

泰順一帶曾有接觸

杭州二十三日電，閩方犯浙，情勢似分四路：一由福鼎犯平陽，二由壽寧政和分犯泰順慶元，三攻浦城，犯仙霞關，四聯絡贛匪侵犯浙邊，閩斷仙霞關內中央軍。最吃緊者為二路，故泰順連日有匪來犯。匪以壽寧福安為集中點，其次匪由延平建陽建甌等處，威脅劉和鼎部。又二十四日電，閩北前線，雙方陣線無甚變動，在泰順南約四十里之嶺草隘及黃沙隘，仍有小接觸。現閩軍主力向泰順進，慶元方面由壽寧之匪任前驅，福鼎與平陽無閩軍蹤跡。中央社南昌二十六日電，國軍於二十五日申刻確收復閩北屏南縣。又二十七日電，侵擾泰順多日之閩軍現經中央軍擊退。逆匪多退壽寧境內。泰順慶元已稍安。蓋中央軍已克屏南，可以遙制，逆獨立旅由古田向福安，擬開至壽寧，故仍有來襲模樣。杭州二十九日電，二十七日晨駐壽甯之逆軍陳部向泰順邊境猛攻，經迎擊，狼狽逃竄，閩逆近日調遣甚忙，逆軍主力集中屏南壽甯一帶，逆第五軍及大股土匪集中古田及延平一帶。溫州電，近日福鼎平陽邊界之沙堤附近發現匪軍，人約二三千，槍半數，有向平陽進犯模樣。逆匪擾浙軍事協定，出兵四師北犯，蔡部任前鋒，閩逆規定以經費數百萬在南靖天寶嶺籌設兵工廠，俄共黨來夫現已在閩北指揮軍事。閩浙邊境□□嶺近日發現匪五百餘，匪首莊戶，擬與逆匪連成一氣，似有大舉進窺浙境模樣，平陽窰山畬民藍三妹等三百人組討逆義勇隊，向溫州警備司令部請械，十九路軍一度進窺龍泉，因防務嚴密，折回江山。至仙霞浦城一帶秩序良好，前線軍事有驚人進展，攻建甌之閩逆匪被擊退，有潰竄延平勢，順昌匪共竄坂山附近，二十七日晨援泰順之逆匪，經浙保安隊會同□軍猛擊，不支，退屏南，古田匪預備隊完全出動。

海軍陸續動員赴閩

南京二十三日電，海部息，馬尾要港司令李孟斌，二十三日率艦進駐馬江，收復被閩方強佔之長門要塞，及馬江海軍各機關。上海二十六

日電，海軍日內開始掩護攻擊。在淞口各艦，除留二三艦任滬防外，餘均開出，今日可全達閩洋。上海二十七日電，陳紹寬二十七日晨到滬，九時許在江南造船所召集第一艦隊司令陳季良及高級軍官，指示討逆機宜至午始散。以書面答覆各記者之問（一）寧海應瑞海籌三艦，於二十五日由陳訓詠率領出發，駛抵離淞口百餘里之鴨窩沙停泊，待命赴閩，（二）海軍已總動員，惟現僅小接觸，候令總攻（三）馬江海軍機關已由李孟斌和平接收，並辦善後。

中央飛機迭炸福漳

中央機二十二日午飛漳州，有戰鬥轟炸機等共十五架，五架先在下沙街擲彈十餘枚，嗣分五隊，每隊三機，遍城四擲炸彈，歷三十五分點向南端飛去。計擲彈六十餘枚，轟炸二十二處，死六十餘人，傷百餘人，毀民屋十九間。下沙街一處死平民四十餘，傷數十。當飛機擲彈時，駐軍開高射砲及機槍，但機無傷者，全城大亂。機去後，漳民逃廈者擁擠載道。廈門鼓浪嶼二十二日晨十時，亦有飛機飛繞，二十三日午後二時二十五分，有中央飛機一架，到福州投四彈，一中李義巷三十三號，傷居民陳梓林陳貺氏二人，頭部及足部重傷，已送龍光醫院救治；二彈落第一小學操場未傷人，一彈中舊閩縣二號陸姓屋，屋微毀，未傷人。當時附近商店聞聲閉市，旋即照常。二十四日下午二時，飛機又至福州投彈。轟炸機五架、驅逐機二架。首向王莊機場擲彈，並低飛用機槍掃射，守兵及防空哨所發砲還擊，約半小時，各機始向東北飛去，計投彈三十餘枚，有兩機翼微損，閩府及公安局均落彈一枚，在空地爆炸。二十五日又有飛機來省轟炸消息，致全城人民，攜老扶幼，於晨曦朝霧朦朧中，出避外人薈萃之蒼前山。城台大道，行人如潮，各機關亦更改辦公時間。至下午三時，飛機六架果至，投二十餘彈，並飛漳州散傳單，午後四時，各領事進城訪當局，商保僑辦法。

閩各界電京請制止

福漳連日被炸後，各界紛電京籲請制止，㈠國民政府主席林，軍事委員長蔣鈞鑒：本月機隊在漳投彈炸十餘處，死傷數百人。以民衆之機，戕民衆之命。懇迅電令空軍制止，以重人道。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廈門商會主席洪鴻儒叩養(二十二日)㈡國民政府主席林，軍事委員長蔣鈞鑒，飛機在漳投彈，死亡數百。民本無辜，遭此非命。捐資期固國防，購機反戕民衆。懇令空軍切實制止，民命所寄，迫切陳詞。龍漳旅廈同鄉會主席殷焜叩養（二十二日）。㈢廈商會二十四日電京：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飛機東日炸泉州，養日炸漳州，梗日炸福州，死傷枕藉，慘不忍言。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況於多數之民命乎，公閩人也，乞為閩民留一條生路，切實制止。至感德便。㈣福州商會二十五日電京云，林子超先生．陳紹寬先生鈞鑒，漾敬有連日飛機轟炸福州省垣。死傷甚多，均屬民衆。現在羣情恐慌，秩序大亂。死者日日有加，生者人人自危。閩人望公如泰斗，救閩人之命，舍公莫屬；懇轉請軍事當局，乞念閩人無辜，萬勿再派飛機來閩轟炸，以恤民命，而全桑梓。臨電不勝泣懇，乞賜電復。閩侯縣商會叩有(二十五日)。

閩府發表二次宣言

福州二十二日電，閩偽府二次宣言，長三千餘言，二十二日議決，大要分三段：(甲)民府五項使命，釐定實現生產人民政權之步驟，肅清官僚政治，保存國權，廢除不平等條約領判權，(乙)外間造謠誣閩為聯日容共，係反宣傳，(丙)欲救亡須求國家眞正統一，而國內存在多數各自獨立之政治經濟區域事實，故必須以聯邦形式成之，生產與戰爭絕不兩立，故澈底反對戰爭，創造眞正永久和平。

粵政委會時局宣言

香港二十二日電，二十一日西南執行部政委會發表時局宣言，文云：(上略)故閩省當局，宜幡然改圖，中央軍政當局，亦應退避賢路，使全黨全國，得恢復自由，以公同解決當前之糾紛，而重定今後之國策。同人等於前月發日復閩電，及感日致中央電，既已言之。昨展讀胡漢民先生對時局宣言，尤為洞鑒時局癥結，痛切讜言，而所條舉今後推進政治之具體方案，洵為解決時局弭亂救亡不易之辦法。蓋十餘年來紛亂之總原因，在以武力挾制政治，憑藉武力，勢必出於獨裁，方與之民主勢力

，斷非獨裁勢力所消滅，紛紜對抗，遂無已時。根本濟救之途，惟有一面扶植民權，一面使武力受政治之支配。在此訓政期間，應以政權屬諸黨，治權屬諸政府，絕對聽政府之指揮，監督，不能干預政事。中央與地方政府之權限，則遵依總理遺教，切行劃分，然後一切糾紛，可以消弭，統一行政，興利革弊，不受掣肘，乃有培養民力，乃有抵抗外侮，肅清匪患之可能。故同人等對於胡先生之主張，極端贊同，而竭誠以促成實現也。總理有言，爲公僕者，受國民之反對，猶當引退，況于國民以權相持。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猶不可爲，況流天下之血，以縱一己之欲。國事危殆，莫過於今日，深望當局者，屏除成見，採納善言，並盼勉諸同志，全國同胞，共起而督促，爲禱。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委會叩馬（二十一日）。

孫科訪胡後赴菲島

香港二十一日電，孫科夫婦及外部駐滬辦事處長余銘，經委會秘書楊華一，陳濟棠駐京代表楊德昭，乘胡佛總統號輪二十一午後三時抵港。迎候者有胡漢民夫人及木蘭女士，傅秉常甘介侯等數十人。據孫云，本人此行純爲旅行，並無若何政治任務，語畢登岸，訪胡於干德道，談二小時。七時赴南唐酒家，應傅秉常等歡宴。八時張繼等四委到港會談。九時半孫上輪，張等四委及傅秉常甘介侯等歡送。十一時啓碇。馬尼拉二十四日電，孫科本日偕夫人抵此，作短期休息。二十七日仍將乘原船返華。孫接見新聞界談稱：菲島獲得獨立以後，對日必須予以極審慎之注視，因菲島獨立後，日方定將進行經濟的貫徹，繼以與對待滿洲相同之政治的征服；日本貪婪，對菲頃正垂涎云云。孫氏一行赴馬拉加南宮訪菲督慕菲後，即乘汽車往菲北山中休息地巴奎阿游覽。

張繼離粵返抵首都

張繼等四中委十九日晨離邕，二十日正午抵梧。稍息，即乘堅如艦，於午後四時抵三水。二十一日晨七時改乘廣三專車，九時抵省。晤陳濟棠蕭佛成鄧澤如林雲陔林翼中劉紀文關素人等於政務會，略談入桂會晤李白黃旭初經過。午後一時劉紀文在私邸歡宴。張聞孫科到港，即於四時乘廣九路特掛花車來港相晤。七時半到，當由傅秉常迎往南唐酒家，與孫會見。二十二日晨張繼等四中委謁胡，叙南時局。胡重申八條辦法意義謂：國難如此，應速定整個辦法，挽救時局；否則將來恐無機會，俟孫歸途過港時再與詳商。九時三十分出。張等隨訪伍朝樞，並偕伍訪李福林辭行。晚十時，乘傑弗遜輪北返。二十五日晨七時到滬，吳鐵城代表等渡埠歡迎，午赴吳宴，午後訪張靜江李石曾，談南行經過。張二十五日夜車先入京，王陸一馬超俊陳肇英等暫留滬。二十六日抵京，晚七時，汪在邸宴張繼王陸一，席間商談西南事，並聞張擬晤蔣一談。

張繼談南行經過

張繼等二十六日返京後，張語記者，本人等自奉命赴西南以後，先至港與胡相晤。胡作事素主光明正大，即上次發表之感覺兩電，提示解決時局之八項辦法，均中時弊，而非對人發矢。若督促閩省反正及對剿匪之政治經濟軍事同時並進等等，頗具獨見。宣言中所謂新政府，意在改善今之中央政府。外傳鄒魯赴港迎胡入粵主政，及組織第三政府說，此事絕對不確。西南當局雖以胡之意旨爲意旨，然據余觀察，西南絕不會成立任何政府，致使多事之國家，再加糾紛。西南各中委，對黨國改進之意見，咸覺如黨危則國亦將亡，以故皆抱一致團結共同努力之態度，業經提出意見，以便與中央磋商。此項辦法，確有予中央考慮之價值，將另草提案，提交四中全會，共同解決。據胡之表示，爲國家負責任，在京在港並無二致，故於四中全會時，或無來京可能。對於閩事，胡能使西南方面，主持正義，足見胡態度之磊落。赴粵後除劉紀文·李文範兩委員外，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唐紹儀·鄒魯諸委，均經晤談，莫不披誠相待，均有被髮纓冠亟求自救路徑之概，此更足見西南另組新政府謠言之無稽也。本人等在粵事畢，即赴南寧與李·白·黃各中委晤談，李白謂李濟深赴閩並非自動，頗責陳銘樞荒謬，對閩辦法，惟中央是從。李對汪前言之以均權求共治一語，曾作附和之申述。本人等一行，在桂祇留二夜一日，而於該省觀察之印象，頗足資各省矜式。桂省有人口一千三百萬，頃因實施寓兵於民主義，已練成民衆武力在三十萬人以上，而一入境內，反不見一兵，此項精神。若全國各省一致均能仿效，則振作圖強，可以立待。本人於民國二十年糾紛時，曾經南下，見桂粵各城街市，滿貼反對中央標語，此次則無。

粵省陳兵東江，即為對閩之表示，此行經過，於隔閡除去甚多。西南各中委除須主持軍事者外，餘均可望來京，出席四中全會。

張繼在中常會報告

南京二十八日電，二十八日中常會，張繼報告南下接洽之經過云：本席與馬超俊陳肇英王陸一三委員於本月七日受中央常會推囑南下，與在南各中央同志接洽，並交換團結救國意見，當於九日由滬出發，十一日抵香港，即與胡漢民晤談，同時林委員翼中劉委員紀文由廣州來，亦經晤洽，十三日到廣州，歷訪蕭佛成鄧澤如陳濟棠林雲陔鄒魯及在省諸委員，經將中央意旨詳為述達，諸同志亦對中央黨政情形有所詢問，至十五日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復電邀往南寧一行，遂啓程，經梧州前往，十七日到達，與李白黃相晤，交換對時局之意見，十九日離南寧，二十一日回廣州，重與各委員商談，二十二日在香港再晤胡漢民，計前後談話共四次，並在港晤及伍朝樞唐紹儀，適其時孫科經港南行，略有詢談，當晚遂動身轉京，於二十六日到達，此為繼等南行經過情形。至接洽要點約有數端：㈠在南各中央同志之意見，均詳於各次會談中，綜合以言，各同志以國家多故，內政外交剿匪各端，均有待於整飭與推進，目前又為福建之變，國家愈有分崩離析之懼，各同志意氣誠摯，即有責備，未忘獻替，所謂相左者適以相成，相責者正以相愛，中央本欲聽受諍言，求有補於國事，故南中各同志之責勉處，實可視為忠誠入告也。㈡關於西南組織政府之醞釀，從各方意見徵詢所得，西南對福建之變，既早經宣示堅決反對，中央黨政措施有應改革以求進步之處，辯難不厭其詳，然徒足以分析整個黨與政府之力量者，則仍毅然避免，觀於粵桂地方現在並無反中央表現，即可知粵桂局面與民國二十年時情形完全不同，而實較以前為佳也。㈢關於福建叛變事，南中諸同志認識甚清，持義亦甚鮮明。並以叛逆實與共匪勾結，將貽國家以不可收拾之危，決極端反對，於中央之如何嚴厲制裁，西南方面均表示贊同，且願糾正之迅速也。㈣關於在西南各委員出席四中全會事，十四日鄒魯曾告繼等，謂與胡漢民接洽結果，主張西南各委員應推無職務羈身者屆時出席，惟此係在未得全會改期通告以前，現則時間較從容，西南各委員屆中央開會時能來者定可來京出席。

蔣電汪述整理土地

汪院長於十七日致電蔣委員長，商榷土地分配問題。蔣特將其對於土地分配整理意見，貢獻於中央黨部及行政院，對汪所詢各節，均有確切答覆。原電云：汪院長篠電奉悉，赤匪之於土地，除資為鬭爭工具外，別無政策可言，在初接觸匪區之青年將校，容或有驚為新奇可喜者，歷時稍久，觀察較詳，率皆恍悟其為以地誘人，驅人殉地，循環掠奪迄無止境，不謂各方同志中，尚有以政府未能倣行其土地政策為可惜者。姑假定赤匪之有土地政策，亦必循其政治綱領而定，吾黨綱領何在。土地政策是否可離棄綱領，而倣效他人，充其所至，非如閩中之反黨易號不可。矧就所知，赤匪對土地，實只有戰略而非政策。當在其潛行秘動之始，首以分田餌誘屬農，奬勵反抗，激成仇殺，一旦得逞，實行分田，則同村土地有肥瘠，異村人口有多寡，自絕難得有合理分配之方案。因而赤匪所行，村各異政，人各異施。純恃愛憎以強弱為出入，對其為特殊階級，儘先分以肥沃，仍許雇工代耕，替代其所殘殺打倒之原有地主，起而為新興地主，而農人性富保守，雖在極不合理之分田狀態下，仍思忍痛專力勤耕，無心外騖，乃赤匪懼失其繼續煽餌之工具，因又創施毒計，勵行查田運動，凡初與僱農佃農得同享分田自耕者，不旋踵即被查出，誣為富農而壓迫之。又不旋踵即原屬佃農者，亦被查出，誣為新富農而壓迫之。當初分地主之田時，殘殺及其家屬，嗣每經一度查田，穀物同被掠奪。生計斷絕，稍抗即殺。其作用在令足以餌人之農田，永不固定其關係，始能盡陷赤貧，驅人以戰。此為赤匪妄思奪取政權之煽動戰略，而農民被其犧牲，農耕因以怠荒，皆目睹之而忍心不顧，又懼其殘酷內幕被人揭破，乃冒稱為土地政策，以紫亂朱。其罪惡較諸歐西當年假借自由為羅蘭夫人所痛恨者，更加萬倍矣。本黨平均地權之制，其果如此乎。凡號稱土地政策者，其着眼至少有二：一為分配問題，一為經營及整理問題。諸同志須知今日中國之土地，不患缺乏，並不患地主把持，統計全國人口，與土地之分配，尚屬地浮於人，不苦人不得地，惟苦地不整理，即人口繁殖之內地省區，亦絕少數百畝數十畝之地主，而三數十畝之中小耕農，確占半數以上。職是之故，中正對於土地政策，認為經營及整理問題，實更急於分配問題。既就分配

而言，本黨早有信條。即遵奉平均地權遺教，應達到耕者有其田之目的。而關於經營及整理，則應倡導集合耕作，以謀農業之復興，蓋本黨立場，不認階級，反對鬥爭。關於土地分配，自應特闢和平途徑，以漸進於耕者有田。昨年豫鄂皖剿匪總部頒行土地處理條例，其要旨在承認業主地權，保持目前農村秩序，而附有兩種條件：一爲凡本村有耕作能力者，必令計口授佃，重在均耕，不在亟亟均其所有。一爲採限田遺意，規定私有地畝之最高有度，凡擁有逾限土地之業主，則用累進法，課其田租所得稅。即以此項稅收，爲流通當地農業金融之用。循是以進，不耕而獲之地主，收益有其限度，勢且改投資金於他業，而能耕者獲取土地之機會甚多，絕對不需流血，與各國創設自耕農之用意吻合。不寧惟是，因察於自耕者自身或其子孫一旦輟耕，則耕地仍有歸還地主之可慮。遂更進一步，提倡由同村之業主，自耕農佃農，共同組織利用合作社，管理本村土地，調劑業佃衝突，遇有本村售田，先儘合作社購入。平均分佃於社會，積時累月，可令村田盡爲合作社所有。有村田全歸社有以後，凡不事耕作者，既無土地關係，當然非合作社員，而能耕者，則可經由合作社，以永其有田。縱時或輟耕，退社即了，無售歸土地之繁，重新分佃，無兼併不均之弊，而社員承耕社田，對社所納田租，即由社用爲改良耕地之費，無坐食分利之業主，更無業佃衝突之可言。此以合作社爲富有彈性之土地分配工具。當其購入也，可獎勵銀行對合作社優待放欵，遵循交易常軌，不需政府沒收，或發債收買土地，而轉予之，及其分佃也，當依本村各戶之耕作能力，公平分佃隨時由社評定增減，不勞政府派員專任分配，更不似赤匪之區，欺壓良懦，爭肥攘沃，迄無寧日。至於土地之經營及整理問題，則當然可隨利用合作社之發展，以導入於集合耕作，及共同整理之途徑。凡茲所陳，年前頒行剿匪區內土地處理條例及合作章則中悉有規定，粗具端倪，絕非敢謂完善，惟確信其具有條理，首尾一貫，且較合國情，不失爲富有實行性之土地政策，至少可供試行。邇來各方同志既多關心土地問題，特縷舉所知，提供研究。切盼不忘本黨立場，不爲赤匪宣傳所惑而能虛衷循理，多予匡正，則不第剿匪省區土地問題得有解決，黨國前途，實利賴之。除如囑當仍隨時以匪區慘狀報告外，特先發表個人對於目前土地問題之意見，以貢諸同志之參考。中正印。

川贛各省匪訊

贛省匪情似甚混沌

南昌二十二日電，張鑾基電蔣，二十一日克崇安城。又二十七日電，鑾士上街通告，蕭師長率兵兩團，到達黃溪站，向前追擊。今晨飛機炸斃土匪百餘人，望市民安居樂業，毋相驚擾。如敢意造謠，擾亂秩序者，就地槍決。南昌二十八日電，城防司令部頃召軍警機關開治安會議，當經決議維持本市治安辦法，重要者凡七項，極爲縝密，又城防部擬定市民躲避敵機須知。又行營爲縝密鞏固此間城防起見，頃劃分贛河東西兩區，任省保安處長及城防司令分別指揮。

川北赤匪退向西竄

漢口二十二日電，劉湘電漢，謂四路軍高旅，已攻占大小蓬山，營山境內，匪已大體肅清。

重慶二十三日電，綏宣赤匪大部已退過馬渡關，沿巴河西防守，又有西竄昭廣勢。又中央軍事委員會二十一日電劉湘云，王總指揮巧電稱，宣漢綏定相繼克復等情，該部官兵奮勇殺賊，迭復失地，轉危爲安，厥功甚偉着即傳令嘉獎，以資鼓勵而彰勳績。又宣綏復後，民間十室九空，餓莩盈途。總部及安撫會，正設法請輸大批糧食救濟。

賀龍陷川南之黔江

重慶二十五日電，傳賀龍出沒之所之黔江，發生事變。又二十六日電，黔江失陷證實，係賀匪勾結聯英會匪所盤踞。縣長殷鑑走郁山鎮。陳萬仞師長二十六日晨離渝前往，主持指揮防堵事宜。營山收復後，楊森電令免徵糧稅兩年。永川東山匪首文金和，與該地山防局，正式交戰。該局因兵力單薄，紛向鄰縣請援。

喻翊忠在湘西被擒

長沙二十八日電，僞全民救國軍總指揮喻翊忠，近忽率領賀竟成邱一華兩殘部進犯安江，經保安第四區副司令陳子賢部何團將其擊潰，並

生擒喻朝忠，全省保安司令部二十六日特電嘉獎，並令將喻就近斬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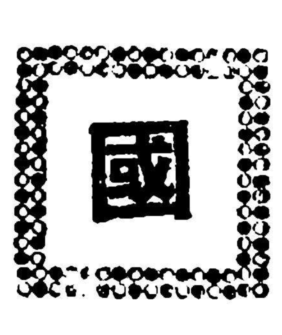
劉桂堂之善變

所謂東亞協和電

北平二十七日軍息，據確報，劉桂堂已受某方委為東亞協和第二軍總司令。於二十五日由赤城擅自開拔，臨行時殺害該城人民甚多。現該部已逾平綏鐵路而向西南移動中。懷來駐軍馮占海軍探報，劉部於二十五日夜宿於懷來過鐵道以西山地中，翌晨即離該地他往。據當局推測，劉部今後行動：（一）將循前年由冀南北竄時之路徑而南下；（二）經過平北一帶東去擾亂，聞劉部現有七八千人，熱戰時一度投逆，張垣事變，入察受撫。其實始終與某國關係未斷，某國更給予槍枝子彈之接濟。最近察東不安，某國給劉以東亞協和第二軍總司令之名義，使之擾亂，但已為當局知悉。劉因四周空氣不佳。乃假以日軍飛機一度飛赤城偵察為詞。向察省府請移地駐防。察省府當飭令移駐陽原，而劉以開往陽原，途中經過之雕鶚堡地方（在赤城至平綏路之土木堡大道中間）駐有二十九軍一團，恐被解決。故又藉口免除衝突，向察省府要求撤退該地駐軍。省府尚未覆電，而該部已自由行動矣。

尚有一旅未與同變

張家口二十八日電，張樹聲二十七日電稱，劉桂堂經竭誠促勸後，無效，忽率部離赤。張即偕田剛毅出赤赴龍門所視察，劉部夏子明旅長表示，深明大義，不願與劉一致，故未叛變。該旅現仍駐龍門所原防未動，張田現亦留龍門所，辦理地方善後事宜。又電，據報劉桂堂部潰兵，已在平綏線西南發現，係由土木沙城竄越，三五成羣，零星亂竄，沿途騷擾，已由劉汝明部協同地方團隊，分別繳械解決。張自忠師亦在宣化一帶嚴備，劉桂堂大部尚未過平綏線，又電，劉桂堂率部五千餘人，二十六日竄抵延慶縣屬之侯城地方，當地民團事先有備，當即堵擊，劉部受創，被截分成兩段，失去聯絡，將潰不成軍。





日皇子誕生與日政局

日皇昭和久無子嗣，十二月二十三日日后舉一子，是即嗣君，舉國大慶。又在松岡洋右倡議解消政黨，第六十五屆議會宣告開幕，其發展自甚值得注目，茲分述如次：

日皇得子舉國歡忭

東京二十三日路透電，官方公布，今晨六時三十九分，日后舉一子，產後子母均安。又電，今晨汽笛長鳴兩聲，宣布全國熱烈請求誕生嗣君之禱告，最後已得答覆，皇朝承襲之威脅，從此消除。按已往數月中，每日晚有數萬人在神壇與皇宮前緘默祈禱，請神靈保佑，誕生嗣君，當汽笛聲方停時，各家門前均已懸旗慶祝。東京二十三日電通社電，日宮內省現用官報公布日皇后已於本早六時卅九分，在宮城分娩皇太子，同時並用無線電放送機及新聞號外，向全國各地，傳達此項消息，全國各戶當即懸掛國旗，表示祝意。新誕生之皇太子，位次在日皇皇后及皇太后之下，秩父高松澄水親王之上。又據皇室親族令第九條，滿七歲後，即敘予大勳位，同第十七條亦規定，達十歲以上時，即列入陸海軍軍籍，而任陸軍及海軍武官。又皇室典範第十三條，更規定滿十八歲時，即達成年之齡，此項規定，僅能適用於日皇及皇太子並皇太孫，而不能適用於第二皇子以次各皇子。又皇太子雖尚在襁褓之中，但依照皇室儀制令，可享有公式之皇太子鹵簿，同時使用皇太子旗，其紋章與日皇同屬「十六葉表菊」，此即與其他親王及內親王（即公主）不同之點。日皇與新皇子晤面後，即依皇室誕生式召宮相湯淺，命賜新皇子一新刀，以辟邪祟，宮相當即向侍從長鈴木傳達此項旨意，而立由該侍從長，轉命刀匠月山貞勝氏，選製一短刀，納入一長八寸之白鞘中，並另盛以赤色錦袋，而裝於白木箱內，包以濃紫色綢

布，捧呈宮中，經皇后宮太夫廣幡復傳達聖旨，而另由女宮長竹屋捧置於新皇子枕傍，至是初誕生時之賜劍典禮，即告完畢。宮中方面之宮相湯淺，侍從長鈴木，內府牧野及其他重臣，均在日皇之前，飲香檳酒，慶祝誕生皇太子，宮內省各官吏亦三呼萬歲，歡喜之聲，彌滿宮城。皇太子命名典禮，定二十九日上午在宮中舉行，是早九時，首將行沐浴典禮，然後做讀書鳴弦之古事，為退散惡鬼，祈增文武佳運，而在浴殿簾外，即讀日本書紀之一節，同時並由選任鳴弦者，引大弓之弦而放之，以與簾外讀相和



穿這件藍色的吧！

（蘇格蘭報）

，至是宮相湯淺，即捧御筆，在大高檀子所書新皇子名記，經侍從長及皇后宮大夫之手，遞女宮長竹屋，而呈於新皇子之前，一方並在賢所皇靈殿神前，報告命名情形。又是日在行此項典禮之先，將於上午五時左右，行收納衣胞式，而將臍帶納於一瓷壺中，由皇后宮事務官捧持至宮中內苑內，然後乘汽車赴青山離宮，埋藏於寒香亭畔，而種松一株其傍，並立一書有皇子名及稱號與出生年月日之石碑，以資紀念。

松岡發解黨聲明書

東京二十三日新聯社電，主張解消政黨，而退出政友會之松岡洋右，本日發表組織解消政黨聯盟之聲明書，事務所設置於東京丸之內，即日開始辦公。又松岡定今夜由東京出發西下，二十四日午後一時在大阪公會堂舉行解消政黨之大演說會。又電，松岡洋右本日發表組織解消政黨聯盟之聲明書如下：「為一國一體之基礎工作，甚感有解消政黨之必要，義退出政黨並辭去代議士之余，此次為將余之主張與信念使全國民澈底化起見，特組織解消政黨聯盟，以期經由此有組織的國民運動，宣告所信於天下。苟有對余之主義與主張贊同，並真摯的憂慮祖國之現狀者，無問其階級，均願與其提攜協力。茲值解消政黨聯盟之創立，特廣訴天下同憂之士」。

六十五屆議會開幕

東京二十六日新聯電，第六十五次通常議會開院式於本日午前十一時在貴院舉行，日皇御陸軍正裝，除佩用各色勳章外，並着寶章，於午前十時三十五分以四頭儀裝馬車由侍從長鈴木陪乘，秩父宮，賀陽宮兩殿下以次宮相湯淺，武官長本莊，及式部長官林等供奉，出發宮城，直赴貴院，於同時四十五分駕抵貴院正門，即由議長近衛引導入便殿，在該處與先至之各宮殿下見面，且賜首相齋藤以次各閣僚及倉富平沼正副兩議長拜謁，旋於十一時駕臨禮場，對各員賜以優渥勅語，禮成後，於十一時十五分還宮。

明年公債達十億圓

東京二十六日電通社電，明年度特別會計公債發行總額，已決定為九千五百萬圓，此與明年度一般會計公債發行總額七億八千五百萬圓合計共達八億八千萬圓。此外因尚須發行交付公債，滿洲事件論功行賞五千萬圓，及其他若干公債，故結局公債總額，將約達十億圓，但此與昭和八年度公債總額十億一千一百萬圓相較，則已稍行減少。東京二十六日新聯社電，據大藏省發表昭和九年度之滿洲事件費如下，外務省所管，三八五三六〇四(單位圓)，大藏省所管，(第一預備金)一〇〇〇〇〇〇〇，陸軍

省所管，九一三三八三四六七二，海軍省所管，一一六三七六二五，合計，一五九三二五九〇二〇。又大藏省發表昭和九年度之公債發行計劃如下，般會計，七八五（單位百萬圓），特別會計，九五，合計，八八〇，滿洲件資金公債，四八〇。

英國企圖斡旋裁軍

英外相西門游歐陸

倫敦二十一日哈瓦斯電，西門已於本日下午一時啓程赴巴黎，在啓程之前，曾赴下議院發表宣言，說明外交情形。西門以種種理由，聲明不能談及外交問題之內容，其最大理由爲各國正在進行談判，種種事實不便發表，但對於希忒拉之宣言，仍不免涉及。英政府對希氏之宣言，現正研究其確實內容。西門之言曰，有若干建議或主張爲英國所絕不能接受者，此層吾人已再三言之。對於希忒拉欲訂立多種互不侵犯條約之意向，吾人已有所表示，即國聯會員國所負之義務，英國時時在念。關於此層，予以爲英法兩國之見地應互相接近，此在今日較之以往任何時期尤爲重要。兩國分別探究之事項，有一日必須將其彙在一處，以便將雙方探究之結果，公同決定。此外西門又謂，照裁軍會議主席團之決定，則予之赴日內瓦，誠爲無益，第予終以爲雙方談判爲初步辦法，或至少以中間人資格，從中斡旋，可使國際談判範圍爲之擴大。西門又謂，渠此次赴歐陸，所以選擇羅馬爲最後目的地者，則以凡屬接到德國提案之國家，英國均應與之密切接洽也。西門繼稱，德政府除關於該國一般軍備要求以外，並擬考慮定期贊助國際軍備監察制度之設立，所不可知者，惟世界各國尤其爲日本是否均能適用此項監察制而已。總之，如欲得到有效結果，必須由各國成立妥協，至於單獨或片面宣言，則皆不足恃也。西門繼又聲明，英國完全信任國聯，又云，截至目下止，並無人向英政府提出任何修改國聯盟約之建議。至是，張伯倫乃起立致詞，以結束本日之辯論。張氏謂英國政策無所謂親法親德或親義，英國取何態度，應視英國人在世界上所佔地位，以及世界十種勢力對於英國本部及帝國各屬地之利益及安全發生何種影響而定。張氏又謂，德國提議之十年互不侵犯條約，不能增加安全，反足削減凱洛格非戰條約之效用云云。

西門彭考巴黎之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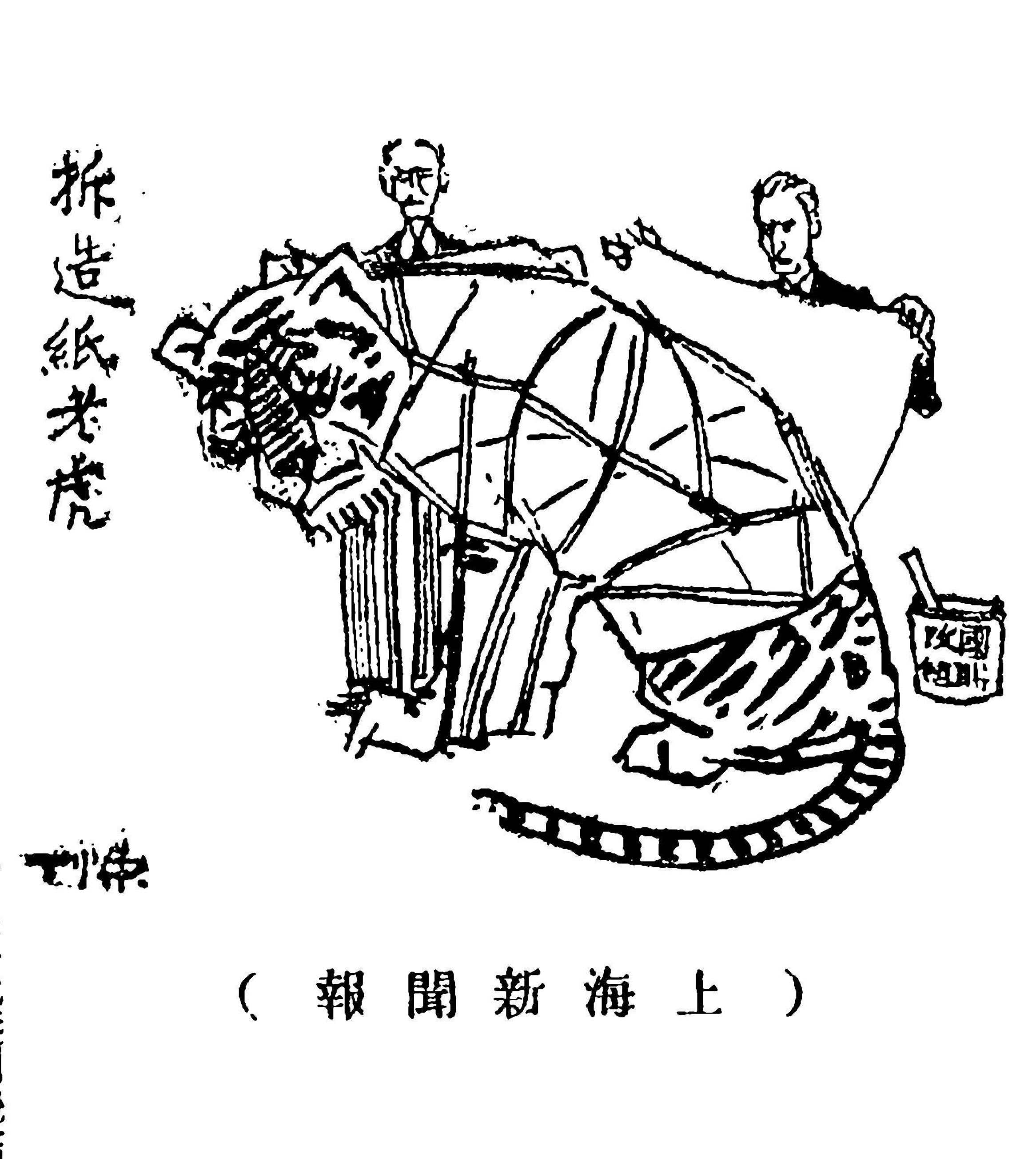
英外相西門二十一日抵巴黎，二十二日與法外長彭考晤談。巴黎二十二日路透電，西門今日與彭考談話，對於法國外交政策，在數點上已獲同意。雙方皆認國聯原則必須維持，並認國聯爲各種外交談判之歸宿地點。此種同意，無異對於義國積極改組國聯與德國欲與法國直接解決裁軍問題與薩爾前途之主張，表示反對也云。巴黎二十二日哈瓦斯電，西門本日與彭考會晤，下午六時發表公報，內稱西門赴義大利略卜利地方度聖誕節，路經巴黎，拜訪法國當局，本日蕭丹與彭考請其午膳，尚有法國閣員數人在座，西門與法國當局對於目下正在磋商之各種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其所公同考慮者，特別爲裁軍會議重行開會之展望，彼此並均以爲國聯之威權，當維持於不墮云。又二十三日電，法國報界關於昨日英法政界會議之結果，固頗多與事實不符之猜論，但現有二事，可以表白西門氏調和法國態度之工作，已告成功：（一）法政府已決意暫停發表德法會議之公開宣言：（二）據言法外長彭考氏已緩期發出致德之通牒。可靠方面消息，法公文業已備妥，內容係拒絕德國之建議。



希忒拉扼住了裁軍會的頸項說：「喲！吾眞愛你，吾的安琪兒。假使吾更强健些，吾願意加勁的愛你。」（倫敦報）

復由法至義大利

巴黎二十三日電，英外相西門氏已於今日下午由此間啓程赴幾諾瓦，氏預定明日再由瓦城飛往喀卜利。據現定計劃，英外相可在新年抵羅馬，以便與義相墨索里尼討論裁軍並國聯會之將來各問題。此係根據英國之政策，先完全洞悉歐洲之情形，而後再確定其外交方針。義大利拿浦爾港二十四日哈瓦斯電，義國軍用水上飛機義大利號，於本日下午一時四十七分載西門飛抵義國喀卜利港。按西門於上午十時乘火車抵義國幾諾瓦，十一時即乘飛機出發。德國國社黨黨軍司令何爾姆暨普萊斯濤警察局長漢納已到喀卜利港，與西門同處一旅館中。西門向各報訪員宣稱，謂彼來喀卜利港係屬假期休息，故不發表何項宣言云。



（上海新聞報）

比希兩外長抵巴黎

巴黎二十六日路透電，路透社今日探悉，法政府際此歐洲時局緊急關鍵，積極採行聯絡小國敦睦友誼之政策。比外長今日抵此，定明日與彭考晤談，而南斯拉夫國王亦將於一月間正式來遊巴黎，大約羅馬尼亞國王亦將接踵而至。二月間彭考將遊捷克與波蘭兩都城，或赴南斯拉夫與羅馬尼亞兩國都城，亦未可知。法當局希望在裁軍與國聯問題上成立整個的堅強團體，希臘外交當局今日晤彭考，討論巴爾幹和平組織等事件云。巴黎二十六日哈瓦斯電，希臘外長馬克希謨來法，原爲私人遊歷，其本日之拜訪彭考，純爲酬應性質，惟兩人談話時，終不免涉及巴爾幹時局，及其他較爲廣泛之問題。彭考對於馬氏最近與南斯拉夫當道之會晤，必然贊成，蓋東歐各國之安定，及接近政策，已由希臘及土耳其開其先例，經馬氏與南國當局接洽之後，自當更進一步矣。此外馬氏與土耳其駐法大使蘇亞德之會晤，令人憶及希臘·土耳其·保加利亞三國之關係，以與彭考會晤時，希臘駐法公使波立狄斯亦在座。波氏爲國聯中重要人物，其參加會晤，雖爲外交酬應，然國聯改革問題，至少必經涉及云。

法已草就對德覆文

巴黎二十七日路透電，內閣今日通過致希忒拉要求法德直接交涉裁軍及薩爾問題之覆文，該覆文表示法國繼續談判之願意，但主張保障之組織，必須不出國聯之範圍。此項意見，不啻拒絕希忒拉直接交涉之建議。法方對於裁軍及國聯前途之態度，已續獲聲援。今日聞彭考及比外長西姆斯對於德國不得重置軍備及國聯不得根本改組兩點，已成立完全諒解。巴黎二十七日合衆社電，法國答覆德國要求軍備平等之覆文，本日草就，堅持軍備談判必須在國聯會範圍內進行，據聞蕭丹內閣本日草成之致德節略，表示願經由尋常外交途徑，繼續交換意見，並謂法德代表之直接談判，不能超過交換意見之範圍。法國之節略，不久將提交德方，一般正注意德政府之反響。蓋裁軍總委會展期，至今已有三次，預定於一月間召集，其命運之樞紐，將繫於德國之答覆也。如總委會於一月間不能開會與獲得妥協，則對於義大利對國聯之態度，將發生重大影響，查墨索里尼氏前此已經鼓勵國聯之完全改組矣。

赫里歐評改組國聯

巴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經濟財政通訊報」明日將發表赫里歐重要文字一篇，略謂吾人始終以爲各國內政惟各本國民族能以自主，故德國

即使受希忒拉主義之統治，吾人對之亦不懷任何成見，若有人詢予對斯特來斯曼（德國前外長）與希忒拉二人孰優，則吾寧取希忒拉之態度，蓋由近來發表之斯特萊斯曼筆記觀之，斯之爲人，尚不若希氏之坦直也。法德之間，如能調和，甚或僅維持現狀，亦足爲鞏固和平之關鍵，但如德國自謂有權主張其理想，則法國亦有表示其觀念之權。赫里歐旋謂國聯係本乎自由主義而創設者，其目的在以各國平等爲基礎，創造國際法及國際道德。自國聯成立以來，墨索里尼與希忒拉即倡爲種種理論，以反對之，然考其實，此種理論不啻欲廢除國際平等原則，而代以國際上無組織之狀況也。赫氏繼稱，國際上種種政策，凡欲恢復舊日之秘密外交方法者，法國必反對之。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大戰之時，法國之所以能得到甚多可貴之援助者，正因其對於世界文化事業及有益人類事業始終效忠故也。此層吾人不能忘之。吾法以爲國際政策只能以國聯盟約爲基礎，而盟約且須全部遵守，吾人遵守此種政策，目下較任何時期尤爲堅定，吾人並願凡與各民族前途有關之問題，能對世界輿論公開討論之云云。

巴玻停戰後新糾紛

汎美會中一度辯論

烏露圭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汎美大會擔任格蘭察柯爭端之小組委員會，本日在外部舉行秘密會議，由烏總統德拉主席，美國國務卿赫爾亦出席。小組委員會之召集，係因巴拉圭不遵休戰協定，進占玻里維亞地土，玻國提出抗議所致。小組委員會先聆取巴拉圭外長貝尼特之陳述，據云巴拉圭所占各地點，係在休戰以前，並未違反休戰條約。玻代表團主席加斯多羅牙起立答辯，謂所言各地點，確係休戰後被巴軍占領者，要求巴軍交還。兩國代表去後，小組委員會商定三種方式：（一）要求巴拉圭宣言，有以慰貼玻國；（二）設立調查委員團；（三）要求巴拉圭交還所爭論之地點。旋由各委員交換意見，赫爾發言數次，小組委員會遂決定請玻巴兩國代表，明日出席汎美大會，陳述意見，陳述後再將此案交主管小組委員會審查，然後照常繼續工作。同時有人主張，電請玻巴兩國政府，將此項事件，提交國聯爲兩國爭端所派之調查團處理之。

交國聯調查團解決

烏露圭京城二十四日哈瓦斯電，汎美大會將於二十六日下午閉幕，頃決定請國聯處理察柯爭端之調查團各委員，出席最後一次會議。汎美大會對於察柯爭端決定由國聯調查委員團與玻巴兩國商取解決方案，並予以援助。第參加汎美大會各國之外交政策，並不因而感受影響。國聯調查團之能成功，目下無人致疑。惟一般人以爲該委員團必經過嚴重困難，始能成立雙方均能接受之公斷協定。此外美國代表在汎美大會中提出一種多方條約草案，規定簽字國彼此互相優待，對於約外各國不予以最惠國待遇。此案反對者頗多，尤以墨西哥及阿根廷爲甚，咸稱之爲美洲之沃大瓦協定。嗣經加以修改，並削減其意義，而以隨後從長研究爲條件，始乃通過。



希忒拉的傑作（華盛頓郵報）

調查團開始會談

烏露圭京城二十五日哈瓦斯電，處理察柯爭端之國聯調查團，本日下午與巴拉圭及玻里維亞兩國代表會晤，首先接見者爲巴拉圭代表，會談歷兩小時之久，次延見玻里維亞代表，談約半小時。雙方所述之見地，明日將由調查團加以審查，作爲星期三日開始談判之基礎。此項談判，聞有相當困難，據熟知內情之某要人談，近數日以來，交戰國雙方軍事地位

及各該國政府意見，均有變更，國聯調查團之工作，因而必須從頭做起云。

美國佈告鑄造銀幣

美國於進行產業復興運動，羅斯福總統於二十一日批准銀協定，並宜布鑄造銀幣。

羅斯福批准銀協定

華盛頓二十一日哈瓦斯電，羅斯福頃將倫敦世界經濟會議所訂之銀協定，予以批准。按此項協定，係於本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存銀國印度•中國•西班牙•及產銀國墨西哥•美國•坎拿大•秘魯•玻里維亞•澳洲等九國簽訂。印度立法會議亦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予以批准。

鑄造銀幣佈告全文

華盛頓二十一日路透電，羅斯福總統關於鑄造銀幣之佈告文，全文如下：查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所通過之國會法案第三章四十三節第二條，總統有權規定九成淨克冷之金元重量，並規定九成淨克冷之銀元重量，其數量之多寡，如總統在調查後所覺爲穩定國內貨價或保護通貨所必要者，總統又有權照所定比例，鑄造無限制之余銀硬幣。又查依余調查之結果，余覺在助成國內物價穩定之際，並於遵守現所實行爲國會所准的政策與程序之時，爲保護吾人對外貿易防低賤外幣之不良影響起見，銀價有提高與穩定之必要。又查美代表團所提出之決議案，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由世界經濟會議六十六國代表一致通過，規定各該政府放棄的鎔化或減輕銀幣之政策與習慣，規定低值銀票以銀幣代之，規定不得成立可抑低銀價之立法案。又查用銀國中國•印度•西班牙與產銀國澳洲•坎拿大•墨西哥•秘魯•美國雙方所締結之補充協定，載明中國允不鎔化或減輕銀幣，以售出其銀，印度允從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不在四年內每年出售其銀超過三千五百萬盎斯，而西班牙亦允不在同一時期內，每年出售其銀，超過五百萬盎斯，印度與西班牙並允此後遵從世界經濟會議所通過之議案，五產銀國政府顧及上述限制，故允各從其本國礦山，收買若干現銀。產銀國所收銀額，每年爲三千五百萬盎斯，從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起，以四年爲期。此項收進之銀，由四國各保持四年，用以鑄幣，或充通貨準備，而不得在四年內售諸市場，並諒解美國在此三千五百萬盎斯之總額中，將每年收進其國內所產之銀，至少四•四二一•四一〇盎斯，以四年爲期，現覺與他國政府合作，既屬適宜，而提高並穩定國內物價，提高用銀國人民購買力，保護吾人對外商務，以防低值的外國通貨之不佳影響，及實行對於六十六國在上述決議案中之諒解，亦屬必要，余（美總統羅斯福）根據國會法案及其他志在國家復興的立法案所賦予之權力，並根據總統所具之其他權力，茲特佈告，並飭令美國各鑄幣局，得收入現銀，以便鑄造標準銀幣，該局依照財政部長所揭示之規程，須查明其所收入之銀，係從本佈告文之日期起，來自美國，或美國治權下地方之礦山者，鑄幣局局長得原主之自願同意後，須將其收入之銀，扣留百分之五十，爲鑄幣稅，及美政府代其鑄幣與運送銀幣之費用，其餘百分之五十，須鑄成標準銀幣，悉數交與原主，扣留之百分五十現銀，由財政部保存之，除鑄造美國銀幣外，不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以前售出之，財政部長有權得擬定規程，以實施本佈告文，此項規程應載有前根據四月二十三日國會法案，即所謂畢德門案者而製定之條款，並酌加變更，俾決定方法，如何審查此銀係在本佈告文日期後來自美國或美國治權下地方之礦山者，本布告文除經國會法案或經此後布告文註銷或修正外，得繼續有效，至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爲止云。



「給我下個蛋！」
（波士頓報）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二月廿二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二月廿八日止

（記者）

十二月二十二日　星期五

▲孫科離港赴菲律賓。

▲中央飛機十四架二次炸漳州，死傷人民三百餘。

▲某軍事當局二十一日自贛飛浙視防，並召海陸將領，面授機宜。

▲閩府發第二次宣言。

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六

▲秦順慶元間有接觸。

▲張繼等離港北旋。

▲日皇后產子。

十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日

▲蔣母冥壽，浙要人紛赴奉化致祭。

▲孫科夫婦抵馬拉游覽。

▲飛機再至福州轟炸。

▲汪電各省市調查苛捐雜稅。

▲滬絲廠停業者達六十三家，經委會決籌救濟。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一

▲張繼抵滬即夜入京。

▲中央軍收復閩北屏南。

▲蓉電，賀龍陷黔江。

十二月二十六日　星期二

▲張繼等抵京。

▲劉桂棠離赤城自由行動。

十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共匪到南昌黃溪站。

▲蔣中正通電就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職。

▲駐荷公使張歆海遞國書。

十二月二十八日　星期四

▲杜錫珪在滬病故。

▲南昌開治安會議鞏固城防。

▲張繼在中常會報告赴粵桂接洽經過。

▲隴海路煤車在汜水西出軌，傷十餘人。

▲府令，褒揚柯劭忞。

論評選輯

讀刑法修正案初稿

本報昨接立法院刑法委員會寄到刑法修正案初稿，囑爲刊布，以供國人研究，並聲明如有意見，可於民國二十三年三月一日以前，寄往該會云云。意在博徵衆論，以期斟酌盡善。吾人忽促中閱讀一過，覺其在立法上多有可取，爰述所見，以喚起公衆之注意。

在現代各國刑法，多採教育刑與社會防衛思想，與古時所謂應報主義，威嚇政策，迥不相同。緣自前世紀後半期自然科學家，從犯人之天性及環境研究，認爲犯人之作奸犯科，非出自由意思，實受社會之客觀情勢與犯人之遺傳性質所影響。此等學說，不依法律的評量犯罪行爲，而依生物學的，社會學的詮釋之，因是不重視犯人所犯之罪，而特注意於犯罪人之本身；不以報復其犯行爲合理，而以改善其犯人爲理想，遂將犯罪者分爲改善可能者與不可能者兩類。前者寓教化於刑罰之中，後者則從社會淘汰之，隔離之，使勿再爲害，是爲刑罰之目的；同時更謀改良社會，消除犯罪之社會的原因，此現代各國新刑法所由與社會政策相輔而行者也。中國現行刑法，大體根據此等精神，而修正案則更見澈底，所以然者，各國最新刑法，悉取犯人本位，以人格主義爲中心，教育感化爲骨幹，如少年犯人之特別處置，有罪判决之緩期宣告，將教育上無益有害之短期自由刑，改爲罰金，或予緩刑，其改善不能之慣習的職業的犯罪人則長期拘禁，皆其例也。最極端者，如蘇俄刑法，竟不用『刑』之一字，而美國各州，至有用不定期刑者，又如意大利刑法與日本改正刑法草案明定『保安處分』，與『刑』並列，中國刑法草案初稿第十二章即模倣之也。由此可見中國刑法新精神之一斑。

吾人根據上述所謂教育刑與社會防衛思想兩點，更就刑草初案中具體的指出數點，以告國人：如草案第八章於原有科刑標準及一般的因犯罪之情狀可以憫恕而得酌減其刑外，並加添第五十五條，凡犯最重本刑爲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不在『但書』除外之列者，如果情節輕微，顯可憫恕，即得免除其刑，其犯普通竊盜，搶奪，侵占，詐欺，贓物諸罪亦然；以上各罪往往因飢寒所迫，情急出此，曲予宥恕，正合人情，惟惜普通墮胎罪，未在其內，似非所以體卹貧弱之道，而於刑草一百七十九條之公共危險罪，並可仰邀憫恕，似於公共利益之保護，不無缺憾。要之，此等特別免刑之規定，實爲人格主義之極度表現。此外宣告緩刑條件中有『前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一項，及假釋條件中但書有『但有期徒刑之執行，未滿一年者，不在此限』數語，較現行刑法同條，前者由三年改成五年，後者由二年縮至一年，其由少而多者，所以嚴犯人品行之考察，其由多而少者，所以寬自由之賦與，要皆爲感格犯人，優容刑餘者著想也。至於保安處分一章，更完全爲補足刑罰之功用，一方面確保犯人之生存權，一方面防衛社會之公利益，其用意至爲周密。尤可注意者，向來刑法，以褫奪公權爲徒刑之一，現行法亦然，其褫奪之範圍復又甚廣，舉凡爲公務

員，選舉，被選舉權，官公立學校職教員，以及充律師，入軍籍，悉在其列，致使刑餘之人，外不齒於社會，內失精神更生之勇氣，直不啻驅犯人於自暴自棄，刑法初稿於此一反陳例，僅於宣告死刑及無期徒刑者宣告褫失公務員資格，其他則在一定條件下，宣告一年以上十年以下之此類處分，此實一有價值之規定也。

吾人略述刑法修正案初稿之精神既竟，竊願要求政府注意：即徒法不能以自行，此項法律，果見實施，則法官自由裁量之權衡，益見擴大，更非改良法律學校教育，提高法官智識，斷不能運用得宜，此其一；保安處分用意固善，惟更須寬籌經費，廣設機關，發揮教育刑之作用，同時改善警察組織，使與司法互助，否則保安處分，效率斷不能表現，此其二。以上爲吾人最大之感觸，幸當局預爲之地也。此外關於分則中各條多有可論者，容後續陳。

◇　◇　◇　◇　◇　◇

再論修正刑法案初稿

（錄十二月十九日天津大公報）

立法院刑法委員會發表修正刑法案初稿後，前日本報已約略介紹其立法精神，茲請就分則各條，再申論之，限於篇幅，僅能擇要言之也。

查修正案分則各條，多沿用現行法之舊，惟有因實際之需要，爲補充之規定者，如關於公務員之裁制，視現行法實爲周密。例若現行法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爲，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因而實行其行爲者，最重之刑，不過十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而修正案則最重處罰，加至無期徒刑。又若修正案第一百零五條：『應經政府允許之事項，未受允許，私與外國政府或其派遣之人，爲約定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其意似有所指，實則現行法第一百十八條之規定，固儘可適用於此，其處刑亦正相同，今必爲之特立專條，似嫌過於牽就一時之情感也。更如第一百十二條：『公務員不盡其應盡之責而委棄守土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此亦針對今日內憂外患中之守土官吏而發，實則此類大率爲適用軍法之場合，普通刑法，有無規定，事實上無甚關係也。此外第一百二十條：『公務員對於訴訟事件明知不應受理而受理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於維持司法尊嚴，固是正當，然而實際上方今破壞司法者，大抵爲法律無力糾責之人，縱有明文，爲效恐亦無多。

修正案關於妨害風化與妨害婚姻及家庭兩罪，較現行刑法，頗有廣大之修正，如現行法對於姦淫未滿十六歲之女子，以強姦論，修正案則改爲十四歲。吾人以爲不如維持現行法，蓋從保護女子身體，維持性道德計，不宜將此項年歲改低。又如現行法關於貞操義務，僅責女子片面的遵守，實欠公允，修正案第二百二十八條改爲：『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其相姦者亦同。』如此則夫婦相互間，同負貞操義務，自足爲女界吐氣。惟於此有可注意者，此項犯罪，本須其配偶親告乃論，而其配偶係縱容或宥恕者，依法即失其告訴權，是故此事從極端言之，男子假一度宿娼，即有被處徒刑之危險，而所謂『縱容』，『宥恕』之證明，在閨闥中，又甚難舉以昭示共信，然則法律雖有明文，結局要不過徒以擾亂家庭之平和，予外人以挑撥構煽之機會而已，實際效力，仍是疑問也。抑關於貞操問題，在現代施行新法律諸國，誠多以性慾上之忠實義務，分課夫婦雙方，以示公平，然核之最近歐洲各國判決例，似又傾向於輕減貞操義務，新聞不少除外之例，如謂男子在其妻病中，以及旅行中臨時與其他婦人發生關係者，皆不得爲違反貞操義務等等，可見中國俗語所謂『清官難斷家務事』者，中外一理，人情不甚相遠，然則縱有規定，其保護女性之效力，又正難言也。

吾人讀關於鴉片烟罪一章，殊佩修正案立法技術之巧，如依現行法，吸食鴉片，或施打嗎啡，或使用高根安洛因及其化合質料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據聞近年各處監獄看守所之擁擠，實由烟犯過多之故。修正案於

此項犯罪，處以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罰金，似較現行法爲重；關門有保安處分一章，此類犯人，在刑之執行前，須責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禁戒，爾後法院如認爲無執行其刑之必要者，得免除之，是則吸食鴉片等毒品之人，實際可邀國家寬典。不特此也，依照修正案初稿第八十二條，此項吸煙人犯按其情形，並可以保護管束，代替保安處分，最幸運者，至可由本人之最近親屬，領回約束，其寬大更可見。此外對於製造販運是類毒品之人，處罰概較現行刑法加重，用意甚善：並新加兩條：（一）凡公務員利用權力，強迫他人犯鴉片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二）公務員包庇他人犯鴉片罪章內各條之罪者，依各該條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規定尤見精審，縱令不易如法執行，要不失爲公道嚴正之法律也。

最後又有可特述者，修正案於現行法詐欺及背信罪之外，別立重利罪一章，殊見周至，如第三百三十條：『乘他人急迫輕率或無經驗，貸以金錢，或其他物品，而取得與原本顯不相當之重利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一千元以下罰金。』第三百三十一條：『以犯前條之罪爲常業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千元以下罰金。』是即世所謂『高利貸』者，重利盤剝，義應重懲，如此立法，誠稱痛快也。以上拉雜指陳，聊當介紹而已，惟讀者察之。

（錄十二月二十二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讀西南政委會通電感言

閩事已不免一戰，閩浙人民生命財產直接之損失，全國公私對內對外間接之犧牲，到此地步，姑置不論。一般人所深爲大局憂慮者，是戰中如何!?戰後又如何!?吾人以戰前西南之情形而論，尤其從粵桂向來所持之態度而言，殊不能發現若何光明之途徑可循，此一讀胡漢民本月十七日發表之宣言書，再讀西南執行部政委會二十一日贊成胡氏宣言之通電文，誠不勝感喟之至！然對於時局收拾，並無若干可能性之誠意表示，今後如何變化，殊難測也。本來剿共一事，中央固堅決主張，粵桂亦未嘗不堅決主張；閩省叛黨聯共一事，中央固堅決反對，粵桂亦未嘗不堅決反對，然粵桂之所謂剿共者，謂中央剿，粵桂不剿，共勝則引以爲憂，共敗又引以爲懼，最好盼望共不勝不敗，始終消耗中央軍之力量，於粵桂方爲最合算之上策。故歷來除共黨勢盛侵及粵桂邊境外，未聞粵桂有積極進而剿共之舉。勿寧在消極上用功夫，使共黨得以全力應付中央，而中央不能以全力應付共黨也。是就此點言，謂粵桂不剿共則不可，謂粵桂眞剿共又不可，此誠數年來繼續翻演之怪劇，爲一般人所不盡明瞭者也。至粵桂之所謂反閩者，其意見亦復不同，閩之叛黨，則反對之，閩之聯共，則反對之，閩之攻擊南京之中央，則不但不反對，且極力表示同情。本來粵桂若根本的反閩，閩變本可不起，閩變起後，粵桂肯堅決的有所表示，閩變亦何至用兵，粵桂此時之自爲計，祇盼閩之專擾中央，不侵粵桂耳。閩戰起後，就粵桂歷來之態度言，又必將以閩勝爲憂，閩敗爲懼，最好盼望閩又不勝不敗，加上一股力量，與中央爲難，於粵桂或更爲合算之上策；此又現將從事新演之怪劇，爲一般人所不可不知者也。總之，粵桂政策係就粵桂而言粵桂，他省如何犧牲，非其所問，亦非其所顧，閩省勢力應該打倒，共黨勢力應該打倒，中央勢力更應該打倒，卻不必用粵桂力量去打倒，使其各個自倒，然後西南現當局之勢力自然獨存，自然擴大。故就西南政委會所發表之政綱言，表面上可以說反閩反共反中央，無一不反；事實上卻並未脫離中央，也未積極剿共，更說不到認眞反閩。一切的一切，最好是擠得中央知難而退，西南政委會當局便自然而然的升爲中央當局，如意的算盤，一一如意而來。至於宣言中原理原則的政策如何實行？剿共如何？反閩又如何？如何不准軍閥干涉政治？如何准許言論自由？如何准許人民參政？這都是將來問題，在粵桂就未必有法實行，粵桂現在的軍閥，即未必盡聽政

委會幾位文人之指揮，發宣言拍通電之人，自身飽有經歷，又何嘗不知道，好在人民不會算賬更無力要賬，且等將來再說，現在政策最要緊的，就是如何能摒護中央政權，而不費學生絲毫之力量。西南當局之應付時局，誠巧矣哉。雖然，天下人亦豈盡為愚者，吾人敢斷言西南當局若不覺悟，改取一種堅決明白之政策，決少同情之人，亦決無成功之望、縱使占得小小便宜，甚或因小便宜而取得大便宜，政權如願獲得、亦不過與現在中央異地而處，中國之局面，決不是在如此政治家之手，所可望其能一為收拾者。至於中央方針，閩事起後，吾人殊不知其有若何之新覺悟，吾人亦以為至少應改取一種堅決明白之態度。若認為國民黨自身破壞如此，黨治不足為也，宜早思變計。若認為現在黨治情形仍可敷衍將就下去，則老老實實不客氣，將軍政權酌量瓜分，添上若干院長委員長會長部長省長，乃至總司令軍長之類，一一與西南及其他方面有力者，講事實上條件，大家都適可而止。如不以此種敷衍辦法為然，必欲進一步實行有力的集權的黨治，就應該下一個大決心，凡與現在中央黨部政策反對者，無論何人，便按黨章予以除名，正正堂堂來硬[illegible]硬打。若仍一如年來不澈底之模稜態度，對於國民要敷衍，對於西南黨人要敷衍，對於中央及各方黨人也要敷衍：而一方面打仗還是不能避免，和平仍舊不能維持，吾人殊有莫名其妙之感。要之，在各方面如此錯綜離奇之局面下，閩戰起後，戰中如何？戰後又如何？吾人祇有憂慮而已，一切變化殊難測也。所可憐者國家與人民無端的又供此一度無謂之犧牲耳！

（錄十二月二十五日天津大公報）

◇　◇　◇　◇　◇

英國政治之新動向

據路透社日前倫敦電稱，英議員沙里斯堡提出一改革貴族院議案，主張將世襲議員名額裁減至一百五十席，非世襲者減至一百五十席，外加皇室親貴，宗教領袖與司法大員，共計約三百二十席；並主張擴大貴族院延緩立法案權力。工黨議員彭森貝氏反對此議，指為「政治之欺騙，希圖改變組織，利於在朝政黨」云云。嗣經陸長海爾山調停，貴族院卒通過將此案交付初讀。按沙氏此案提出動機，係因工黨議員克利普斯前此之宣言，稱下屆工黨執政，將任命工黨黨員為貴族院議員，統制貴族院，俾能成立獨裁政府。沙氏提案，即為預防此着而設，在英倫政界，引起重大注意。沙氏提案前途如何，此時固不易逆料，然藉此問題之辯難，不難覘目前英國政治之動向也。

義相墨索里尼有言，十九世紀為德謨克拉西政治之世紀，二十世紀則將為法西斯治政世紀。在三數年前，一般對此論調，尚多誹議，但迄今春德國希忒拉上台，全國心理為之陶醉，奧援道爾夫斯接踵而興，以希氏之道，還制希氏之勢力，羅斯福氏統制經濟，而報章遂騰播美國是否適用法西斯統制之論辯。最近消息，如南愛沃杜非藍衫黨之活躍，如波蘭國會之昌言訓政，如日本松岡洋右之發表組織解黨聯盟宣言，胥為世界法西斯潮流澎湃滂渤之見端，英國為德謨克拉西發祥地也，素為憲政典型，但自青年政治家穆思萊爵士脫離工黨，組織不列顛法西斯聯盟以來，黑衫隊勢力，日見茁發。黨中口號，自信在三年以內，可掌握英倫政權。津市同業，英文「京津泰晤士報」記者潘納爾氏，亦為主張英國建設「社團政府」Corporate state 之健者，該報連日所載潘氏與福克勒氏關於「社團政府對政黨制度」之論戰，尤與吾人以若干之認識。吾人對英國施行此項新試驗，是否適宜，雖不欲有所表白，對潘福二氏宏論，亦不願為左右袒，然對於英國最近之政治趨勢，因其直接間接可以影響遠東，尤其與對華有關，故不憚縷述，以諗當世。

英國最近政局，以現政府之執政，劃一新階段。當一九三一年夏，德國因受維也納奧國放欵銀行停業牽累，發生金融風潮。英國在德投資極鉅，於是人心恐慌，紛紛提欵。工黨內閣因討論應付方法，內部意見，發生

紛政，遂致傾圮。麥克唐納辭職後，即着手組織聯立內閣，側聞此議，實出於英王卓裁。是年十月全國舉行總選，以挽救金鎊爲號召，以決定民意對政府之向背，結果雖得壓倒的勝利。聯立政府執政二年以來，政情由危殆而趨小康。財政因增稅與物價低落影響，較前進步。據本年十月份調查，失業人數較上年同時少五十三萬七千人。預算亦能均衡，一般工業，尤有起色。政府執此爲應當繼續維持政權之理由。麥克唐納氏最近宣稱，恢復政黨政府將成一種罪惡。外長西門則謂政黨之競爭已死，三政黨已蕩其機能，今後理應合併。包爾溫氏亦謂英國已踏入一種新經濟制度，非三十年後，不能使其實現。政府領袖尤以反對獨裁爲標榜，故對工黨首領克利普斯動搖貴族院之宣言，頗思未雨綢繆，而加以遏止也。

據上述，英政府固思戀棧，然晚近英國一般輿論，對於政府之種種措施，則頗多不滿。如對於外交，亞諸德貴族會指摘現外長爲五十年來最劣之人選；如對於裁軍會議，西錫爾爵士目政府爲缺乏確定政策，舉止有類一豪華公子；如對於沃大瓦及倫敦經濟會議，山穆爾氏認政府爲失敗，而應改絃更張。他如對內政問題，若徵收重稅之繼續，經濟失業辦法之苛細，亦爲招尤之的。倫敦「泰晤士報」前任記者史蒂德氏在十一月份紐約「現代史料」雜誌，曾撰著一文，標題爲「英國之領袖荒」，評隲麥克唐納，包爾溫諸人，尤鮮恕詞。其評外長西門云：「西門爲一名律師，如授以要略，則其辯才無礙，莫可與京。否則彼將不知所措。政府對彼，理應授以要略，然並未辦到也。在滿洲事件，處理萊頓報告書事件以及裁軍會議，四强公約與夫應付希忒拉等事，政府迄未有一人，能侃侃表明態度。政府之識見與毅力之總清算，即爲一種游移的政策與苟安的權數，坐視情形推移，儼然無睹，及一旦事實發生，則又張目結舌，罔知所措」。以上所舉一斑，均爲英國知名人士之論調，觀近來英國各地舉行補選之結果，政府往往失敗，則一般輿情風向之所指，不難辨析矣。

昔梁啓超氏論英國國風，謂「英人尊閱歷，重實行，他國雖有良法美意，苟非經英人實行而有效者，則不屑學」執此以衡，則英國之採行「社團政府」制度，一時固不致期。然黑衫黨三年內必能執政之自信，亦尙須時間證明。然其揭櫫之主張，則吾人不能不有相當之認識也。據潘納爾氏所陳建立「社團政府」之精義，以爲自由放任政策，頃已失敗，國家之根本改造，殊有必需。政治需要設計，與工商業無異。改造新國家與世界文明，必須由下而上，而以國家爲發軔單位。國家第一需要，即爲建立一眞正的全國政府，不代表一黨或數黨，而應超出政黨以外。蓋政黨制度非爲人民謀利益，由人民管理的人民政府，而爲一爲政黨利益，由黨員管理的黨員政府。至於「社團政府」處理國事，則將如一理事會之處理一大公司之事務。雖取消政黨，而國會之地位，反得因以鞏固。此種政府並能發展國內市場，振興農業，扶養新工業以自給。於帝國政府尤爲適用。「社團政府」將爲英國政治與經濟復興之動力云云。以上潘氏所陳，大體上與一般之法西斯學說，無多歧異，不過着眼點側重於英國耳。

查英國在遠東，利益重大，吾人主張英國對遠東不應採消極態度，而應主持一公正和平的合理政策。其對內政治，固如潘君所言，需要改造，而對外方針，尤需有遠見，有毅力的改造，須知十九世紀以來之故轍，不可泥守不變。至於其對內改造試驗之成果如何，自爲吾人至感興趣之一事，又無待論也。

（錄十二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中國究以何爲治？

中國今日，强謂之爲黨治，不可也。或强謂之爲法治，亦不可也。又或强謂以爲人治，尤不可也。然而掌握政權之國民黨，固儼然存在，謂之爲非黨治可乎？法律條規，多如牛毛，凡係法治國家所應有之法典法規，莫或不備，謂之爲非法治可乎？上至中央當局，下逮地方末吏，皆有鄭重之諸言，精闢之計劃，以救亡自任，以圖强自鳴，謂之非人治，可乎？然

則今日中國究以何爲治耶？此吾儕小民，所以彷徨無主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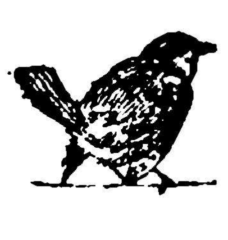
夫何以不得謂之黨治也？吾人試觀今日，甯獨黨對國家無統治之力，抑且即黨內統制亦不可能。以元老自命者，未嘗遵守黨的紀律，服從黨之指揮；而一般黨員，則又各從其類，各有所屬，派系林立，國體紛歧。出主入奴，是丹非素，天下滔滔，割裂彌甚，是豈孫中山先生之遺志哉？夫國民黨固以諸葛亮自任，而視四萬萬人民爲阿斗者也。顧今日之阿斗，幾已柔馴如羊，俯伏而聽諸葛亮之耳提面命，莫敢稍有反抗，乃若干之諸葛亮，則且置阿斗的弗顧，惟孳孳於傾軋排擠，指摘罵詈，而至於明爭暗鬥，互所相煎。則是爲阿斗者，雖極愚昧闇弱，親茲情況，甯有無動於中，而不持厭惡鄙視諸葛亮之態度！夫權威一墜，再整爲難，吾人試就北伐當時之黨一與今日比較，實不知其信用業已喪失幾許，則演成今日似咎黨而非黨治之局面，執政當局，稱亂叛徒，以及所謂在野元老所難解厥咎罪，蓋狐埋狐搰，彼爲阿斗者，固未敢反對黨治也。嗚呼！吾人以爲今日而欲以殘破之黨，收拾萬難之局，則惟一要圖，首須實行黨內紀律，樹立黨的威權。否則黨治其名，非黨治其實，厭惡鄙視之餘，雖再開數十百次之中央全會，亦何補於事耶？

夫何以不得謂之法治也？吾人他不必論，祇問中國之根本大法，非民國十九年國民會議所通過頒佈而施行之訓政時期約法乎？國難發生，團結之聲四起，所首先摧毀者，即此約法，積至今日，不但吾人不知約法是否尚爲繼續有效。即一般國人恐亦淡然忘之。夫所貴乎法者，爲其尊嚴而且有權威也。一國之法律，自地域時間及支配之對象而言，固未必盡能適合，此無可否認者也。然就其不能適合者，修正之廢棄之可矣，固未有束諸高閣，矢口不提，任令其尊嚴喪失，其權威墜落，如今日我國之約法者。夫約法爲國家之根本大法，尚且如此，其他法典法規，更何足言？吾人但中央當局，地方官吏，蔑法令之事實，雖列于眼前，而上級官廳及監督機關，不但從未糾正，且尚有人焉，稱揚其政治已上軌道，謂許其可爲模範有凡，甯非事之至怪者。夫主席問案，任意殺人，禁止律師，出庭辯論，同到十六世紀之政策，摹倣七俠五義式之行爲，乃可以謂之爲已上軌道，足資規模，吾人不敏，以爲此實拚命開倒車之舉，必强謂之法治，不亦慎乎？嗚呼！今日而欲以頹廢之法，整飭散漫之局，其惟一要圖，首在擁護法之道美，維持法之權威，否則法治其名，非法治其實，雖法典紛陳，條規大備，亦無補於事矣。

夫何以不得謂之人治也。今日任何當局，當其出膺艱巨之時，莫不以澄清爲志，整飭是圖，吾人不敢以不肖心理，妄加推測，謂其素性庸陋，本來貪污，而作消極悲觀之論斷。然而及其登台，則包圍有人，薰染可驚，誘惑者，欣動者，牽掣者，威脅者，雜列紛陳，靡然皆是。即或宵小盡除，僉壬可屏，然又或且用違其才，或且處非其道，以致整頓有心，而成績無覩，澄清有志，而貪污依然。以人爲治，其結果也如此。甯不可嘆？

吾人以爲治國之道，卑無甚高，不論黨治法治或人治，祇能求其名實相符，則國家可運於掌上。中國今日之所以分裂衰弱，原因固屬甚多，然根本之缺，則在於未得爲治之道，好騖其名而妄其實，徒取皮毛，不重實際，遂演成分崩離亂之局，有責者，於爲治之道，其慎思扶擇而實踐之，則救亡圖强，其庶幾矣。

（錄十二月二十七日北平晨報）





國風社選

紫霞洞與纕蘅疚齋若飛散釋同游　公渚

看山如評詩佳處必蘊藉迤峰効馳驅到此忽警策嚴腰一徑紆藹若露林隙殘楓酡醉顏留餉晚來客夕陽明其間影壓瓦鱗赤紫霞原非霞所異在崖石千年腹中空白日匿陰魄閉山始何僧盡發天地賾觀池生道心淪若瀉雲液少留意無窮再至即陳迹憑高鑑秋毫城闕澹將夕相隨欠一鯨莫問舒王宅遙江吐亂洲雁過時目逆奇情縈歸輪欲畫難爲役

九日集掃葉樓分均得足字　壺天

風雨滿鳳城山川剩鴆毒（讀雅金陵樸詩鴆毒山川是建康）衆愛重九名商略一泛菊磴峻樓逾尊危闌擁落木湖光照肺腑瓶聲奏琴筑主盟斥山老（謂散原翁）健筆起衰俗昔賢逃虛地跫音今滿谷念彼掃葉情異代若相握世亂身飄梗

權會苦難足疏鐘墮夕暝歸路更秉燭

王阮亭詩稿卷子衆異屬題　纕蘅

文人自古恒相輕門戶意氣抵死爭述詩標榜陋軒集直欲神韻祧新城我謂哦詩關世運底須強學寒蟲聲官大年高謗易得悠悠此獄疇平亭朱顏霜鬢微寄慨婉約深得風人情談龍一篇恣抨擊詎免私意淆愛憎飴山蠶尾較風味何啻魯酒儷太羹論詩公亦尊北宋微尚所在吾能評蘇齋發微助張目異代謦欬如相承（漁洋論詩於涪翁半山推崇備至而所作轉不相類故覃溪謂先生眼光直徹千古）先生愛好由天成盛年固已壇坫登卷中強半邦上作（此卷前八首皆少作均見集中）才筆想見新發硎吾儕少作勿輕悔對此敝帚能無矜入吳蹤跡吾亦類羨公生及寰宇平

蔭亭仁弟以攷詧郵政使外國題其再乘槎圖　石遺

整頓。中。華。弃。命。書。三乘。槎。客。比。何。如。倭遲。急。足。疑。投。渚。
傳遽。奇。胠。早。有。車。橫舍。十。年。陳。迹。在。彼都。百。戰。刼。灰。餘。
滿供。日。記。彙。詩。料。待汝。歸。裝。一。起。予。

初冬夜分不寐口占　芷生

銀漢。初。斜。夢。未。終。乍驚。燈。影。照。鴻。濛。年光。冉。冉。輕。寒。候。
夜色。沉。沉。獨。醒。中。窗紙。屢。窺。微。露。白。爐灰。徐。撥。尙。通。紅。
嚴宵。待。漏。須。臾。事。略記。轔。轔。過。闕。東。

杭江路中觀紅葉　訒庵

天教。看。盡。浙。西。山。一日。颷。車。恣。往。還。前度。飽。聽。泉。淅。瀝。
此來。重。見。樹。斕。斑。宛如。絳。袖。朱。脣。輩。離立。蒼。巖。翠。岫。間。
聞道。桐。廬。秋。更。好。扁舟。連。夜。下。嚴。關。

鄭留九橅汀允凝汪壁人畫見贈書答　疑盦

天都。有。尊。宿。畫筆。最。淸。嚴。屈鐵。抽。毫。勁。慳金。費。墨。廉。超
登。艱。汝。躐。擬作。得。吾。臠。咫尺。遺。遯。宅。芳馨。滿。意。撏。

衡山襍詩　什公

不辭。訪。嶽。踏。炎。疆。信宿。颷。車。別。大。梁。誰信。六。通。得。神。足。
祝融。峯。頂。看。朝。陽。嶽頂望日臺

煙霧。迷。濛。頃。刻。收。祥光。亭。外。豁。吟。眸。山靈。卻。與。王。郎。便。
咫尺。開。雲。霽。雪。樓。藏經殿遠眺

髫年。有。志。抗。前。賢。望道。無。涯。髮。已。顚。偏較。白。沙。饒。眼。福。
可。能。腰。脚。擬。甘。泉。訪紫雲書院

笠屐。閒。身。歲。月。寬。稍諳。佛。諦。便。心。安。擁爐。煨。芋。尋。常。事。
嬾向。厨。門。問。嬾。殘。過鄴侯故居

士先。器。識。後。文。藝。塗抹。庸。爲。世。所。宗。天際。眞。人。餘。此。叟。
至今。留。得。狀。元。松。念庵手植松

滿江紅　小樹

紈扇。秋。初。夜。光。動。三五。亂。螢。開。簾。見。迢。迢。河。漢。依。約。雙
星。波。際。鴛。鴦。淸。露。冷。樓頭。鳷。鵲。斷。雲。橫。正。井。桐。飄。葉。墮
銀。床。心。暗。驚。　湘。靈。瑟。緱。嶺。笙。引。虛。籟。帶。愁。聽。悄。獨。支
殘。漏。玉。簟。涼。生。枕。角。留。仙。成。夢。語。燭。花。啼。淚。到。天。明。向
西。風。解。和。懊。儂。詞。蜻。蛚。鳴。

朝中措　殘菊雖披猶見新蕾感嘆有賦　蟄雲

畫樓。依。舊。鎖。秋。陰。香。斷。曲。闌。深。寒。重。晶。簾。猶。卷。夢。回。金。
鈿。難。尋。　氷。泉。幾。薦。相。憐。舊。色。風。雨。曾。禁。多。事。額。黃。偷。
整。半。妝。描。盡。傷。心。

藏園羣書題記

江安傅增湘撰

明內府寫本翰苑羣書跋

翰苑羣書二卷。宋洪景嚴編。文淵閣史部職官類著錄爲十二卷。知不足齋刋本作上下卷。然上卷自李肇翰林志以下凡七篇。下卷自蘇易簡續翰林志以下凡五篇。閣本以一篇爲一卷。非有所增入也。惟直齋書錄作三卷。言自李肇而下十一家。及年表中興後題名爲一書。而以遺事附之。提要因疑今本所收。除年表題名外。不過九家。若列入張著翰林盛事李宗諤翰林雜記正爲十一家。或原本三卷者如是。而今佚之。其說當爲可信。惟宋時原槧久已不存。其佚卷殆不可致。朱竹垞錢竹汀集中。有此書跋語。亦不言所見爲舊刻。鮑本前有盧召弓序。祇言借本校錄。是盧本亦出傳鈔。而鮑氏即據以鋟梓也。今盧氏校本。尚存靜嘉文庫。可以致而知矣。余別見舊帙。多附竹垞跋。則欲求舊本。固戞戞乎難之。昨歲於廠肆文友堂。忽覯茲册。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或至二十字不等。筆墨精美。紙幅闌格。尤古雅絕倫。望而識爲明代內府藏書。以楷法風氣觀之。必爲嘉隆時翰苑人手寫。且版式寬展。卷中語涉朝廷空格。翰苑遺事卷末。有乾道九年邈跋十行。提行欵式。一仍舊觀。又必從宋本撫摹無疑。鈐有拜經樓藏書銘三十五言朱記。盛伯羲祭酒家藏印二方。歷經名家收藏。端緒可尋。尤足增重。因斥重金。收之篋笥。適弢菴太傅。約翰苑同人。集於藏園。爲蓬山話舊之舉。爰出是帙。詳記原委。並乞羣公題名卷端。披宛委之奇書。憶蓬瀛之仙境。異時有補金坡遺事者。或可志之。以存一時之故實也。癸酉八月二十八日傅增湘識

回首春明記夢餘。玉河西畔忍停車。漫愁避世無金馬。幸有遺篇守石渠。觴詠經秋人易感。文章報國願終虛。瀛洲道古關吾輩。待訪陳騤續舊書。

陳弢菴大前輩及夏閏枝前輩同年題詩附後

詞林典故久灰塵。遺子相存集舊臣。儒效難爲前輩繼。朝班曾及中興辰。觀河既耄慙波匿。薰穴求君閱越人。刳目陳。編緬千載不應古意遂沈淪。

閩縣陳寶琛觀并題（時年八十又八）

癸酉八月宴於藏園、重爲蓬山話舊之會、主人出觀內府鈔本洪氏翰苑羣書、以長句紀之、

藏園主人晁陳儔。口數四部懸河流。當筵出示中秘冊。玉堂掌故資談諏。景嚴仍世襲清秩。由唐及宋遺編搜。惜哉三卷僅存二。文淵著錄源流周。傳刻但見鮑淥飲。赫蹏小字雖清遒。那及天家精寫本。朱絲玉版光銀鉤。此書採掇訖北宋。南渡以下當博收。同時汴京述故事。麟臺程監稱其尤。（程俱麟臺故事）陳氏兩錄繼厥後。（陳騤南宋館閣錄又續錄）益公一記附集留。（周必大玉堂雜記在集中）元代文物遜唐宋。秘監有志王商修。（王士點商企翁同撰秘書監志）明推黃廖兩鉅製。詳略互見相掍抔。（黃佐翰林記、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斯並典故之淵藪。允宜薈萃供討蒐。昭代作述益美備。兩度敕撰輝瀛洲。（乾隆敕撰詞林典故八卷、嘉慶續修增爲六十四卷、分十門）煌煌十門六四卷。入海求珠山採鏐。竹垞道古擅博雅。（朱彝尊瀛洲道古錄）梧門述今勤輯裒。（法式善槐廳載筆清秘述聞）私家專著遂罕繼。後軫未免慙前輈。即今瀛亭沒烟莽。欲語銅狄凄清秋。年年汐社呼舊侶。猶藉壺觴相嚶咻。羨君園林宜大隱。輪雲高覆藏書樓。頤陳篋書恣蒐錄。百年墜緒宣沈幽。柱下蘭臺不終廢。承明侍從非俳優。斯文畢竟關治忽。彼哉野言空蚍蜉。

夏孫桐初稿

鈔本續考古編跋

程大昌考古編十卷。文淵閣著錄。明以來凡三刻。故世多見之。惟續編十卷。自直齋書錄外無聞焉。意其散佚久矣。前歲徐梧生司業遺書散出。肆估持明鈔一册來。眎之正程氏續編也。然祇存卷六至十。因錄副藏之。今春薄游南中。過海虞瞿氏書齋。得見舊鈔全帙。爲何義門藏書。驚爲其創獲。爰浼鳳起世兄代覔寫官爲補錄前五卷。既藏事。鳳起並合全書手勘一通。訂正文字訛奪不尠。郵致北來。於是數百年斷種秘籍。至此復留一善本於天壤間。何其幸耶。按程氏前編。乃辨論經義異同。而旁及傳記謬誤。後編則考訂諸史爲多。卷二至五論官制職掌典制。特爲詳核。卷六多言

地理卷七多言戶役政刑。卷八多言經籍源委。通觀兩書。乃知程氏之意。前者、主於、訂、經。後者、主於、考、史。所、謂、合、之、斯、兩、美、也。今聞皖中諸賢方蒐采鄉邦遺著。勒成鉅編。若程氏此書之考辨精詳。有功羣籍者。忍令其長此堙滅耶。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上之不負古人焠掌厲精之勤。下之亦以自慰雪纂露鈔之苦。余蓋日夜引領而企之矣。癸酉九月二十有二日、藏園老人識、

明本頤菴居士集跋

頤菴居士集二卷、宋四明劉應時良佐撰、嘉靖乙酉刊本、半葉九行、行十五字、前有陸游楊萬里二序、後有劉允卿跋、又都穆跋、

按此集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內。茲以明刊校之。開卷陸序。即脫誤四字。如舍此一法。脫舍字。良佐平生。生誤先字。其詞意乃適異。全書祗二十葉。而改定至二十餘字。又補得西郊七絕一首。鮑刻脫去此詩。乃改題三首爲二首。殊可詫怪。佚詩及都氏跋錄於左方。

西郊

誰人躍馬出西郊。野水瀰瀰漲路坳。好似吟哦方得句。時時指點學鞭梢。

書頤菴先生集後

宋南渡詩人。稱范至能陸務觀楊廷秀尤延之爲大家。范陸與游皆吳產。若至能則又余之鄉先生也。當時四明劉先生良佐。與至能務觀唱酬。極蒙賞識。故務觀序先生之詩。而廷秀復爲序之。此可以觀先生矣。先生十七世孫允卿。以名進士知太倉州。携先生之詩自隨。近俾余校正。重刻於梓。先是弘治間。允卿之兄刑部正郎世臣。常托其同年友朱君君佐刻之新安。未見行世。故尚寶卿伯雨。允卿姪也。曩在京師。與余同僚。亦嘗有志於此。會陞官未幾而沒。而今乃成於允卿。噫斯集也。豈直可與四公之詩並傳。後之人欲知劉氏之文獻者。必將於是而有考焉。嘉靖乙酉清明日、太僕少卿吳人都穆敬書、

校北夢瑣言跋

北夢瑣言二十卷、宋孫光憲著、自序言生自岷峨。則固吾蜀人。本書題曰富春。蓋舉郡望也。舊、刋、本、自、明、商、濬、稗、海、外。未、有、他、刻。據孫道明跋。其所傳錄。出於武林忻悅學家陝刋舊本。意、宋、代、祗、此、一、刻。今、陝、本、已、不、可、得、見、矣。文淵閣著錄。爲盧氏雅雨堂本。後有葉石君跋。謂原書得自吳方山家。而吳本又缺第二十卷。然余檢閱商氏稗海。雖各條標題咸缺。未爲足本。而、其、第、二、十、卷。同、宛、然、具、存。是、亦、未、可、盡、廢、也。余前時在南中。得明時萬歷刋本。其書十行二十字。每條皆有題目。要爲罕覯。審其行格與岳元聲刋姚郯錄相同。或此書亦岳氏所刋耶。日前偶嬰小疵。翰文齋以新收海豐吳仲懌侍郎遺書數種相眎。其書多得之嘉興唐鷂安家。而唐氏又得於吳氏拜經樓中。有北夢瑣言一帙。繕錄工雅。有紅藥山房、拜經樓、海寧楊氏諸印。卷、首、有、宋、本、乙、二、印。審、是、槎、客、所、鈐。以、此、推、之。其、傳、錄、出、於、宋、本。殆、可、信、也。病中無俚。因取萬歷本手勘一通。正、訛、補、闕。殆數百事。其最爲差舛者。萬歷本第二十卷。凡十一條。其文與他本無一字相同。蓋、通、行、本、多、原、闕、末、卷。萬、歷、刻、本。乃、陰、割、卷、十、之、半。移、置、於、此、以、補、之。離、析、改、竄。顛、失、其、眞。明、人、謬、妄、之、習。往、往、如、此。殊、不、足、怪。及檢雅雨堂本。其第二十卷各條。文字與鈔本脗合。然校其每條標目。則迴然各異。遂逐條爲之正定。以復舊觀。余因反覆沈思其致誤之由。殊不可得。嗣取鈔刻各本。刻意推研。乃知盧氏所得葉石君本。據以入木。石、君、跋、語。固、明、明、謂、吳、方、山、本。原、缺、第、二、十、卷、也。盧。氏。刻。時。於。其。缺。者。必。取。稗。海。本。以。補。之。又。緣。稗。海。本。原。無。題。目。於。是。以。意。爲。之。標。舉。俾。成。完。帙。豈。料。其。與。原。本。固。格。格。然。柄。鑿。之。不。相。入。耶。夫明、人、昧、於、闕、疑、之、義。騁、其、私、臆。以欺、罔、後、學。其、譌、妄、自、不、足、言。雅。雨。號。稱。通。人。而。拾。遺。補。闕。不。爲。著。明。毋。亦。蹈。私。造。典。籍。之。嫌。耶。數。百。年。沿。訛。踵。謬。之。書。一。旦。神。明。煥。然。頓。還。舊。觀。其。忻。幸。爲。何。如。也。余始得萬歷本。重其版刻。爲諸家目錄所未載。恒深自珍秘。而、孰、知、其、有、竄、亂、卷、第、之、弊。繼見盧刋。依葉校訂正。文字視商氏爲善。正嘉其掃葉之功。而、孰、知、其、有、妄、補、標、題、之、弊。昔人謂不盡觀天下書。愼勿妄下雌黃。余更爲之進一解曰。讀。書。不。得。舊。本。愼。勿。輕。言。校。勘。此書設非親見影宋舊鈔。手加勘定。則兩本之弊。將終古末由證明。是知。古。人。露。鈔。雪。纂。之。勤。其貽。功。於。後。學。至。閎。且。遠。也。顧竊有疑者。槎客藏書。率加手識。刋入拜經樓題跋中。此帙印識纍纍。而未曾入錄。致其佳勝。無人爲之表襮。毋亦。目。見。泰。山。而。失。之。眉。睫。耶。癸酉十月八日藏園老人病也漫識、

凌霄一士隨筆

王邦璽「雜詩十九首」有云：『九卿官署重司成，階下排班例送迎。獨愛儒臣稱謂別，滿堂僚屬盡門生。（國子監屬官稱堂官曰老師。）』記爲國子監司業時事也。蓋以國學爲文化機關之故。堂屬而作師生之稱，不與尋常官署同。內閣侍讀中書等對大學士及協辦大學士，亦作師生稱謂，則沿明制，大學士（五品）本文學侍從之臣之遺意也。翰林爲清華之選，科道爲風憲之官，自更不執屬吏禮矣。文廷式「聞塵偶記」云：『內閣中書見大學士，但點首而已，不揖不跽，相傳以爲明制如此。盛伯希云：「內閣自中書以上同堂印，翰林院自庶吉士以上，國子監自學錄以上，並同堂印。凡同堂印者，不得爲屬官，故內閣翰林國子三衙門，有師生之稱，無堂屬之稱也」』。科道雖自有印信，不同堂印，而亦不爲臺長之屬官。

明初之大學士，猶清之南書房翰林耳，其後乃爲宰輔之任。（清初南書房翰林，亦甚有權，高士奇其尤著者。）至清，定爲極品，秩冠百僚。軍機處設立以後，內閣之權漸替，馴成閒曹冷署矣。其與翰林院之關係，則始終息息相通。如非閣臣及翰林授職之員例不諡「文」，及閣臣須至翰林院行到任禮，均可見閣院原屬一家。宣統辛亥設立所謂新內閣，原有之內閣裁撤，而大學士協辦大學士，以階資不便撤銷其頭銜，則令仍序次於翰林院。曰仍者，明其不爲改併也。在職掌上，內閣不與機務後，典制文字，仍多撰擬，爲其重要職務。「味蒓穇隨筆」云：『內閣……領以大學士，而侍讀中書等官實司筆札。漢員輪値之

地曰漢票簽處，與大學士値廬相毗連。其職掌爲撰擬硃批，傳宣綸綍。此外典制之文，如駢文詔旨，歲時宮庭賀表，外官文自藩臬自總兵以上及外藩世職之敕書，內外文武百官之誥命，其隸內閣職掌者，以皆由漢員撰擬，故凡漢員之略負文望者，必兼充本衙門撰文一差，以專擬此項文字。値廬懸劉文正公（統勳）一聯云：「天下文章莫大處，龍門聲價最高時。」想見當時地望之華貴……內閣遂成閑曹，然遇有典禮，撰文一役猶頗繁劇。。予充撰文，在戊申冬間，時適孝欽顯皇后德宗景皇帝同時升遐，凡遺敎遺詔，嗣皇帝登極詔，册尊皇太后及恭上皇太后尊號等一切恩詔，撰擬書寫，皆撰文司之。又宰臣籲請節哀之奏，凡三四上。升祔太廟，恭上册寶，恭定尊謚，典禮重大，每稿又必一再易。與同人昕夕不遑者越三月有餘。蓋寶櫳雖去，軀殼猶存，每削一稿，動關掌故，尙非百司之瑣屑簿書所能比擬也。 讀「內閣撰擬文字」一書，[illegible]皇皇，他日必與「皇朝文典」並傳無疑。（「文典」所載，皆翰林院應奉文字。）……凡明代閣臣，必用翰林，……「明史」載：內閣用銀印，直紐，方一寸七分，文曰「文淵閣印」，而文牘往還乃不用此，別用翰林院印。足見翰苑之重，而內閣與翰林院當時直同一體矣。清代內閣用典籍廳印。其初所謂典籍者，亦即翰林院典籍。厥後內閣別設典籍二員，另鑄印信，凡閣中一切公牘皆用之，而內閣與翰林院雖漸分離，尙相連屬。凡輔臣入閣受任之初，到閣後，雖不兼掌院，亦必至翰林院行到官之儀式。又應奉文字，凡制誥由內閣撰擬，祭葬碑文等由翰林院撰擬，而賀表等件，又有院撰而閣繕者，或有閣撰而院繕者，蓋數百年後權限尙未劃清矣。』於內閣文役暨閣院關係，言之頗悉，足供考鏡。有明閣臣，必用翰林，初制如是，後不盡然，特仍以翰林出身者爲多耳。清仍之，非進士不得入閣。（此指漢員，滿員不論此。）左宗棠擧人大拜，李鴻章所謂「破天荒相公」也。清內閣行文用典籍廳印，蓋內閣無

大學士堂印也。以正一品衙門而用七品之印亦奇。（新內閣乃鑄大印。）內閣既自設典籍二員，（例由中書推遷。）翰林院之典籍乃改稱典簿。

關於考差放差，上卷第四十九期曾述之。文廷式癸巳放江南鄉試副考官差，其「南軺日記」七月十一日記考差放差事云：『考差之卷，乾隆間曾明發等第。戴吟梅「藤陰雜記」載朱丕烈考三等放江南試差是也。翁覃谿「翁氏家事略記」，亦自記其考差等第名次。至乾隆中年，則不發矣。至道光朝，宣宗必問曰：「爾記所取何人否？」對曰某某，宣宗即不悅，恐其漏洩也。後稍稍知此意，遇問則對曰不復記憶，宣宗乃喜。及穆宗以沖齡踐祚，太后臨朝，則拆彌封之事，軍機大臣任之。癸亥以後，凡放某省差，皆由軍機大臣擬正擬陪，候上點定。（此高陽相國爲余言之，必不誤也。）光緒初年尚仍其例。近自親政後則多出自特簡，臣下不得與聞矣。』又云：『向來閱考試試差卷，僅派八人。近以與試人多，添派十人。今年閱卷，有志伯愚閣學銳 汪柳門侍郎鳴鑾 諸人，故所傳之信較確。惟余卷則未有見之者，或以爲福相國所取第三，亦無的證也。然十人所取之第一，則劉世安福（按福錕也）劉學謙崑（按崑岡也）吳士鑑孫（按孫毓汶也）高熙喆陳學棻劉福姚李端棻戴鴻慈阿克丹鄒福保洪（按洪鈞也）李盛鐸汪 謝佩賢志 熊亦奇王文錦，皆有實據，而其中得試差者僅劉福姚及鄒謝三人，足知事由宸斷，非臣僚所能擅擬矣。』亦宜與前述參看。

壬辰新鼎甲劉福姚吳士鑑陳伯陶，均未散館即於癸巳獲掌文衡。福姚伯陶典試黔滇，士鑑則爲順天同考官。京闈襄校，亦差也，與考差前列亦非無關係者。是年外放試差者：雲南正吳家瑞，副陳伯陶，貴州正劉福姚，副陳璧，廣東正顧璜，副吳郁生，廣西正張亨嘉，副勞肇光，福建正龍湛霖，副杜本崇，湖南正黃紹第，副秦綬章，四川正朱琛，副徐仁鑄，甘肅正程棫林，副謝佩賢，江西正惲彥彬，副鄒福保，湖北正吳鴻甲，副彭述，浙江正殷如璋，副周錫恩，江南正徐會灃

，副文廷式，陝西正丁惟禔，副徐繼孺，山東正長萃，副柯逢時，河南正王懿榮，副李桂林，山西正薛寶辰，副高枏。翌年（甲午）會試，劉學謙高熙喆李盛鐸均爲同考官。

楊士琦之卒於上海，丁寶銓所送祭幛，顏以「先正典刑」四字。弔者見之，莫不驚詫。「典型」古作「典刑」，本可通，特觀此四字者，不禁聯想及於「明正典刑」一語，而訝其失檢也。未幾•寶銓爲怨家暗殺。謔者曰：「此可謂「後正典刑」矣！」未免太虐。（或謂士琦之死，亦非考終。事涉隱秘，不知其審也。）

補白

杏山草堂詩話（二）

（曾嘯宇著）

吳梅村雁門尚書行。以龍門史筆。行爲韵語。與孫公本傳相表裏。詢詩史也。梅村敘云。潼關陷。公獨身橫刀衝賊陣以沒。與本傳俱言不能得其屍。今讀呂元素先生詩。始知孫尚書白谷先生。係戰敗投黃河死。呂公新安籍。距郟邑潼關較近。又爲時匪遙。父老傳聞。不爲無據云。夢月巖集郟縣行云，郟縣城南飛老烏。夜啼荒塚饑相呼。喙盡當年戰場肉。只今尚有髑髏枯。崇禎年間何事無。關西寇盜紛馳驅。燎原初起可撲滅。車箱一戰殲無餘。推轂者誰由議撫。中原忍見血糢糊。雁門尚書大都督。手提寶劍名昆吾。部下健兒一敵萬。尚書料敵如孫吳。惜哉朝廷爲計疎。催戰不肯遲斯須。霖雨洗兵天亦酷。百萬貔虎化爲魚。不然賊已伏天誅。嗟哉尚書烈丈夫。黃濤白馬隨伍胥。（公自注，相傳孫司馬白谷投黃河死）洛陽帝子死社稷。孝陵松柏同邱墟。五十年來說軼事。老翁爲我泣城隅。其人白髮鬣且癯。支離尚保百年軀。休矣老翁莫欷歔。且盡襄陵一杯酒。西山落月臨征途。此詩慷慨悲歌。得少陵神髓。敘事處補梅村所不及。尤關一代掌故也。

牛（三幕劇）

熊佛西

△老牛又是一陣狂叫。王四不耐煩的走到門口指着牛罵道：

王四：你還沒有叫够嗎——叫了這麼一天？不許再叫了，聽見嗎？

王妻：三天來他只喝了些水。

王四：誰叫他投錯了主兒，生錯了年頭，活該他餓死！

△王妻放下搗樹皮的器子，走到門外去安慰牛。

王妻：可憐，你餓了是不是？等一會兒就有吃的了。春天來了，你就用不着挨餓了，到處都是青草。

△牛彷彿了解她的話，已停止叫了。王妻復進來。

王四：這老牛也眞倒霉，跟我做了一輩子的活，辛苦了一輩子，到近在還要餓死！

馬毛：（在院內）這是王四家裏嗎？

王四：是呀。你找誰呀？

△馬毛上。他是一個三十來歲的中年人，蓄着一點點鬍鬚，身材高瘦，面色青黃，一望就知道他是一個經驗豐富的『高射砲手』（吸白面者）。他穿着一件沒有肩章的灰色製服。

馬毛：你是王四嗎？

王四：是呀，您是那兒來的？

馬毛：我叫馬毛，是團部派來收牲口捐的。

王四：收牲口捐的？那兒派來的呀？

馬毛：不給你說了是團部派來的嗎？

王四：團部？那個團部？

馬毛：團部你們都不知道嗎？你睜開眼睛來看看我身上的制服！

王妻：對了，他們是軍隊上派來的。可是先生，收捐稅的事情不是一向都由縣衙門裏來收嗎？

馬毛：這沒有什麼關係，我們也收，縣衙門裏也收，反正你們都得給。

王四：哦。我知道了。今天您是來要什麼捐的呀？

馬毛：來要牲口捐的！

王四：我們的牲口早就死完了！

王妻：對了，我們現在沒有牲口了。

馬毛：院裏那頭牛是誰的呀？

王妻：那牛⋯⋯那牛是別人拴在這兒的。

馬毛：也得納捐。

王妻：也得納捐？納多少呀？

馬毛：五塊錢。

王四：五塊錢？好傢伙！你現在吃了我，我也拿不出五塊錢來啦！你瞧瞧我這樣兒，像拿得出五塊錢的人嗎？

馬毛：你拿不出來也好，那麼我把牛牽走！

王妻：你把牛牽走？

馬毛：對了，把牛牽走！

王妻：您到底是那兒派來的啊？

馬毛：你們用不着問我是那兒派來的！你睜開你們的眼睛瞧得了。反正你們快拿錢來，不然我牽牛！

王四：牽牛拼牽牛吧！反正老牛一條！他想快要

餓死了！

馬毛：那麼我眞把牛牽走啦？

王四：你牽吧。

王妻：不行！這牛在我們家裏做了十五年的活，我們不能這樣的讓他牽走！

馬毛：不牽走也行，那麼就快交五塊錢吧。

王四：早就叫你瞧瞧我們這個樣兒，能不能拿出五塊錢來？

馬毛：那麼我牽牛？

王妻：牛是不能牽走的！

馬毛：那麼就拿錢來？

王四：錢也是沒有的！牛也是不能牽的！

馬毛：那麼我連人帶牛一塊兒帶走！

王妻：怎麼？怎要連人呀？

馬毛：連人帶牛！

王四：我告訴你！那『不行』！

馬毛：不行？把你帶去槍斃了，看你行不行！我馬上去牽牛！

△王四攔住馬毛

王四：不行！你不能牽牛！

馬毛：那麼你交錢！

王四：錢？哼，——命倒有一條！

△兩人幾乎要動武，馬毛把王四推開，跑到院裏去牽牛，王妻一方面壓住王四，一面追了出去。牛又是一陣狂叫。片刻她又陪着馬毛走了進來。

王妻：我們實在沒有錢！兩天來除了喝水，什麼都沒有吃！

馬毛：你們今天總得交錢。那怕少交一點兒。不然我沒有法到上頭去交代。

王妻：少繳多少呢？

馬毛：你們就交四塊錢吧！

王四：一個錢也不交，讓他把牛牽走得了！

王妻：你這人眞是不知我們莊稼人家的苦處：漫說沒有錢，就是有錢，像這樣一頭老牛，我們也不能繳四塊錢的捐呀？

馬毛：我們一個月難得來麻煩你們一次。

王妻：給你一塊錢得了？

王四：你從那裏來的一塊錢？——讓他把牛牽走得了！

馬毛：不行。不行。一塊錢決不行。至少你們得給三塊錢！

王妻：我們只有一塊錢。還是剛才借來活命的。

馬毛：那麼我還是把牛牽走吧？

王四：讓他牽走！

王妻：你這人眞是不知道我們窮人的苦處：你牽走就牽走吧！

馬毛：好！

△馬毛又要出去牽牛，王妻阻住他。

王妻：你好狠很的心腸！我們今天好容易向彭二爺借來三塊錢活命，現在你又要拿去！好吧，你就拿去吧！都在這兒！你就拿去吧！

△王妻把三塊錢掏出時，已經流下淚來。待王四過來阻住，馬毛已經把三塊錢放到袋裏去了。

王四：你不能給他！這是彭二爺的錢！

馬毛：我不是瞧着這孃們怪可憐的，我連這三塊錢都不要。好吧，你們趕快再替我籌出那兩塊錢來吧，不然的話我還是要把人牛一塊兒帶走的。我回頭再來。

王四：你再來？好吧！

△馬毛下。王妻坐在一旁哭泣。

王四：你還哭？憑空把三塊錢送給人家？看你用什麼還彭二爺？

王妻：我不給他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軍隊上的人是惹不得的。你不給他，他們眞可以槍斃

你！

王四：讓他們來槍斃我得了！反正我在這兒求死不得呢！

△張龍上。他是王四的表哥，年約四十，長得豪俠的面龐，魁武的身材。

張龍：四弟！你們都在家嗎？

王四：您……您……？

張龍：怎麼？四弟，你不認識我了嗎？我是你的表哥張龍！

王四：唉喲喲！我眞是瞎了眼，怎麼連龍大哥都不認識了！您好呀，大哥？您從那兒來？——您是西北風颳來的吧？

王妻：龍大哥，怎麼好幾年沒有上我們這兒來？您好呀？大嫂都好呀？

張龍：都好，四嫂，你們也好呀？

王妻：人倒不錯，就是年頭太難了！簡直沒有吃的！不怕您笑話。

王四：你眞是，怎麼表哥一進門你就和他說這些呢？表哥，幾年不見，您長胖了！

張龍：眞的我長胖了嗎？

王四：可不是嗎？您眞是長胖多了。一向事情都得意吧？看樣兒，您現在不是種莊稼吧？

張龍：種莊稼的人能穿這樣的衣服嗎？我早已不幹那套把戲了。看樣兒，你們沒有從前好吧？你們都瘦了！怎麼都瘦成這個樣兒了呢？

王四：唉，這就不用提了！這都是因爲這兩年年頭不好，沒有吃的啦！加之不斷的，又是些嘔氣的事情！您還沒有看見我母親，她老人家更是瘦得不成樣兒了！

張龍：對了，怎麼沒有看見姨媽？她老人家在家嗎？

王妻：在裏面啦。我去請她老人家出來！

△王妻下，片刻與王母同上。

王母：噯喲，是龍兒來了嗎？我不是做夢吧？

張龍：姨媽，您老人家好嗎？

王母：好。好。就是老了。孩子，你也好嗎？聽說你發了財了呀？眞的嗎？

張龍：財是沒有發，不過現在有一碗飯吃罷了。

王母：這個年頭沒有飯吃的人多了，你有飯吃就算好福氣。你的表弟這兩年眞倒霉，不怕你笑話，孩子，簡直窮得吃的都沒有了！

張龍：剛才聽表弟說過。我這裏帶來了一點不成樣兒的東西，孝敬姨媽。這一包是四只燒雞。這一包是四盒點心。都是姨媽喜歡吃的。

王母：噯喲！孩子！這……這……

張龍：這裏……這裏還有……（把手往袋內掏）

王母：够了！够了，這就很够了，很够我們吃兩天了！

張龍：這拾塊錢是補送姨媽壽禮的。姨媽不是去年七十歲嗎？

王母：噯喲孩子，你眞是發了財了！這麼些大洋錢！你現在是得了什麼好差事呀？不是種莊稼吧？

張龍：我現在做點小買賣。早就不種莊稼了。

王四：您的買賣必是很發財吧？

王妻：可不是吧？

張龍：買賣倒是不錯。我也弄得沒有辦法才去做這種買賣。從前我何嘗不是等你們一樣，窮得飯都沒有吃的？也是沒有辦法才過上這條路上來！

王四：說的是呀，從前表哥也是和我們一樣窮，沒有料到咱們幾年沒見，您就濶起來了。

王母：噯喲，我都老糊塗了！孩子，你還沒有吃飯吧？

張龍：不忙，姨媽。

王四：那麼趕快去做點什麼東西給表哥吃吧？

王妻：做點……什麼呢？咱們家裏只有……只有

……（指樹皮而言。王母深怕她說出來，便忙止住她）

王母：這些東西你表哥是不吃的。你趕快去弄點好的給你表哥吃吧。

張龍：不要費事。什麼都成。那裏頭裝的是什麼玩意兒？

王母：孩子，你快把這些東西搬進去吧！

△王妻連忙把樹皮等拿了進去。

張龍：姨媽眞是太費事了。其實只要有一碗掛麵煨兩個雞子就行了。

王四：一碗掛麵兩個雞子？哦？表哥現在常吃這個？

張龍：平常吃點心，有這個就行了。

王妻：（在內）媽！請你快來罷？

王母：來了，孩子！你們在這兒坐一會兒，我到裏面去看看有點什麼可吃的。

張龍：姨媽不要太費事了！

王四：先燒一壺開水，把表哥帶來的點心吃一點就行了。

張龍：對了。這倒省事。那裏面是兩盒雞蛋羔。

△王四打開一盒雞蛋羔。王母把張龍送來的東西都帶到裏面去了。

王四：好香的雞蛋羔呀？（先自己拿了一大塊放在嘴裏，然後才遞給張龍）

張龍：湊合着可以吃。我看你很餓似的？

王四：不怕表哥笑話，我已經兩天沒有吃了！

張龍：什麼！你兩天沒有吃？你爲什麼不吃呢？是病了嗎？

王四：不是。

張龍：那麼爲什麼不吃呢？

王四：要是有吃的還不吃嗎？

張龍：窩窩頭小米麵什麼的，總不見得沒有吧？

王四：您不信，我們吃的是樹皮和草根。有時參合着一點雜合麵，有時還……

張龍：沒有料到你們窮到這種地步了！眞是可憐。來，這幾塊雞蛋羔你別剩下吧，通統吃了！

王四：表哥夠了嗎？

張龍：我夠了。眞想不到種莊稼人家會窮到這個樣兒了！唉！

王四：沒有吃到不要緊，有時還得受寃枉氣！就拿今天來說吧：一下地主來逼租了，一下又是什麼隊上來收牲口捐了，一下又是衙門裏來抽稅了，整年的像這樣鬧個不了？這日子眞不是人過的！

張龍：哦？原來是這樣？一切我都明白了，表弟用不着往下說。唉，這也正是我爲什麼去做這種黑心的買賣！

王四：對了，表哥究竟做的是什麼買賣？

張龍：我做的不是好買賣，也是沒有辦法才幹這種勾當！

王四：我可以去幫你的忙嗎？

張龍：怕你吃不了那邊的苦。

王四：只要有飯吃就行。就比這裏好。

張龍：這看你怎麼看法：你這邊是沒有飯吃——痛苦！我那邊是良心不安——痛苦！

王四：表哥既是好好的做買賣，怎麼會良心不安呢？

張龍：這就一言難盡了！

△老牛又是一陣狂叫

張龍：這牛幹嗎叫得這麼厲害？

王四：三天沒有喂「料」了！

張龍：乾草都沒有喂他一點嗎？

王四：只喂他水。你說他們可惡不：就是這樣一條老牛，他們還要來抽五塊錢的捐？

張龍：眞是他媽的不成話！你給他們了嗎？

王四：已經給三塊了。他說還要來。

張龍：究竟是那兒來的這麼些渾蛋啊？

王四：他說他是隊上派來的。有時候他又說他是衙門裏派來的。究竟是那兒來的我也說不上。

張龍：再來就揍他媽的渾蛋，管他是那兒來的！

王四：我剛才就想揍他！可是又怕闖出禍來！

張龍：不要緊！他再來你儘管揍他，闖出禍來了有我！

△牛又叫。接着馬毛上。

王四：你還來幹什麼？

馬毛：你還欠兩塊錢牛捐。

王四：錢是沒有的！乾脆你牽牛得了！

馬毛：那麼我眞牽牛了啦？

王四：只要你敢牽！

△王母左手拿着兩個碗，右手提着一瓦壺開水上。王妻隨上，她提着一個筐子似要出門去。

王母：孩子，你先喝碗水罷，飯還有一會兒啦。

王妻：嘿，你又來幹什麼？不是給你錢了嗎？

馬毛：沒有給足那個數目。所以我還得牽牛！

王母：牽牛？牽誰的牛呀？

馬毛：牽你們家裏的牛。

王母：牽我們家裏的牛？

馬毛：對了，我就去牽！

△馬毛轉身欲下，張龍在旁氣得面紅耳熱。

張龍：站住！

馬毛：你怎麼啦？

張龍：我要揍你！

△王母忙插入他們中間，意欲解勸，沒有料到馬毛氣在火頭，一掌將她推去，王母唉喲一聲倒地。王妻扶母，張龍王四即與馬毛決鬥。唉喲之聲與『揍死你媽的』之聲混成一團。結果，馬毛不支，大敗而逃。

王四：這小子眞够量了！

張龍：今天應該揍死他！

王妻：媽呀！您怎麼啦？

王四：媽呀！您……您怎麼啦！您怎麼啦？

△王妻即忙倒了一碗水被王母，但是她已經不能張嘴了。

張龍：噯呀？姨媽怎麼啦？

王妻：媽呀！媽呀！

王四：媽呀？媽呀！她……她老人家已…已經不…不行了！已經過去了！

張龍：七十多歲的人那能受得住那麼一下！

△此時王妻嗚嗚呀呀的哭。王四與張龍亦流下淚來。正在這個時候馬毛拿着手槍上。未發一言就向王四開了一槍，未中，張龍衝了過去與馬毛決戰，結果把馬毛的手槍奪了過來，開了一槍馬毛應聲倒地。

張龍：他媽的！這不是我上門來送死嗎！

王四：可是表哥，這事情可鬧大了！

張龍：沒有什麼！這種傢伙還不該死嗎？

王四：可是我不能在這村裏就了！

張龍：跟我走得了！馬上跟我走！

王四：可是我不能這樣走：母親沒有人埋葬，妻子沒有人照顧！

張龍：四弟！現在你顧不了這些了！還是逃要命緊，趕快吧，外面彷彿有人來了！你聽？四嫂，我這裏留下二十塊錢，你瞧着用吧！

王妻：這…這個…這個不行…這個…我怎麼…？

張龍：快走，四弟！外面已經有人來了！咱們快走吧！快走吧！

王四：你放心！不久我一定來接你！

△張龍拉着王四往外走。王妻拉着王四不放手。張龍把王妻推開，急忙拉着王四往外跑了。王妻號啕大哭。院內的老牛又狂叫。片刻，彭二上。

彭二：噯呀！王四嫂，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第一幕完——

邊城

（二）

沈從文

三

兩省接壤處，三十餘年來因為主持地方軍事的，注重在安輯保守，處置極其得法，并無變故發生，水陸商務既不至于受戰爭停頓，也不至于為土匪影響，一切莫不極有秩序，故人民亦莫不安分樂生。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發生別的死亡大變，為一種不幸所絆倒，覺得十分傷心外，中國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掙扎中的情形，似乎就不會為這邊城人所感到。

邊城所在一年中最熱鬧的日子，是端午，中秋，與過年。三個節日過去三五十年前，如何興奮到這地方人，直到現在，還毫無什麼變化，仍然成為那地方居民最有意義的幾個日子。

端午日，當地婦女小孩子，莫不穿了新衣，額角上用雄黃蘸酒畫了個王字。任何人家到了這天必皆可以吃魚吃肉。大約十一點鐘左右，全茶峒人就皆吃了晚飯，把飯吃過後，在城裏住家的，莫不倒鎖了門，全家出城到河邊去看划船。河街有熟人的，可到河街吊脚樓窗口邊看，不然就站在稅關門口與各個碼頭上看。河中龍船以長潭某處作起點，稅關前作終點，因為這一天軍官稅官以及當地有身分的人，莫不在稅關前看熱鬧。划船的事船家在數天以前就早有了準備，分組分帮各自選出了若干身體結實手脚伶俐的小夥子，在潭中練習進退。船隻的形式，與平常木船皆不相同，形體一律又長又狹，兩頭高高翹起，船身繪着朱紅色的長線，平常時節多擱在河邊乾燥洞穴裏，要用牠時，拖下水去。每隻船可坐十二個到十八個槳手，一個帶頭的，一個鼓手，一個鑼手。槳手每人持一疋短槳，隨了鼓聲緩促為節拍，把船向前划去。坐在船頭的，頭上纏裹着紅布包頭，手上拏兩枝小令旗，左右揮動，指揮船隻的進退。擂鼓打鑼的，多坐在船隻的中部，船一划動便即刻蓬蓬鏜鏜把鑼鼓很單純的敲打起來，為弄槳水手調理下槳節拍。一船快慢既不得不靠鼓聲，故每當兩船競賽到劇烈時，鼓聲如雷鳴，加上兩岸人吶喊助威，便使人想起梁紅玉水戰擂鼓，水擒楊么時也是水戰擂鼓。凡把船划到前面一點的，必可在稅關前領賞，一疋紅，一塊小銀牌，不拘纏掛到船上某一個人頭上去，皆顯出這一船合作的光榮。好事的軍人，且在每次某一隻船勝利時，必在水邊放些表示勝利慶祝的邊砲。

賽船過後，城中的戍軍長官，為了與民同樂，增加這節日的愉快起見，便把綠頭頸的大雄鴨，頸膊上縛了紅布條子，放入河中，儘善于泅水的軍民人等，下水追趕鴨子。于是長潭換了新的花樣，水面各處是鴨子，各處有追趕鴨子的人。

船與船的競賽，人與鴨子的競賽，直到天晚方能完事。

掌水碼頭的龍頭大哥順順，年青時便是一個泅水的高手，入水中去追逐鴨子，在任何情形下總不落空。但一到次子儺送年過十二歲時，已能入水閉氣來潛到鴨子身邊，再忽然從水中冒水

而出，把鴨子捉到，這作爸爸的便解嘲似的說：「好，這種事有你們來作，我不必再下水了。」于是當眞就不下水與人來競爭捉鴨子。但下水救人呢，當作別論。凡幫助人遠離患難，便是入火，人到八十歲，也還是應爲這個人一種不可逃避的責任！

天保儺送兩人皆是當地泅水划船好選手。

端午又快來了，初五划船，河街上初一開會，就决定了屬于河街的那隻船當天入水。天保恰好在那天應向上行，隨了陸路商人過川東龍潭送節貨，故參加的就只儺送。十六個結實如牛犢的小夥子，帶了香，燭，邊炮，同一個用生牛皮蒙好繪有朱紅太極圖的高脚鼓，到了擱船的河上游山洞邊，燒了香燭，把船拖入水後，各人上了船，燃着邊炮，擂着鼓，這船便如一枝箭似的，很迅速的向下游長潭射去。

那時節還是上午，到了午後，對河漁人的龍船也下了水，兩隻龍船就開始預習種種競賽的方法。水面上第一次聽到了鼓聲，許多人從這鼓聲中，感到了節日臨近的歡悅。住臨河吊脚樓有所盼望的，也莫不因鼓聲想到遠人。在這個節日裏，必然有許多船隻可以趕回，也有許多船隻只合在半路過節，這之間，便有些眼目所難見的人事哀樂，在這小山城河街間，讓一些人嬉喜，也讓一些人皺眉！

蓬蓬鼓聲掠水越山到了渡船頭那里時，最先注意到的是那隻黃狗。那黃狗汪汪的吠着，受了驚似的繞屋亂走，有人過渡時，便隨船渡過河東岸去，且跑到那小山頭去向城裏大吠。

翠翠正坐在門外大石上用粽葉編蚱蜢蜈蚣玩，見黃狗先在太陽下睡着，忽然醒來便發瘋似的亂跑，過了河又回來，就問牠罵牠：

「黃，黃，你做什麼！不許這樣子！」

可是一會兒那聲音被她發現了，她于是也繞屋跑着，且同狗一塊渡過了小溪，站在小山頭聽了許久，讓那點迷人的鼓聲，把自己帶到一個過去的節日裏去。

四

還是兩年前的事。五月端陽，渡船頭祖父找人作了代替，便帶了黃狗同翠翠進城，過大河邊去看划船。河邊站滿了人，四隻朱色長船在潭中滑着，就船水剛剛漲過，河中水皆豆綠色，天氣又那麼明朗，鼓聲蓬蓬擂着，翠翠抿着嘴一句話不說，心中充滿了不可言說的快樂。河邊人太多了一點，各人皆儘張着眼睛望河中，不多久，黃狗還在身邊，祖父卻擠得不見了。

翠翠一面注意划船一面心想過不久祖父總會我來的。但過了許久，祖父還不來，翠翠便有點慌了。先是兩人同黃狗進城前一天，祖父就問翠翠：「明天城裏划船，倘若一個人去看，人多怕不怕？」翠翠就說：「人多我不怕，但自己只是一個人可不好玩」。于是祖父想了半天，方想起一個住在城中的老熟人，趕夜裏到城裏去商量，請那老人來看一天渡船，自已却陪翠翠進城玩一天。且因爲那人比渡船老人更孤單，身邊無一個親人，也無一隻狗，因此便約好了那人早上就過家來吃飯，喝一杯雄黃酒。第二天那人來了，吃了飯，把職務委托那人以後，翠翠等便進了城。到路上時，祖父想起什麼似的，又問翠翠，說：「翠翠，翠翠，人那麼多，好熱鬧，你一個人敢到河邊看龍船嗎？」翠翠就說：「怎麼不敢？可是一個人有什麼意思」。到了河邊後，長潭裏的四隻紅船，把翠翠的注意力完全佔去了，身邊的祖父似乎也可有可無了。祖父心想：時間還早，到收場時，至少還得三個時刻。溪邊的那個朋友，

也應當來看看年青人的熱鬧，回去一趟，換換地位還趕得及，因此就告翠翠，人太多了，就站在這里看，不要動，他到別處去有事情，無論如何總趕得回來伴她回家。翠翠正爲兩隻競速並進的船迷着，祖父說的話毫不思索皆答應了。祖父知道黃狗在翠翠身邊，也許比他自己在她身邊還穩當，于是便回家看船去了。

祖父到了那渡船處時，見代替他的老朋友，正站在白塔下注意聽遠處鼓聲。

祖父喊祥他，請他把船拉過來，兩人渡過小溪仍然站到白塔下去。那人問老船夫爲什麼又跑回來，祖父就說想替他一會兒，，故把翠翠留在河邊，自己趕回來，好讓他也過河邊去看看熱鬧，看得好，就不必再回來，只須見了翠翠告她一聲，翠翠到時自會回家的，小丫頭不敢回家，你就伴她走走！但那替手對于看龍船已無什麼興味，却願意同老船夫在這溪邊大石上各自再喝兩杯燒酒。老船夫十分高興，把酒葫蘆取出，推給城中來的那一個。兩人一面談些端午舊事，一面便把酒喝下去，不到一會，那人却在岩石上爲燒酒醉倒了。

人既醉倒了，無從入城，祖父爲了責任又不便與渡船離開，在河邊的翠翠便不能不着急了。

河中划船的決了最好勝負後，城裏軍官已派人駕小船在潭中放了一羣白鴨子，祖父還不見來。翠翠恐怕祖父也正在什麼地方等着她，因此帶了黃狗各處擠著去找尋祖父，結果還是不得祖父的蹤跡。後來看看天快要黑了，軍人抬了長凳出城看熱鬧的，皆已陸續扛了那凳子回家。潭中的鴨子也只剩下三五隻，捉鴨人也漸漸的少了。落日向上游翠翠家中那一方落去，黃昏把河面裝飾了一層薄霧。翠翠望到這景致，忽然起了一個怕人的想頭，她想：「假若爺爺死了」？

她記起祖父囑咐她不要離開原來地方那一句話，便又爲自己解釋這想頭的錯誤，以爲祖父不來必是進城去或到什麼熟人處去，被人拉著喝酒，故一時不能來的。正因爲這也是可能的事，她因此又不願在天未斷黑以前，同黃狗趕回家去，只好站在那石碼頭邊等候祖父。

再過一會，對河的兩隻長船已泊到對河小溪裏去不見了，看龍船的人也差不多全散了。吊脚樓有娼妓的人家，已上了燈，且有人敲小斑鼓彈月琴唱曲子。另外一些人家，又有划拳行酒的吵嚷聲音。同時泊在吊脚樓下的一些船隻，上面也有人在擺酒炒菜，把青菜蘿卜之類，倒進滾熱油鍋裏去時發出吵……的聲音。河面已朦朦朧朧，看去好像只有一隻白鴨在潭中浮着，也只剩一個人追著這隻鴨子。

翠翠還是不離開碼頭，總相信祖父會來找她，同她一起回家。

吊脚樓上唱曲子聲音熱鬧了一些，只聽到下面船上有人說話，一個水手說：「金亭，你聽你那婊子陪川東莊客喝酒唱曲子，我賭個手指說這是她的聲音！」另一個水手就說：「她陪他們喝酒唱曲子，心却想着我。她知道我在船上！」先前那一個又說：「身體讓別人玩着，心還想着你，你有什麼憑據？」另一個說：「有憑據」。於是這水手吹着唿哨，作出一個古怪的記號，一會兒，樓上歌聲便停止了。歌聲停止後，兩個水手皆笑了。兩人接着便說了些關於那個女人的一切，使用了不少粗鄙字眼，翠翠很不習慣把這種話聽下去，但又不能走開。且聽水手之一說樓上婦人的爸爸是被人殺死的，一共殺了十七刀，翠翠心中那個古怪的想頭，「爺爺死了呢？」便仍然佔據到心裏有一忽兒。

兩個水手還正在談話，潭中那隻白鴨慢慢的

同翠翠所在的碼頭邊游來，翠翠想：「再過來些我就捉住你！」於是靜靜的等着，但那鴨子將近岸邊三丈遠近時，却有個人笑着，喊那船上水手，原來水中還有個人，那人已把鴨子捉着，却慢慢的「踹水」游近岸邊的。船上的人聽到水面的喊聲，在隱約裏也喊着：「二老，二老，你眞幹，你今天得了五隻罷」。那水上人說：「這傢伙狡滑得很，現在可歸我了。」「你這時捉鴨子，將來捉女人，一定有同樣的本領。」水上那一個不再說什麼，手腳並用的拍着水傍了碼頭。爬上岸時，翠翠身旁的黃狗，彷彿警告水中人似的，汪汪的叫了幾聲，那人方注意到翠翠。碼頭上已無別的人，那人就問：

「是誰人？」

「是翠翠！」

「翠翠又是誰？」

「是碧溪岨擺渡船的孫女。」

「你在這兒做什麼？」

「我等我爺爺。我等他來。」

「等他來他可不會來，你爺爺一定到城裏軍營裏喝了酒，醉倒後被人抬回去了」！

「他不會這樣子，他答應了我，他就一定會來的」。

「這裏等也不成，到我家裏那邊去，那邊點了燈的樓上去，等爺來找你好不好？」

翠翠誤會邀他進屋裏去那個人的好意，正記着水手說的婦人醜事，她以為那男子就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樓上去，本來從不罵人，這時正因等候祖父太久了，心中焦急得很，聽人要她上去，以為欺侮了她，就輕輕的說：

「悖時砍腦殼的」！

話雖輕輕的，那男的却聽得出，且從聲音上聽得出翠翠年紀，便帶笑說：「怎麼，你罵人！你不願意上去，要躭在這兒，回頭水裏大魚來咬了你，你可不要叫喊！」

翠翠說：「魚咬了我也不管你的事。」

那黃狗好像明白翠翠被人欺侮了，又汪汪的吠起來，那男子把手中白鴨舉起，向黃狗嚇了一下，便走上河街去了。黃狗為了自己被欺還想追過去，翠翠便喊：「狗，狗，你叫人也看人叫！」翠翠意思彷彿只在告給狗「那輕薄男子還不值得叫」，但男子聽去的却是另外一種好意，放肆的笑着，不見了。

又過了一陣，有人從河街拿了一個廢纜做成的火炬，喊叫着翠翠的名字。到身邊時翠翠却不認識那個人。那人說：老船夫回到家中，不能來接她，故搭了過渡人口信，來告翠翠要她即刻就回去。翠翠聽說是祖父派來的，就同那人一起回家，讓打火把的在前引路，黃狗時前時後，一同沿了城牆向渡口走去。翠翠一面走一面問那拿火把的人，誰告他就知道她在河邊。那人說這是二老告他的，他是二老家裏的夥計，送翠翠回家後還得轉河街。

翠翠說：「二老他怎麼知道我在河邊？」

那人便笑着說：「他從河裏捉鴨子回來，在碼頭上見你，他說好意請你上家裏坐坐，等候你爺爺，你還罵過他！」

翠翠帶了點兒驚訝輕輕的問：「二老是誰？」

那人也帶了點兒驚訝說：「二老你還不知道?!就是儺送二老！就是他要我送你回去！」

翠翠想起自己先前罵人那句話，心裏又吃驚又害羞，就再也不說什麼，默默的隨了那火把走去。

翻過了那小山岨，望得見對溪家中的火光時，那一方面也看見了翠翠方面的火把，老船夫即刻把船拉過來，一面拉船一面啞聲兒喊問：「翠翠，翠翠，是不是你？」翠翠不理會祖父，口中却輕輕的說：「不是翠翠，不是翠翠，翠翠早被大河裏鯉魚吃去了。」翠翠上了船，二老派來的人，打著火把走了，祖父牽着船問：「翠翠，你怎麼不答應我，生我的氣了嗎？」

翠翠還是不作聲。翠翠對祖父那一點兒埋怨，等到把船拉過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個老人後，就完事了。但另一件事，屬于自己不管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個夜晚。

（未完）

M反省記（二）

（M）

（五）

有一天下午又在這個簡單的花園裏漫散步，從一個熟悉本地情形人的嘴裏，聽到了一個惡劣的消息。就是在隔壁的監獄裏，自去年臘月到今年五月，幾乎凡不是本省籍的共產黨，一次一次的共槍斃了七八十名！聽到這個消息，心裏又躊躇起來。自己雖不是共產黨，但是現在也是被强迫的打入到共產黨的反省院的裏邊來了，假若罪也受了，結果仍不免於慘被傷害的時候，豈不是受了雙重的罪麼？精神上頓起了一種煩亂！於是伸紙走筆，給朋友寫信，請在關係方面解釋，並請早日設法，脫離險地！信發出之後，覺得心中略定。……

一日看守先生，又命我出去接見了。來接見的却是繼周，他說：「宋如才從北京來，對於你的事情，常來問我，我說屢次來，都不准見，現在我因公過此，特來看你！」我說：「這裏的規矩，初來反省的人，是兩星期准接見一次的；你還好吧？」又說些關於我的事情將來怎樣設法，以達恢復自由的話之後，便分別回來了。

「宋如由北京才回來！」這一句，在我的耳內，是很嚮亮的。我仿彿覺得有一枝生力軍號爲鐵騎的增加到我的將支持不住而要潰退的火線上來，精神爲之一振！同時也想起去冬在商埠上某宅，和宋如談話的時候，深知他辦事的精密和手段，並在他的周圍空氣之中，深知他是被人最信任的一個人。於是便又發去了一封請援的信。

這樣腦筋中一起一伏的思潮，過了幾天，才慢慢的平靜下來。在看完「總理演講」之後，又換來一本「三民主義理論體系」的時候，覺得書皮上象徵青天的碧綠的顏色，實在可愛。並由著作這本書的周佛海，想起了在浙江充當教育廳長的周佛海。浙江女校，在表演了「毛毛雨」的情節之後，周氏覺得太靡麗，便拿着維持風化的問題，禁止「毛毛雨」的再演，而新聞記者却嘆息的說道，浙江省從此再無「毛毛雨」的降落了，這樣的想着。但這一本著作實在是在闡揚三民主義的著作中的最上乘。

在這個安分守法的地方，有時却也感得非常的安適，就是獨在屋裏的時候，可以盡量的安睡，絕沒有人前來擾亂。而且把心上的一切的障礙，像達觀一樣的刷洗得乾乾淨淨，這種無逆無忤的生活，也覺得是平生的難遇。

我在庶務科所存的錢，在一個月購買兩次的物品裏，也快要用完了，無論多麼艱苦，我決不能再向別人借貸，天高路遠，前途的梗阻，將不知如何的厲害？想到這裏，只是悠悠的發愁。

在別的難友處，借得了一本「浮士德」，這是歌德的最得意的著作之一。忽促的讀了之後，知道了郭沫若所作的「鳳凰涅槃」的一詩的由來。後續的「老殘遊記」也在這裏讀到了。據說這是老殘的後人著的，雖也用了老殘的名字，但終有些牽强不眞切之處，遠不如原著的自然。讀過「秦淮廣紀」之後，感到了有才而麗的女子的末路之悲哀，銷金之處，虛榮之場，表面上的繁華，骨子裏的悲哀呀！

西伯尚因表里，畫地何妨爲牢？這樣的寫着：吃透人情，何殊鐵窗？這樣的寫着。說項成否，當賡續努力，這樣的寫着。我讀了未如之信之俠，確實感覺到愉快。我已託各當道轉說，請暫耐！海龍轉來了佛心的短句，我讀了也很愉快。

海龍送來大洋三元並來接見的時候，我教他再送來紙一捲，減少毛多的筆一枝或一枝，他笑着答應着走了。翌日上午便接到所要的東西了。我在這裏用他送來的紙曾寫了百十首「獄感詠」，和一些「鐵山雜感」和「舊窗閒話」，因爲受了一次細密檢查，又因寫這些幼稚的作品，都是自己的無聊時的作爲消遣的產物，自己看亦可以，實在羞於使人看。便把訂在一起的這幾種東西，都用力的撕毀，擲於痰盂內，傾倒廁所中，有時想起來覺得可惜，但一轉瞬之間，便又忘却了。

（六）

天上早已浮着秋雲，院裏也早已吹着秋風了。八月節的呼聲，總是在耳邊嚷嚷着。在中秋節的前一天，盈庭，送給月餅兩盒，並肥腸猪蹄等禮物前來，同時又送來了十塊錢。我把兩個猪蹄送給常給我送水的難友一個，下餘這一個我在屋裏拆開細啃，在咀嚼着一片細骨的時候，像「淘金記」裏邊的主角賈波林，在啃着一隻煮熟了的皮鞋的鞋釘的時候，那種餓而且饞的神情一樣。並且還預想着中秋夜的月光的美麗，也不禁高興起來。

似水的凝光，慢慢出現於東方的林上，
妙容呀，發出了光輝無量。
團滿無缺，在一年裏只是今天的晚上，
歡樂盡情呀，莫把良時輕放！
似水的凝光，慢慢出現於東方的林上，
妙容呀，發出了光輝無量。
今夜月光呀，比往時軒冕堂皇，
盡情暢樂呀，莫把良時輕放！

到八月節的這一天，這裏連一點的表示也沒行，而且雲氣滿天，大有欲雨之勢，心裏真是納悶！下午在院裏散步的時候，同難者說：「明天吃好的了。」「吃甚麼好的呀？」我這樣的問，「明天是八月節呀！每人四兩肉，還有較好的饅首呢！」他這樣的說。我又問了一個難友，才確知道明天是八月節，我以爲今天是八月節，乃是錯了。

在八月節的上午，海龍又送來不少的東西，和他同行來的還有一個李靈池。這是在他送來的一個便條上得知的，這位李先生大約是在二十年冬天在××津浦站彈藥車上會見着的。於是又想起在彈藥車上一些的舊事來。在開飯的時候，果然不是平常的黑饅頭了。午餐時確有二片肥肉和一根骨頭，是預先用線綑好煮熟了再分散給各人的，——這樣確是公平。但人是感情動物，實在是心旌若懸，乃寫道：

當此佳節，獨居幽室，雖免思慮紛紛；
各居各室的同仁，均閉口無語，呼吸也不聞。
彷彿到了荒島上，俯仰天地間，僅只一個人！又淒寂，又靜美，感孤獨和苦悶，微帶點傷心。
忽聞有人喚我名：
呵！海龍送進香蕉，鴨梨，鹹菜和月餅，我的沉下去的情緒呵，爲之一振，好像做室生了春。
我要求先生，散與同仁；
在這條狹路上呵，宜讀書和自省，須知驚天大學問，都由於思慮深。

當此佳節，閉居幽室，難免思慮紛紛，
各居各室的同仁，均閉口無語，呼吸也不聞。
彷彿到了荒島上，俯仰天地間，僅只一個人，
又凄寂，又靜美，又孤獨又苦悶，微帶點傷心。

上午開飯呀，碗裏有兩三片肥肉，飄着幾點油星，
我一氣吃完了看着天上的陰雲。
忽然想起桑梓呀，和年邁的雙親，
他們不團圓的過着團圓節，總不免模觸和傷心！
女媧氏呀，我懇你再煉花石，來把這人事填平！

三

我又思及其他，但這多愁多情心呀，
恐有人諷我過分！
同時我還用辭的格式，胡寫了一件東西。

夕陽山遠色黯綠，
徘徊郊野步遲遲；
古墓松栢樹石碑。
暮烟瀰漫倦鳥飛，
詩襟已爲晚風吹，
乃言再見各自歸。

我又從難友處借到了一本縮譯的日本小說，我費了兩整天的功夫讀完之後，想見日本因情自殺的現象。於不知不覺之中，也想起了我所聽到的一件故事。

一個鄉村失去母親的幼女，
寄養到一個陌生的人的家裏；
她自然的唱出花語巧言，
能使這一家的人們加以愛惜。
她說：「我要姓本家的姓氏，並永久住在這家裏。」
她說：「我再不想那以前無人疼我的舊居！」
她這種天眞的言語，能使人聽了得到安慰，
她的面貌和衣履，也漸漸的起了光輝。
但有時她的生父呵，經過了她的故居，
她便飛奔進去，抱住她父親的粗腿。
這個爲我所見的簡單的故事，
使我想見她的聰明和她的美麗。
名花呀，埋沒在荊棘叢裏，
我想起了她呵，便去嘆息！

或者是因爲我的生活太苦，或過於孤寂的緣故，我每逢無事的時候，便好仰視天空。但由此便發見了天上的由雲織成的種種的美景。有一天我看見天上的自西而東一種整齊的波浪形式的白雲，爲我素常所未見，眞使我興奮不淺。

自西而東，如波浪層層，
——是這樣的天容；
自西而東，層層白雲，似斷似續
——是這樣的天容；
自西而東，雲幾朵而極淨，
——是這樣的天容；
自西而東，雲如再行，
——是這樣的天容；
蔚藍作背景，
輕雲組成種種形，
悠然浮在空，
來興奮人生！

我在學校上學的時候，便感到了人生的無味，但人雖是可厭的多，而天却是可愛的，祂把清新的養人的空氣，分散給人類，和一切的生物，

把溫暖的陽光，也和空氣一般的散在大地之上，像這一種無偏公正的恩惠，使我是深切的感到。曾幾何時，不覺已有十餘年了！故我對於自然界的現象，會把牠人格化的觀察着。在這秋高氣爽的時候，我也實在是感觸太多，感慨不淺呢！因此便產生了以下的辭句。

1

人間有了秋風，
　凋零了草的葉莖；
種子既然圓熟，
　何必留此殘生？
人間有了秋風，
　凋零了草的葉莖；
此刻雖是枯萎呀，
　明年還要根生。
人間有了秋風；
　凋零了萬木之林，
枯萎的終歸枯萎了，
　却存了種子與根。
人間有了秋風，
　凋零萬木之林，
「肅殺中寓生意，」
這便是天地之仁！

2

天公呵，只是生出人類來了罷了，爲什麼又
　生五金呵，供人造干戈？
兵馬動，槍彈如急風，不知把多少人兒的痴
　夢驚破?!
「唉喲！唉喲！」負傷者的聲音呵，仿彿眼
　前不是戰場，而是家庭的安樂。
家園尙須籓籬防賊盜，國家之養兵呵，是保
障民生的安樂，不是供衞一人呵，或請之來
剝削。
奈何不管勦匪，不能禦侮，坐視盜匪如毛，
　疆土日削，
奈何只可爭餉色，或在操場上操作，和喊一
　，二，三，四呵?!
天公呵，就如此昧昧麼？只生出人類來了罷
　了；爲什麼又撒些不祥的種子在人的腦
海裏，鼓風弄波呵?!

3.

誰造此大荒？
　天蒼蒼野茫茫；
風繼雨兮夜繼光，
　經多少興亡？
草木枯落還長，
　綠鬢轉瞬如霜；
風吹古人遊樂地，
　俯仰增淒涼！
美之神呵，美之神！
　拜倒於石榴裙下者呀，不僅是風流蘊藉
人；
美之神呵，美之神！
　饒蠻眉秀黑白分；髮能觸地呵，手如玉
筍，丁香舌，櫻桃唇，容光照人！
美之神呵，美之神！
　天生麗質呵，又助之以慧心。
美之神呵，美之神！
　善修飾，長言釋；淒如秋，暖如春。瓦
　礫僻却呵，易以珍。
美之神呵，美之神！
　被幸福忘却的人們啊，有你來慰問，便
　如枯草逢春！
美之神呵，美之神！
　饑食漏宗風雨侵，想及你呵，忘却
貧。
美之神呵，美之神！
　社會的惡現象，形響了你的命運，高尙
的智慧呵，怎能在你的腦中，扎牢了根？
美之神呵，美之神！
　你的秋水呵，能照人！能照見一切的人
呵！豈僅是認識黃金?!

我常想一個女人的魔力，比甚麼都要大。甚麼沖冠一怒爲紅顏，和不愛江山愛美人一類的言語，都是形容一個女子是能够左右一個男子的。假若女子們不僅是容貌上的美，再加以智慧能力上的美，豈不是更好麼？女子能有豐富的學識，和確定的合於眞理的人生觀，那麼相夫教子，勉勵一切的親屬和朋友，必能促進精神物質和社會的三大建設早日實現，我想到這裏，於是便寫出了這篇的女之神。

天氣一天比一天的冷了，這裏雖有我催要再三才送來的半零不落的行李，但棉衣和夾衣，卻是一件也沒有。而且這種一萬年一萬萬年也不見太陽的屋子，更顯的陰冷得很！甚至在上午較爲暖和的時候，還覺得身上像凉水澆的一般冷，若在清晨照例在院裏步散的時候，自己仍不開展的樣子，更是難看了。但老天終能憐恤我，在一日晚後正在發愁的時候，看守先生傳我拿東西。到了門口，先看了送東西的條子，知是瑞齡兄送給的。除鞋襪手巾上中下三等共四塊的肥皂之外，還有一身衛生衣，和棉緊身一件，並單衣一套，及特等月併兩盒。雪中送炭，可謂知冷者矣，這樣的感激的想着。

自從入反省院以來，給宋如和佛心寫信，每次每次，都是唱着哀調。這種千篇一律的寫法，自己也覺着煩膩了。想來他們見着了我的信，也不一定的不能興奮！並且確是知道他們對我的感情很厚，就是不給他們寫信，他們也是能替我爲力的，於是就改變了我的寫信的語氣，撇開正面不談，只從側面淡淡的說去。又看了一遍，覺得很相宜，於是就發了出去。

反省院奉部令改組後，每晨添上一次十五分鐘的柔軟體操，後因天氣漸寒，改爲跑步，在初次跑步的時候，脚心曾磨了一個大泡。在反省院改組新舊交代的時候，所有反省人借看的書，都一律收回，我自然也不能例外。在這種寂寞無謂鎭日長悶的地方，若不拿書中的故事來繫住這個心猿，眞覺得無聊得很呢！

（七）

飄泊一生誰也不明白怎樣死了的盧梭，他所以能名滿世界者，是他在政治上和教育上有空前的卓見，是他能戳穿了人心之謎；而另指出了一條大路教人遵守的。假若他僅僅著了一部「懺悔錄」沒有別的主要的著作來供獻給世人，他絕對不會有這樣的盛名的。現在一些受過東西洋文化薰陶的人，只是退縮無聊的寫着他們下意識的色情狂的自以爲是堪以代表一般青年的高尚的舉動的文字，連篇累牘，並命名這是某集，那是某集，要說是窮苦不堪，藉此得點小利則可，要說是追隨盧梭，恐怕越追越遠罷！這是我讀了時髦的文學家的文集後，所生出來的感想。但同時我也感覺到我是管窺蠡測呢。

少兄來接見了。他的愁苦的樣子，使我看着也不高興。我剛從南邊回來，他這樣說着；瑞齡有客在座，未能前來，這樣的說着。賬也沒催齊，伙計也搗亂，這樣的說着，衣服被褥和錢你需要不？這樣的說着。我說：「生意開始的時候，當然很難；但要耐心並努力的做去，終必有成！一切的一切，我均不缺少；而且一切均安，請轉達劉母，釋念！」實在的說，我眞想教他買個猪蹄子送來；不過看着他的愁苦的樣子，使我開口不得。

回到我的靜室的時候，覺得爽快，每多一個和我接見的，似乎感覺着天地也多寬了一分。晝長無事，還重讀「浮士德」吧。

——雙十節起至十月十五日寫——